

新式標點

韓非子集解

掃葉山房發行

序

儒者以韓非慘礫少恩，薄仁義而不爲，至斥其言爲恢詭叛道；殊不知其用心，固未嘗不仁，特欲藉法以行其仁耳！蓋人類根性，皆有可以陷溺之道，設非嚴刑峻法以爲之防，則惡之萌長，安從遏止？彼蓋以法杜惡之萌動，而不以仁義姑息爲然，救時箴俗，不得已也，非忍也。

· 太史公亦謂其大意皆原於道德之意，至其覈功罪，戒浮淫，排擊詆毀，不容於邪枉，雖招殺身之禍，而其所抱宏旨，固卓然千古也。且也時變世移，至於今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迂緩悖陋，已失其用，而繩民之法，固猶在也。需法之急，又甚於古。彼以薄仁義非其說者，至今視之，已爲陳言。然則韓非之學，有足多矣。論其言，則富於

博喻；正其說，則嚴於辨誣；裨闡今古，明察是非，其文又豈易窺哉？故蜀先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固非僅言法學者所當取軌；而治文學者亦當精研探討也。顧時代變遷，文運更易，設非新時代化的整理，必成納鑿。友人陳君，爲謀讀者之便，加以新式標點，此不特嘉惠後學，抑亦促進文化，其功曷有涯矣！書成授梓，而爲數言以弁其端。

序二

韓非之學，已爲研究中國哲學史者所不可不讀之書。而讀其書者，又不可不先明一時代之關係，與其主義之所在。韓非爲韓國公子，與李斯同學於荀卿。時韓削弱，非極抨擊政府所取政策失當，主變法，重刑罰，去國蠹，王不能用，秦王政聞而欲收用之，遂急攻韓。韓王乃使非入秦，說存韓之利。李斯姚賈忌之，譖之於王，而收非于獄，逼之自鴆死獄中。其書五十五篇，今所存者，或謂原本已佚過半，多後人纂入附會之也。但其所主張，固純爲以法治國，信歷史進化，反對「無爲而治」之保守派法治主義。其進化的法治觀念，可於原文心度篇：「故治民無常，惟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時移而治不易於亂，『中驗之，又極注重實驗，信功用主義，其持論較墨子爲激烈。然因太偏激，而遂肇秦焚書坑儒之禍。後人斥其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要皆其持論過激所招也，而身之死，亦莫非因於是。然其說歷千百年而不廢，其學固有足存也。余校勘畢，附加新式標點，以爲研究國學之助云爾。乙丑夏月陳益序。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絲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日乘威嚴以困姦婁，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

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既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攷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即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愼爲之集解，訂補以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盡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新式標點說明表

一，表一頓，或一讀。

例：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

一·表文句的收束。

例：讖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一；表含幾個小讀的長讀，或平列句。

例：（甲）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天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者國携；

（乙）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

一：表冒下文。

例：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

一？表疑問。

例：何以明之哉？

一！表驚歎，或命令。

例：（甲）嘻！退，酒也。

（乙）君勿憂！

一「」表直接會話，或引詞。

例：（甲）子反曰：「非酒也。」

例：（乙）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饑；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一〇表會話裏的引語。

例：

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嚮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然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韓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卒之起。』

一一表書名。

例：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一二表地名。

例：

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

一三表國名，或朝代名。

例：（甲）夫越雖富兵疆，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

（乙）夏后氏沒，殷人受之。

——表人名。

例：人主之左右，行非若伯夷也。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
休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
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
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間增已見，爲韓非
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
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名非。傳諸公子。使
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

韓非
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 預。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尹知章注韓子。卷七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 預。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右韓非撰。非韓之諸

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

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

，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

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

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

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

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

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

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

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

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

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

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

：「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于

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

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錄取
右下。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
本。周韓非撰。漢書藝文

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

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

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本稱舊有李瓚注，

鄙陋無取，盡爲剗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本未之

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

文，不知本何所據也。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

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鈔，與本相校

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狝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虻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

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叙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稿，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曰韓子迂評二十卷：內府
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

列·元何荪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千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荪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荪本字字而讎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荪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荪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

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芥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

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

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荝稱爲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

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

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

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汧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嘉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酒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憇息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

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增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雍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藁還雍，聽入私集。且與雍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雍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己丑，舊史氏吳雍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

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槩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

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爛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涓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織誤附於末。竊惟智恭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遼卷七，韓非子某氏注。

吳本。最末乾道刻本。

顧廣圻議誤校。

日本滿版

書經志餘精校。余

國增續韓非子校。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王念孫韻

繼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增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攻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羣書治要卷

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

『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

也，不避仇讎；

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華作摺

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

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羣書治要卷四十四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

北堂書

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

糲飯菜羹，

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爲令尹。

枯魚之膳。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

，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

藝文類聚卷十引。亦又

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

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服也。矯，直也。搏，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寧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

字。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

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

・『武侯曰：『善』

太平御覽卷四
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

太平御覽卷四
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

太平御覽卷六
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
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猶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

外儲說左下五。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

引

孫叔敖相楚，衣毳羊裘。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二引歷山農讓畔。舜往耕。其年

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

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

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意林卷一引。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影史記列傳，不得爲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

○先慎曰：史記作而其

歸本於

黃老。其爲人吃口，

○先慎曰：史記作非爲人口吃。

不能道說，

○先慎曰：史記有齒字。

善著書，與李斯俱

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

非見韓之削弱，

數以書干韓王，

○先慎曰：史記干作諫。索

隱韓王

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

○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精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十九字。求

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

者以盜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

非所用，○先慎曰：史記二句互易。上有今者二字。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慎曰：史記說上有之字。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先慎曰：史記有說林二字。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

四字。按初見秦存策二篇。保後。兼集師令一篇。全載尚書書。意劫狀臣。屬韓王國。策以爲荀子書。韓非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爲非自作。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

韓非子集解

韓非子序

一

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先慎曰。史記有也字。

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

○先慎曰。史記下

韓字下有王字。引下有非字。

及急，乃遣韓非使秦。

○先慎曰。史記無韓字。

秦王悅之未任用，

○先慎曰。史記任作信。

李斯害之。

○先慎曰。史記李斯下有姚賈二字。

秦王曰：

○先慎曰。史記秦王作毀之。曰下有韓字。

『非，韓之諸公子也，

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

○先慎曰。史記人下有之字。

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

○先慎曰。史記如下有以字。

秦王以爲然，下吏治

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

○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今作使。無早字。

韓非欲自陳不見，

○先慎曰。史記見

上有得字。

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先慎曰趙
本紙作殺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節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
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
無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先慎曰以下
目趙本不提行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集解卷一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魏備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謬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案依此是也。先慎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

• 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爲是。吳師道以非爲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記文也。又案趙本紀目項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先慎曰：秦說。言下並有爲字。爲人臣不忠，當

死；言而不當，亦當死。○盧文弨曰：言而不當。秦館作言不斯。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

裁其罪。

○先慎曰：爾罪裁，度也。知即指上言而不當亦當死而百。國策高誘注：謂裁為制。失其裁。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

高注陰小陽大。案務注益。高注非也。此不遺舉關東地形而言。燕在陝。魏在關耳。周禮梓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即山水所指。無處取大小為說。

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

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

○盧文弨曰：強無強字。此例當作強。

秦。先慎曰：處戰非。強音其剛切。

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

知三亡者得天下。○盧文弨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譯云：宋本

●續作三。宋多以道及順者亡一句。或此說。張文虎曰：三亡即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說誤本引作

二。盧說宋本即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魏榜本固本唯同。不當作二。頗疑說也。

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

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魏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句。御覽卷百十八。引有以逆

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續補。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百萬。

○先慎曰：並作張軍數千百萬。魏本云：曾作張軍數。案有差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千。康悅

其軍數。稱數千百萬耳。下云秦師數十百萬。則天下之民應不止。○魏白張共擊于。十字涉下而誤。其

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盧文弨曰：並無此下二十

文。頓。直項也。頓字解理。孫詒讓曰：頓首徒作頓是。下文頓足徒馮。犯白刃。蹈鋒鏑。斷死於前者。皆是也。止

與此文相應。是尹壽。王先謙曰：又逸羽鬣賦。負羽之倫。秦屠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擊烏羽為標識也。

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爲千。形近致誤。千犯也。不至千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彼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

白刃在前，斧

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

○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雖無也字。及下非字。有非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

非其士

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

士民不死也。

○先慎曰。不能故。雖作不能故。案殺乃故字形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

今秦出號令而

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見。詳卷耳。毛傳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則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中。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

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典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遺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出其父

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

○盧文弨曰。當句雖作也。

聞戰，頓足徒跣，

○先慎曰。福遇本及

覆禱。覆。傷。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跣。以譴敵。索隱。傷。袒也。謂袒而見肉也。

犯白刃，蹈鐵炭，斷死於前者，

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

○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

而民爲之者，是貴

奮死也。

○先慎曰。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

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

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

○先慎曰。四對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

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

○先慎曰：敵其律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大。爲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文氣平實。其

爲甚之類字。

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先慎曰：異故。猶官故。

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盧文弨曰：謀上

其字可省。無。先慎曰。不省亦可。讀說非。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

○先慎曰：東破宋。當依此訂。下云中。使韓

魏五戰之亦備矣。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

○先慎曰：無主字。

戰剋攻取

，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

○先慎曰：唯作濟清濁河誤。史記蘇秦傳。典此同。

長城巨防，

足以爲塞。

○王先謙曰：水經濟水注。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擊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液尚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

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卽防門。先慎曰。惟作鉅功。鉅鉅字通。坊說。當作防。史記亦作防。

齊五戰之國也。

謂五破國也。

一戰不尅而無

齊。

爲樂毅破齊於濟河。○先慎曰：見齊世家。無字報。坊本趙本作不。盧文弨云。祇本報本作無。筆同。

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凡聞之曰：○先慎曰：且下。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

削去木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盧文弨曰：管作削株剝根。顧康圻曰：當從策。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

江南。○盧文弨曰：湖管作都。一作清。顧康圻曰：吳師遺云：都當從管作湖。今按：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

三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慎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蘇師：取洞庭五湖。然則五湖在洞庭。案表說：誤讀策文耳。高注：鄧都也。洞庭五湖，江南皆然也。索隱五湖，五處洲也。劉氏以爲五湖，宛鄂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清之誤。顧說非也。

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服當依管作伏。史記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送持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六國表作王亡走陳。白起列傳：作車走陳。一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軍以此篇爲最僞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

元年去秦入陳。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壞。白起擊魏舉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是以明國策之誤。○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

也。東以弱齊燕，○顧康圻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齊也。下文同。先慎曰：弱齊燕，與凌三管對文。齊燕遠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說附。故但言弱也。

中以凌三管，○盧文弨曰：強本凌。作幾。下同。管同。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

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王先謙

曰。史記秦紀昭王二十九年。取歸爲南郡。與楚王會漢陽。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漢王二十三年。(六)則夫昭王二十一年。(一)漢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於拔江旁十五萬以爲高。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爲難也。令

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

難。○顧亭折曰。策無釋字。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蓋楚曰。策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

非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是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韓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

失韓王之謂二矣。釋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字。秦策固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既屬

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天新王之說。若唯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韓之得

稱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

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策無釋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爲對文。亦太泥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

矣。○先慎曰。以。失策無下句。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顧亭折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

案。據史記紀表世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奔。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

天守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魏蜀。尾在勃碣。後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澗河。東北帶碣石者是。而端諸山。皆華

撤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爲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離秦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慎

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也。比意。猶言合謀。○盛文昭曰。策作荆也。是。顧亭折曰。孤當從策作孤。衍

字。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

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

○盛文昭曰。策作荆也。是。顧亭折曰。孤當從策作孤。衍

字。始無。俞樾曰。存韓篇云。趙氏破魏。制人狐疑。則

孤疑字不誤。虞顛說非。先慎曰。彼趙云破魏。則楚云孤疑。既趙云危。則楚不得傳云孤疑也。孤危之與破膽孤疑。語言輕重。大相徑庭。從前作孤疑是。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

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

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

○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子秦溫以和。又穰侯傳。穰侯開大梁。紹

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卽其事也。

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

而以與秦爲難句。說詳上。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穰侯私越謀秦。故非盟云兩國。○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魏相也。穰侯相秦。欲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

平。高注尤謬。穰侯得魏垂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魏人。則非魏人明矣。又屢用兵於魏。何云安魏乎。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兩國之功耳。

是故兵終

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

○先慎曰。策露中。穰侯作書。苗丕烈札記云。此言各依本書。策文上句。穰侯。穰侯同字。此句不得更言穰侯。穰侯者。穰侯之假借

。穰謂日。穰謂雨也。其策文作穰。不與作穰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皆當作穰。穰於外。穰於內。穰乃穰之借字。改文靈。雨霽也。詩定之方中。旃零落也。零當作穰。亦假穰爲。穰風零露漙漙。正義本作穰。後云穰

。落也。是穰落。卽露落矣。穰。穰二字之義。當如黃說。穰病高注云。穰。呂覽不屈。士民罷露。罷露與穰病義同。淺人多見穰病。少見穰病。故收穰爲露。改穰爲爲穰。而古義俱湮矣。霸王之名

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

趙氏部 郭。燕

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

故曰韓。○先慎曰。乾道本注中上行東字。依道本刪。

不信，地形不便。

○先慎曰。高注。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

下不能盡其民力。

○俞樾曰。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

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其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萌。

○顧廣圻曰。萌。當作悞。本書例用萌字。

○先慎曰。說文民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改作悞。如周禮送人以興勸利萌。說文引作萌。而今本皆作悞。又說文衆萌字。毛本作悞之類是也。

本書尙存

其言。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

安。○先慎曰。高注趙括封於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

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

○先慎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然則是趙舉文法一律。筆有是字。

拔邯鄲，堯山

東河間。

○顧廣圻曰。乾道本。河間作河間。藏本亦作可。皆誤。虞文弼曰。筆作完河間。無山東二字。先慎曰。完即堯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堯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謂乃河間之謂。以從堯

榜水趙

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

○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羊。馬。高注羊腸。秦名也。

絳上黨。

○顧廣圻曰。當從策作絳代

上黨。代四十六縣。

○虞文弼曰。四

上黨七十縣。

○顧廣圻曰。七十。筆作十七。王澐云。即趙策

十七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舉爲秦矣

！○先慎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及云。以字。疑即上句也。字誤衍。先慎按。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

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

○先慎曰。秦兵力所不及。則齊燕將分取之。此皆趙地。故下云趙舉。

然則

是趙舉；趙舉；則韓亡；

○先慎曰。策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

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

○先慎曰。乾道本。策上有韓字。盧文弨云。衍韓字。

凌本無。先慎案策無韓字。今據刪。上兩言弱齊燕。即其證。

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

○盧文弨曰。沃策作澆。王先謙曰。水得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

謂之鹿鳴城。濟。取名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澆濟黃澤。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魏世家。無是說。魏王曰。決黃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後王賈政魏。卒引河濟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澆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沃。澆澆也。高注澆澆也。

文沃作沃。澆澆也。高注澆澆也。

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

○先慎曰。高注德者。山東六國。敗從不成也。

大

王垂拱以須之，

○俞樾曰。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云。據作須之。然則韓非疑於國策者。但句末多

依國策

訂正。天下編隨而服矣！

○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伏。盧文弨云。編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補

編作編誤。先

慎案吳改是。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

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

○盧文弨曰。曾策作尊。先慎曰。尊字誤。當依此訂正。

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竊而不竊，

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

弩，戰竦而卻。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顧廣圻云：今本兵作真。誤。而下石卻字。當有。高注卻。退也。英師道。

○先慎曰：不成文。共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與。兵作最。二字聲形相近而誤。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

○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孚。虛文弼云：復乃復之誤。李吳注：引韓作孚。先慎案李乃李之誤。簡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魏枋本。通本。復作退。字作李是。今據改。大王又并軍而

至，
○虛文弼曰：平復作致。先慎曰：魏枋本。作致誤。○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又不能反逆，罷而去

○虛文弼云：逆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逆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爲陣。罷而去爲一句。罷讀爲疲。軍作

○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越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進。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

○罷不能勝。則宜通。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顧

○較非。不能及。言饋運不繼也。文與甚顯。當從之。魏枋本。運作交。依策改非。天下固量秦力三

矣！
○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字。○與上文一律。此脫。○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慎曰：魏枋本

○魏枋本。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
○先慎曰：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先慎曰：魏枋本。魏作能。虛文弼云：矣注是類字。敏作豈其難。注

曰上當有敏字。王清云：能當作難。先慎按魏枋本作難。今據改。魏枋始也。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

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倉虛曰。皆字衍文。蓋即比字之誤。而復者。秦法無皆字。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先慎曰。高注。謀也。

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

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

溪，○先慎曰。淇水。漢作淇。虛又昭云。淇水作谷。先慎按御覽六十，四八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籍字。下同。右飲於洹谿，○虛文招曰。淇水。

竭而洹水不流，○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作洹水竭。淇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

戰一日，○先慎曰。策千下有領字。張榜本。趙本。日作夜非。高注。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爲戰利牧野。日射封。故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先慎曰。高注傷。擊也。策萬上有不字誤。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

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虛文招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先慎曰。此誤。下十過講。止作三年。城且拔矣！襄

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虛文招曰。策作鑽龜數筮。此意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策當從策。作數筮二字。案師郭篇。鑿龜數筮。兆曰大吉。凡三見可證。此爲

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

行而出，○先慎曰。乾道水。潛下有於字。張文虎云。秦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者勿注異文。轉寫華存。又以形近譌爲於耳。游者。洹水也。此時城爲

水濁。不浮者三版。故泗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道篇云。趙孟讓曰。臣請試

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

斯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同。先慎案有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

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同。故曰。反知伯之約也。

其身，以復襄主之初。○盧文弨曰。策作以成襄子之功。先慎曰。張榜本初作功。

，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弨云。

下。策有。○先慎曰。策無願字。今據補改。臣昧死，願望見大王，

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

說。○盧文弨曰。誠策作試。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

燕不親，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而言。不當作對。孫說誤。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先慎曰。拾補重爲字。盧文弨云。舊少一爲字。今據英注。引增上爲如字。下去擊者下殺

本有或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爲謀不忠者。主。謂爲主首也。爲謀。遠謀也。此文例言

大王。不冒王。王字必誤。吳師引此無也字。是。重爲字。非。先慎案就本國策與處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

反知伯之約，

○先慎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

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

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

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

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

韓不亡，荆魏不臣，齊

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又韓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我非也。爲上以字。
●當斬。以拘國爲主謀。不忍者也。作一勿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薦薦。

出貢以供若藩。寓居人下。○先慎曰。乾道本注。人下二字。作久字。今從趙本。

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

○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地也。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怨懸於天下，功

歸於強秦。

○王澐曰。秦當作趙。先慎曰。秦字不誤。謂韓則獎其怨。秦則得其功也。

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

臣竊聞貴臣之計，

○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弨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

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

，養從徒，

○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上有徒字。今據補。

欲費天下之兵，

賈纘連也。

明秦不弱，則

諸侯必滅宗廟！

○先慎曰。諸侯宗廟必爲秦滅。

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

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

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

夫韓小國也。

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

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

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

○先慎曰：說文摧折也。

若山原然。○顧廣圻曰：

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

○先慎曰：原當作厚。舊注誤。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

○吳泰爭強也。

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

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

○盧文弨曰：勲與本作勳。

負任之旅，罷於內攻；

○勞績

則合羣苦

弱以敵而共二萬乘，

○王澐曰：當行而共二字。

非所以亡趙之心也。

○顧廣圻曰：趙當作韓。亡韓韓人之計也。

均如

貴人之計；

均詞也。謂同其計而用之。○盧文弨曰：貴木人作賈。

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

○顧廣圻曰：質如字射的也。賈逆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

陛下雖以金石相弊，

弊：盡也。盡以百七。○盧文弨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釋。石何可以召十。王澐曰：文選二十九卷。注引以作典。以即與也。顧廣圻曰：七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

○先慎曰：韓、乾道本上有遇字。顧廣圻云：藏本無遇字是也。今本

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

○先慎曰：重弊猶言厚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

趙雖與齊爲一

不足患也。二國事畢，

○先慎曰：韓、乾道本作韓。盧文弨

則韓可以移書定也。

云：藏本亦作韓。是。上已云從韓而

趙雖與齊爲一

○先慎曰：韓、乾道本作韓。盧文弨

則韓可以移書定也。

云：藏本亦作韓。是。上已云從韓而

伐也。則不待再收韓明矣。顧瑛云。今本轉作韓。此言定調。俞樾云。韓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韓名存韓。
●本因秦賈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
渭水。道藏本。皆作韓。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韓爲韓。是也。盧順以上文已六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今案韓
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割。又與韓。則割韓
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齊。韓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
妄補韓字以實之。庶顧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說是。張榜本轉亦作韓。今據改。 是我

一舉，二國有亡形，

○先慎曰。二國指齊趙。

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

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

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

也。韓秦強弱，

○顧瑛折曰。韓當作韓。俞樾曰。韓者強字。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韓誤。先慎曰。顧說

是。如賈臣之計。秦爲天下兵實。則秦必弱。如非之則齊趙可亡。割魏必服。則秦深矣。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

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

○盧文弨曰。伐。張本沒本作我。道

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

也！見二疏，

○先慎曰。乾道本疏中疏。盧文

弨云。從藏本作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開焉，不可悔也。

○先慎曰。乾道本攻上無夫字。明作開

開一作開。顧廣圻云。開當作開。開反開也。允慎案盧以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

下臣斯，

○先慎曰。乾道本言韓下有字字。俞樾云。子字如文。韓非因開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誤衍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

甚以爲不然：

○先慎曰。拾補本上有臣斯二字。盧文弨云。舊本不重。本有。先慎案臣斯二字誤衍。以下皆字斯日。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

腹心之病也。

○盧文弨曰。腹心舊本同。今從藏本。張本與下同。

慮處，則慨然，

核妨心腹慮也。而病爲妨。喻秦慮心待韓。韓終爲妨。核音艾。

○盧文弨曰。注。核音艾。凌本音改。案脫文善也。胡鑿切。玉醫慎善也。

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謂疾行冷。卒然而

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已之心必見矣。○顧廣圻曰。慮處返平居也。與極對文明慨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一句。核說文苦也。唐韻云。惡苦胡鑿切。舊注皆誤。以極返走字衍。俞樾曰。顧氏視發讀爲長。

然平居不得謂之慮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按此言以慮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爲句。慮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走則發矣。爲句。極猶率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暨其極。

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是其說。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爲困而削。走字未得其旨。先慎曰。俞說是。乾

道本注。冷作令。今依趙本。

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

，韓不可信也。

○俞樾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廣篇。毋報往。費服小記篇。報辭名報。虞鄭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

秦與趙爲難，荆

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

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

○王濬曰。趙當作秦。

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

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

必復見崤塞之患。

○先慎曰。謂諸國。

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

於韓也。

○先慎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說雖爲秦。心必爲韓。故云爲重於韓也。

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鈞利於秦

。而以韓利闕陛下。

闕陛下之意。因障而入說。以求韓利。

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

見重於二國。此

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

而聽其盜心，

○王先謙曰。淫。淫而聽納之。

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

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

經伐已也。

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

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

○盧文弨曰。凌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是。

稍召其社稷之臣，以

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

○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秦陽上黨澤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

云深割者。卽盡入其地之謂也。

因令象武

○王濬曰。象武作象。要武見始皇本紀。樂恬列傳。

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

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

○先慎曰：蘇即制蘇。秦使之齊，絕齊交也。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

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

○先慎曰：荆疑四

國。必不欺秦。

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

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

，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

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

○先慎曰：韓世家。韓王二十三年。

趙魏共伐韓。韓使讓兼告急於秦。答昭王遣自魏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二十一年。

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

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

○王先謙曰：韓自魏侯

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當出共伐秦伐諸侯。共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特

策士之游說。初無關於事實也。

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厲行，以嚮秦軍於關

下矣。

○王先謙曰：秦昭王九年。齊韓魏共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魏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宣王十四十六年事也。先慎曰：乾道本註作關。虞文引云：咸本作關。下云先爲厲行。以攻關。先慎案關乃關字。形近

謂諸侯。即兩谷關。

今據藏本改。

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

○王先謙曰：秦割地以相見表及秦紀。此節言之。

杜

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

○王先謙曰：據吳記世家各昭王二十七年。秦頃襄王十九年。韓宣王

十六年也。自是連三年。秦擊並破之。遂拔郢。先慎曰。

乾道本先作失。非也。顧廣圻云。今本先作先。今據改。

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

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

○先慎曰：謂與秦爲兄弟也。

已又背秦，先爲厲行以攻關

，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

○先慎曰：展轉猶反覆也。

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

，解其兵。』

○王先謙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卽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卽攻上黨。亦未嘗解兵。

夫韓嘗一背秦而國

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張本人作臣。先慎案下文。亦

作臣。作臣者是。今據改。

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

，以秦爲事。

○先慎曰：兵字疑衍。上文夫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卽其證。

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

勢必先韓而後秦。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三字。盧文弨曰：薄不重。今依後漢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二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實本皆非

也。顧說太泥。今據補。

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

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殺其使於韓，所以恐之。

今秦王使

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篡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

不得見。

○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顯慶坊云：藏本今本下有得字，今據補。

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

，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

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

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

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

，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

○先慎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並字。

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

。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

○顯慶坊曰：敗軍當作軍敗。

則反掖之寇，

反掖者，謂臨上反以爲君掖也。○盧文弨曰：反於掖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謂韓本國之

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二字。顯慶坊云：藏本今本重聚散。先慎

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美自順。無庸倒文。○與兵對文。

案城蓋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

●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他。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城固守。與上城盛對文。無使字是。

則秦必興兵

而圍王一部。

○王先謙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爲都。孟子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驩王賂秦以一名都。楚懷於官秦得師之名都。

一。正與此文

一部相類。道不通，則難必謀。

○王先謙曰。說文。道。經曰。謀。

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

○顧廣圻曰。用當作周。周密也。

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

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

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

見字。今

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

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趙明賢曰。此當時記數之文。故非叙字新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爲華

而不實。

言順於情。比於班。洋洋美。纒纒有屬次也。○盧文弨曰。順比不拂逆也。注言順於情。比於班。轉難解。或本澤作滿。先慎曰。惠林引見下有者字。爲作滑。下同。

敦厚恭祇

○先慎曰：乾道本性作信。虞文淵云：信與淨本皆作性。顧廣圻云：藏本信作性。是也。今據改。

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證。

○先慎曰：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

紂囚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

翼侯矣，

○顧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中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那人伐翼。翼侯奔道。

○六年納諸鄂。謂之鄂侯。翼鄂地近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吳越春秋和踐陰謀外傳：翼鄂侯。可借證。翼鄂地鄂。

鬼侯腊，

○先慎曰：史記作九侯。陰廣注九侯一作鬼侯。鄂縣有九侯。

城。九鬼擊近。通用。

比干剖心，梅伯醢，

○先慎曰：見姜子楚辭六。數諫于殷。

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

里子道乞，○盧文弨曰：即百里奚亡秦走宛事。顧廣圻曰伯讀爲百。

傳說轉鬻，轉次而鬻。故曰鬻。

孫子臏脚於魏，吳起

收泣於岸門，

○盧文弨曰：政疑是枚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篇。○顧廣圻曰：仲冬紀云：振泣。恃君贊云：雲泣。先慎曰：收當作枚。○近而誤。

痛西河之爲秦

，卒枝解於楚，

○先慎曰：說詳。真越賦臣籍。

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

龍逢斬，萇宏分脰，

○盧文弨曰：遺本無注六字。莊子註：穽斷。釋文引司馬云：穽。周厲王賢臣也。案田景王敬王之大夫。晉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穽。一云劉。穽。穽也。枚氏反。○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善注曲說。穽射即穽。穽從石聲。○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穽。穽也。枚氏反。○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善注曲說。穽射即穽。穽從石聲。

曰。穽。六微篇以爲叔向之譏。

尹子穽於棘，

○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穽。穽也。枚氏反。○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善注曲說。穽射即穽。穽從石聲。

司馬子期死而浮於

江，田明辜射，

○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善注曲說。穽射即穽。穽從石聲。○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善注曲說。穽射即穽。穽從石聲。

○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善注曲說。穽射即穽。穽從石聲。○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善注曲說。穽射即穽。穽從石聲。

宓子賤西

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

○先慎曰：安于十過七衛篇。作閔子。觀行篇。作安。淮南道應訓作閔也。惟禮策安國固有爲誤。

宰予不免於田常，

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

世之仁賢忠良，有道德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

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

先

橫曰。乾道本雜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雜言誤。案此句下有脫文。先懷案君子雜言。文長明白易曉。今從之。

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

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

感權上誦。必危其身。

人臣太貴，必易其主。

○盧文弨曰。一作人臣太權。必易主。命與讀不叶非也。

主妾無等，必危嫡子。

主謂妾。

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

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

○王澐曰。民當作威。

萬乘之

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

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

。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

○孫賡讀曰。日本滿阪前本作後主。而隆家云物茂河本後作管。降下有國字。凌本同非。八行篇。家隆均殺之難。賡讀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

當作管。形近而誤。管主謂管其主也。洪濤子原道訓。高注管感也。隆國家當依滿阪國本則國字。隆家言構諸大家。使爭聞。可後八行篇。

此君人者所外也。

君當疎外斥遠之。

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位

之至厚也。下三句。順廣折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

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

人，議之而得之矣。

○先慎曰：議當作美。美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

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

則終於外也。』

既不能用富臣則窮之。○先慎曰：富之言備也。四美不備，則國非其有矣。

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

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

殷諸侯文王。周諸侯者懿王。○先慎曰：從當作以。以典古文从相俱。因誤爲从。校者不察，又改爲從。

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與此文正一律。明此從爲以之誤。

管之分也，

趙魏韓

齊之奪也，

陳恆執簡

皆以羣臣之太富也

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

○先慎曰：子罕助

皆以類也。

○孫詒讓曰：以類當作此類。故上比之

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

臣既有貴賤，同以法也。

質之以備，

謂其賞賜也。臣質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質，正也。備者未室而設之。所以遠杜其邪心也。舊注誤。

故不赦死，

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

淫散

社稷將危，國將偏威，

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

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成字。今從趙本。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

市衆所聚。恐其衆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

藉。詩傳奕篇：賈獻賈藉。唐石經作賈獻賈藉。是其例矣。洮武帝紀：孫東民。馬師古注：藉者。總入籍籍而取之。即此藉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畜。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

大。而城市之地。不得種而取之也。卜云肅與鹽。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諸城市相對成文。今港上文。是謂厥澤。及國家歸厥而訓。衍厥字。舊注不解厥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黨與雖衆，不

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謂臣曰私朝。

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

於家。

不欲令其私也。

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

四鄰之國爲私交。○釋詁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驪

通。謂驪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驪乘。四人共車。二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即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造兵曰。五段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板甲。多力而擊者。爲驪乘。一參乘爲驪乘。四乘爲驪乘。二者略同。一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其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稱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

不載奇兵

○王先謙曰。淮南繫形訓高注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典上四從對文。不載謂不載以從。戰國策。各軍臣侍已然者。非之言此。股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卽此義也。惟傳遠只備非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御民主嚴峻。此法刻

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

物從道生。故曰始。

是非之紀也。

是華四道彰。故曰紀。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

物之源；

得其始。其源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可作亦。今據張榜本道本改。

治紀以知善敗之端。

得其紀。其端可知也。

故虛靜以

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俞
○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

○俞
○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先慎曰。俞說是。下者字。強榜本作之。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

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

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盧文弨曰。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

意，臣將自表異」，○俞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

智，臣乃自備。」○俞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或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非去智去身。惡去爲

○俞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惡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從人讀舊爲巨。教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

知古音智與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混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

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先慎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

去智而有明，○俞去賢而有功，○俞去勇而有強，○俞羣臣

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

， 謬乎莫得其所，』 ○順廣折曰：深讀爲寧。正。字作胸。說文云：空虛也。 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

， ○唐文弼曰：子藏本作於。 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

， 用臣智。故。 賢者敕其材， ○唐文弼曰：敕一作效。 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

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 ○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唐文弼云：子字衍。顧廣折云：藏本無子字是爲臣之正。○

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君雖不賢。爲 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 賢臣之師。 不智而爲智者正。 先慎曰：乾道君取原勞。以

本爲下有上字。唐文弼云：爲下衍上字。張浚本俱無。顧 君取原勞。以 廣折云：藏本無上字是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 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 ○王

先慎曰：依文義文學讀之。無功字爲是。正。 經。常 成程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衍功字。 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法也。

道在不可見， 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 ○先

反以其闇而疵之。 ○人不知虛靜之道。 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

更，以參合闕焉。官有一人， ○順廣折曰：揭 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 各令守

使相通。情既相結，則自盡矣。○先慎 ○唐文弼曰：按字疑是注。浚本無。顧廣 曰：乾道本。注盡作靜。據道本改。 函掩其跡，匿其端， 折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語出

下說。孫詒讓曰。兩當爲亟。兩俗作亟。形近而誤。爾雅釋詁

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爲句。顧廣非。庶校尤誤。

不能緣。典下不能意同美。原緣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去不

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作緣字是其證。

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

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

之。

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漢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刪。盧文弨云。注則人意望絕。張本作絕其能。

望亦衍能字。顧廣非云。本同。今本無望字說。此當衍能字。先情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之。

不知此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衍。注則人意望絕。

不釋能字。則舊本亦無能字。依庶校刪。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

不固其門。則其國之危

矣。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

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

○顧廣非曰。句絕。與下文文武賊爲類。爲姦臣。

○王念孫曰。臣當爲匿字之誤。匿讀爲

或竊。克禁淫誣。禁匿乃邪。竊匿即衆慝。管子七法篇。百勝傷上賊。百勝即自慝。同法篇。比周以相爲賊。明法篇

。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慝。是隱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處爲類。側慝改爲類

。若作側則失其韻矣。顧廣非曰。匿讀作以

。以正字作目。形相近。先慎曰。王說差。

聞其主之忒，

○王念孫曰。聞蓋

聞之譌。聞何也。

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

○顧廣非曰。刑讀爲形。揭擗爲同。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

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

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

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財利相應。此緣空同而誤。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

○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則作名。今據改。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

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操事。不計慮。而知

巧拙利害。即申虛則知冥之情。靜則爲動之正之義。今誤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

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下有而字。今據補。不約而善增，言已

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即。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增。又誤爲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已應。事已增。正承上言之增。讀如誓。典上應爲韻。俞改增爲會。迂曲不可從。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

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

其事。先慎曰：二柄篇。作君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

，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

○先慎曰：乾漢本無得字。盧文弨曰：得字後藏本有。先慎案二柄辯，亦有得字。今據補。

●顯廣折：此句下有脫文。

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

○顯廣折曰：暖讀爲堂。

百姓利其澤。其

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

，則功臣墜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

○盧文弨曰：臣張本作人。

是故誠有功，則雖

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顯廣折曰：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曰：此下當有疏賤必賞四字。

近愛必誅，

則疏賤者不息，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集解卷二

長沙王先慎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強爲不曲法從私。○盧文弨曰。注爲字。當作謂。先慎曰。爲謂字同。

奉法

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

而荆以亡。

割全之時。與割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義注未識。

齊桓公并國三十，

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

燕襄王

○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

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

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境在外。謂燕都

在燕。派方城在外。猶左傳言及襄也。派與方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派屬涿郡。朔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巨馬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即其地也。

殘齊，平中

山。

中山國名。

有燕者重，無燕者輕，

謂鄰國得燕爲重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

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

○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救。邯鄲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

取地河

東，

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盧文弨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張本作故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據之誤作得之。先慎曰。此蓋五年擊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

攻

盡陶魏之地，

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當作陶。見本書飾郭篇。

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

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

攻

韓拔管，

管。故管。以所部。

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

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爲老。○先慎曰。注趙

水爲老作

而老誤。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

兵魏之兵也。

威行於冠帶之國。

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盧文弨云。乾道本無王字。盧文弨云。公字衍。顧廣圻云。盧本無是也。今據刪。

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

霸。

○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弨云。公字衍。顧廣圻云。盧本無是也。今據刪。

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

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

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

外謂假之事也。

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

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

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

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顧鼎沂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以當作以加。舊注未謬。先慎曰。顧說是。拾補加以作加於是。注趙本授誤作受。

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

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

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

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

相爲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忘主

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典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

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弊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

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

臣伏矣。

臣係其類。故其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所以三字。其下無臣字。盧文弨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其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其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見三字。不當有。此與下句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誦隱也。

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則姦臣進矣。

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

此

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

○王澐曰：句絕。

輕公法矣。

私重。謂廢法。

數

至能人之門，

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此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慎曰：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亦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即其證。乾道本注此作比。依

類榜本題本改。

不壹至主之廷，

○先慎曰：題本

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

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

君之德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先慎案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百

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

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

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

託於羣臣之家也。

威權不移故也。○盧文弨曰：注下移。誤不移。

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

無坐國之

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先慎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

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

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先慎曰：機榜本相登作之益。案家務相益。謂務相益其家。與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機榜本相作之誤。

小

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

○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

韓詩外傳。

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

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

能者不可弊，

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

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先慎曰。強

榜本作戲。管子亦作戲。非。作辨字。並通用。○

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明辯謂善惡不相掩。

故主讎法則可也。

離別較定可否。

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

敢辭難，

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慎曰。乾道本注。士作事。今依張榜本趙本改。虛及昭云。注缺譌作缺。士藏本作事。

順上之爲，從

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

爲君言也。

有目不

以私視，

爲君視也。

而上靈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

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

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先慎曰。入字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

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斷而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案清暖寒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

鑲鄒傅體，不敢弗搏。

利刃近體。手必搏之。○虛文昭曰。弗藏本作

不。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

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

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

里之惑。

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編。而面交，所以無百里之惑。○顯廣折曰：惑讀爲成。

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

立，

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

廉。

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

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

逆法強諫，侵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

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

行惠收下，作顯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

離俗隱居，而以非上

，臣不謂義。

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作字，今據刪。

外使諸侯，內耗其

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

○先慎曰：險字無義，當作際。蒙文精上形與伺相近，轉寫殘缺，以爲險耳。

曰：『交非我

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

，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

伺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盧文弨曰：注伺危以恐主，恐誤作恐。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險世所說，遺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弨曰：簡，棄也。

○注非。俞樾曰：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爲悅。注所據本尙未誤。

先王之法曰：

○顯廣折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另出，非引彼也。

『臣母或作

威，○先慎曰：攝撈本更

母或作利，從王之指，母或作惡，

○先慎曰：乾道本下母字作無。顯廣折云：今本無作母。先

慎案伊字是。今讀改。洪範正作伊。或作有。呂氏春秋黃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或有也。

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

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

治世之人。所以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

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

，則日不足 力不給。

當常用法而察之。○先慎曰。乾道本爲下有之字。據後粉木刪。

且上用目，則下飾觀，

飾觀。則日視

不得其

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

飾聲。則耳聽。不知其爲也。

上用慮，則下繁辭。

繁辭。則慮。惑於說也。

先王以

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

因法數。審賞罰。用此

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先王之所守要。即揚榷對客人執要之義。注說非。

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

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

○顯密圻曰。藏本同。今本險作險。

姦邪無所依，遠在

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耶中，不敢蔽善飾非。

耶。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勢。國語楚語曰。居

有勢御之職。注曰。勢。近也。勢在耶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

謙卑

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法說非。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朝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之人。皆用法數以審賞罰。毋有相遠。下文刑者不遊大臣。賞者不遠匹夫是也。

故治不

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立治之功。日尙有餘。而功效既已平。羣臣既已。機。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數使之然也。

夫人臣

之侵其主也；

○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八。引人臣作大臣。

如地形焉，卽漸以往。

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卽當作積。聲之誤。

也。此州人之行路。積漸不覺而已。易其方。在始未必不知移步換形。遂不能見。故必立司南以定其方。喻人主爲臣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主時以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非。御覽引作既亦誤。

·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

既以漸來。故理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尙不能自知。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

朝夕。

司南。卽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先慎曰：御覽引立下有數字。

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

惠於法之內。

不合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先慎曰：御覽引惠作懸誤。

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

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卽恃私也。○虛文弼曰：遊外二字。一本作滅。顧嚮辨曰：凌字未詳。過當作過。衍遊字舊注誤。先慎曰：過爲過之誤。顧說是也。一本脫外字。游作滅。是凌與滅字形近而誤。當在法上以過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

身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

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

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王

先謙曰：遂。竟也。利以輔令而行。使必下竟。

威不貸錯，制不共門。

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

威制共，

則衆邪彰矣。

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先慎曰：注制邪當作衆邪。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樾曰：

危懼爲說。呂氏春秋淫聲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馳。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說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隴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說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說。文子上德篇。說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假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說說之非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

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

匠之日意，擇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先慎曰：注上其字，當爲以字之誤。

上智

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

君知難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制也。○盧文弨曰：注君知，藏本作君智。先慎曰：上智謂極智之人。

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也。中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

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

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

衡縣而重益輕，

減重益輕。權衡乃平。

斗石設而多益少。

減多益少。斗石乃稱。

故以法治國，舉措而

已矣。

舉法而措之治自平。○先慎曰：措，當爲論語錯諸枉之錯。以法敷治國家。不外舉錯二者。上文因法敷，當實到。先王之所守安，即其義。注說非。

法不阿貴，繩不撓

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

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紕義齊非。

細其謹義。齊其爲非。細音黠。○王先謙曰：

漢有餘也。即上制高輕重之意。

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

屬官，欲令官之屬已。○王金孫曰：舊注義繆，屬當爲屬字之誤也。屬官威民，義正相近。說使屬上

之所以立深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屬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屬。形與屬相近。故屬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勸。厲之民不勸。今本屬誤作屬。）

退淫殆，止詐僞，莫如

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

不敢以貴勢權，易於賤也。

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

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

傳之於後。

人主釋法用私，則上

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

明主所導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籍。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弊惡導導爵欲以見景公。亦言由爵欲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卽所由矣。八葛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者有八術。○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

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

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

姦臣所惡。則巧詐歸惡其主。得其威而罪之。

也。○盧文弨曰。注罪之誤踰也。

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

姦臣所愛。亦以巧詐歸惡其主。得之恩而賞之。○盧文弨曰。注其恩誤之恩。

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

畏其臣而易其君；

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聽君。

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弨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

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

人

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反爲臣所制也。

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

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增私德於衆官。○先慎曰：外傳說石上

篇。作行諸大臣。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

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

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

○虛文謂曰：此則一人。非春秋之樂喜。

曰：夫慶賞賜予者，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

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

謂不兼德也。

而簡公弑

。子罕徒用刑，

謂不兼德也。

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

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

○顧廣圻曰：擁蔽作擁。

非失刑德

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字衍文。

人主將欲

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

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作典。虞文昭云。言下衍不字。藏

本無異字。○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不字。誤。異當作典。先慎案。撥榜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虛職校改。爲人臣者陳而言。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有事字。誤。案而當作其。

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

○顧廣圻曰。當衍專字。先慎曰。顧說非。謂內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

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

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

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

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僉主。亦所以爲罰。○先慎曰。不當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尙不誤。此君因功失注。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僉主非也。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先慎曰。意林辭下有甚字。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疑寐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

「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先慎曰。乾道本殺作典。意林與作殺是也。今據改。下文越官則死。不當則即。是其證。其罪

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

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

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

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

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

妄舉，則事

沮不勝。

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敗也。

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

臣之情不效。

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

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

莫不飾行。故

真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

公妬而好內，

○先慎曰：乾道本新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雖一篇並無。今據刪。

故豎刁自宮以治內。

○先慎曰：才

桓公好味，

○顧廣圻曰：當衍桓公二字。此與上相承。

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水子首作首子。案作首子爲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十過篇。及離一篇同。先慎曰：本書作子首。無作首子者。十過篇及離一篇。兩見可證。彼惟通用賢本作首子。明首子爲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

燕子嗜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

子之燕之臣也。以嗜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嗜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先慎曰：卽外儲說右下篇。潘岳謂燕王

事注。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先慎案此不當有。今據刪。君見好，

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奉利。君見其好惡。則

知其所存。故得以爲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先慎曰。注利其所存。其當作之。

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

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先慎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昭云。藏本尸作尸。先慎案

作尸是。今據改。十過篇正作尸。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

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

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

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爲。其國素自見。○先慎曰。乾道本素上無去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

去惡。臣乃日素可證。今據補。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法也。○先慎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字。據藏本刪。孫詒讓云。文選蜀郡賦。劉遵共韓非有揚權篇。今據作權說。注說非。顧廣折云。廣韻揚權部凡

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

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

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

膏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齒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

君也。○先儒曰。乾道本剛作柔。損作損。注亦作損。拾補疾作病。虛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損。孫詒讓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損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儒案注作病。未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為悅。非舊本作悅也。故去甚去泰，

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未詳。先儒曰。用人之權。不使人見。以應物。不必自爲執要以觀其效。虛心而用其長。即權不見。

素無爲之理。○藏本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先儒曰。乾道本注。君作居。改從今本。

聖人執要，四

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

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

四海既藏，道陰見陽

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前。○由陰見陽。謂由一己之虛靜。以見四海之動。注非。先儒曰。乾道本注作以見君子之陽。今從

左右既立，開門而當，

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撓也。當。受也。○先

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

勿變勿易，與二俱行，

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行之不已，

既行

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須有所勞去。
無不酬化而成。○盧文弨曰。注俱字衍。是謂履理也。
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

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上乃無事。
○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用。作因。事類賦十八引仍作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

繼曰。注失其旨。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力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云。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矜而好能，下之所欺。
矜。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神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

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上代下任。下據上。權。則國不治。用一之道，以名

爲首，
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字。故曰。以名爲首。○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應圻云。藏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補。盧文弨曰。注其唯誤倒。名正物定，名

倚物徒。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

不見其采，下故素正。
采。使字作令。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本使字也。故

不以其采。是聖人能以自居。昭顯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就是也。因而任之，使自事之

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
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應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慎曰。事當作定。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爲無著矣。

四其事以與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

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德而
以名舉之。則利名齊矣。○先

彼則自舉之。

不知其名，復脩其形。

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
○顧廣圻曰。脩當作脩。注未盡。

形名參同

，用其所生。

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
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

二者誠信，下乃實情。

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
用其人。是謂誠信也。

賈誼陳

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

許人者。能謹修其事。天
必有符應。命以命之。

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

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

夫智巧在必背道而
行。故須去之。

民人用之，其

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

則有始。

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皆考參驗精微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
先慎曰。乾道本注。督下有巧字。揭趙本刪。顧廣圻疑督參鞠之句有誤。未審注本之誤耳。

虛以

靜後，未嘗用己。

常當虛靜以後人。
未嘗用己而先唱。

凡上之患，必同其端，

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
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

是偏聽而致患也。○先慎曰。道本上
作人。處文引云。人殺本作上。

信而勿同，萬民一從。

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
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

物皆盛，而不與其寧。

道德不與物寧
而物自寧。

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

死。

言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致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

參名異事，

通一同情。

參考異事之名。必合通一而又同情。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

故能生於萬物。

德不同於陰陽，

故能成於陰陽。○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礙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

衡不同於輕重，

故能知其輕重。

繩不同於出入，

故能正於出入。

和不同於燥溼，

故能均於燥溼。

君不同於羣臣，』

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此六者。皆自道生。

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

道以能爲容。

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道以能爲容。

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下當據其名。言以禱於君。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人。

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聽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

故審名以定

位，明分以辯類。

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閑以招明。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人。

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聽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

故審名以定

位，明分以辯類。

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閑以招明。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人。
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聽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
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
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溶。閑漫之貌。凡聽言者。欲閑以招明。

之溶之。即動之播之也。動播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釋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爲容觀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愈說。注泰趙本作容。辱乎齒乎。

，吾不爲始乎；齒乎辱乎，愈惛惛乎。辱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則彼自爲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

，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雖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爲構也。

●構。結也。○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解釋也。臣下是非君垂聽之。不爲調解。注謂構爲結似非。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

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數。皆無所失泄也。動之

●○先慎曰。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泄有世音。與半字古合韻。注云無所失泄。是注所見本尙不誤。動之

溶之，無爲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開眼。雖有所改。無爲而爲也。○先慎曰。溶當作溶。說見上。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

怨，謂原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矜。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遏止。○顧藹圻曰。以上皆失讀。未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爲韻。外儲說有上篇。譌乎其已乎。也乎其往歸。田成

子乎譌爲爲韻並句。首字雖用韻不同。而以句首字爲韻。則可備證。顧說非是。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處其心。則道來止。故爲道舍。上

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自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

。○先慎曰。義讀爲誦。上固閉內扁，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

，以刑者刑，

閉內制。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德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量短

實明賞。可刑則刑。無非聽矣。○順虛折曰。上固閉內屬。上字下當有版文。尺字當折。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先漢曰。案因經四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誦。因閉心以察之。如德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因形近而誤。

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講。

○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

自威。善必及賞。惡必及刑。

規矩既設，三隅乃列。

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

主上不神

，下將有因。

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

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俞樾曰。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謂也。管子宮闈篇。則和謂累解。累解與和謂並

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

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

置而勿親。

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設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曰。乾道本注欲作故。今從趙本。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

自恣，安得移并。

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疑。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

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

神聖不懼。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論此。臣門多人。成。權在之故也。○先慎曰。注。獨

大臣之門

爲作
測。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

○顧廣圻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
先慎曰：乾道本注良作其，今從趙本。
狷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先慎曰：姦邪指臣言，謂狡滑之民則益多而君之富臣，更從臣貨，君之費臣，更令臣返，此倒置之徒。

姦邪之臣位於左
右矣。注說非。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
不識理道者。』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德。○先慎曰：乾道

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都下當有國字。○盧文弨曰：總疑遺。○張本有，今據補。又云

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

主不蚤主既不知臣之爲虎，則臣匿威賊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

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但則君也

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慎曰：此謂有國必有臣，不能畏臣爲虎而

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服道，故得安寧也。法刑苟信，虎化爲人，復

反其眞，謂君君臣臣也。○先慎曰：乾道本初作狗，據拾補改。盧文弨云：荀誤作狗。顧廣圻云：信讀爲甲，申與下文人眞韻。音申法利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謂信爲

申與下文人眞韻。音申法利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謂信爲

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術。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爲靈。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若之爲虎者。皆反其罪。而爲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舊注謂君臣臣臣。欲爲其國，必伐其

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斷其朋黨也。○聚謂爲聚。下句同。聚與下文衆同。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

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能通口。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通指節也。管子禁威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與以買端。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

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舊注失其義。○仇一本。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假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

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

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隱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上操。舊注參誤。先慎案報務本趙

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爲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

以審君位。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尋常

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盧文弨曰。扶字誤。從牛旁。注

同得。意林作失。下有君不可不情句。不可從。先慎曰。趙本扶誤作扶。意林作爾。有國之君，不大其

都。大其都。臣將據以毀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兩家。貴其家。臣將獲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王先謙曰。詳文義上屬。顧說非。

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

拒謂枝之旁生者也。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

數披其木，母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

害心，

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先慎曰。注。恐本威下無重字。虛文

弭云。張

本有。公子既衆，宗室憂吟，

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浸適子。故憂吟也。○虛文弭曰。注。太宗大誤矣。先慎曰。吟。指本作吟。下同。止之

之道，數披其木，母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

○顧慶圻曰。離本同。今本本下衍枝字。案三字句。上文數

披其木。凡四見。披離韻。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

○虛文弭曰。或云根本二字。當倒。與韻合。顧慶圻曰。掘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字衍。根神韻。掘其

澗淵，母使水清。

澗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必衆。喻讒賊和附之者。必多也。○顧慶圻曰。澗清失韻有誤。不即有缺文也。俞樾曰。顧氏以上句本字爲衍文是也。此句澗字。蓋亦衍文

舊注不釋澗字。是澗本義衍也。上文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木乃不神。填其澗。母使水清。皆上句三字

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澗字。非其舊也。至道本作水枝數披。則更失之矣。先慎曰。俞說衍。澗字是也。定之方中。澗與人協。楚訓澗與人協。風賦澗亦與人協。詩燕燕澗與身人協。帶調卜居澗與身人協。詩猗猗澗清與

成正協。易澗澗與成正協。則澗清古自爲韻。顧疑有誤。非也。虛文弭云。注。雖字。非誤衍。

探其懷。謂澗其心。知其所欲爲

探其懷奪

之威。○先慎曰。注澗字。當作澗。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

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先慎曰。道。由也。注誤。說汗。

一

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變美好之色。此

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

術也。

樂。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遂以燕娛之。共。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盧文弨曰。注。由字衍。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

惑其主，此之謂同牀。」

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

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優笑者。謂俳優能媚笑者。侏儒。知人也。

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

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

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可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皆對。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

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

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顧廣圻云。今本比作之。今據改。義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先慎曰。乾道

外爲之行

本注義上有主字

今從趙本。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

韓非子集解 卷二 八姦

二五

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舉議，人主之所必聽也。

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

○先慎曰：乾道本下有舉字。○鄭廣所云：藏本今本無舉字。今據刪。

收大臣廷

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

謂父兄。

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適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寵則君臣有權。惡臣可以聽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必作心。依趙本改。處約言事。謂平原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

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

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

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

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

臣行其惠。則主澤不

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

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

君門處於九重。賢使希得與振。故言

談論諸君也。○先慎曰：平日未聞言談論議。○偶有所說。○自然易動。○注振字誤。○趙作攝亦非。

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

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

謂其言巧便諂者。似若流通而可行。

示之以利

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

設施屬虛浮虛之辭。

此之謂流行。』七曰

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

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

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

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

曰：『君人者，

○先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

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

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

，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

邊境，而制斂於內，

○顧廣圻曰：斂字未詳。先慎曰：勢彘區孔疏斂者收攝之名。爲臣者。當強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以便己私。下文使之恐懼。正承上斂攝而言。

薄

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

○先慎曰：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即此義。

此之謂四

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即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得復有字字矣。不

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

所以防初姦之同軌也。

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

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

其於父兄大臣也，

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

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慎曰：虛說亦非。使字衍文。廣雅：詰任使也。聽父兄大臣之言。恐其

妄舉。故以罰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先慎曰：之當

作知。法不誤。

防三姦之

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

防四姦之養映也。虞度也。必不令

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忌。

防君意。擅有所進退也。○王澐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先慎曰：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忌。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本不重

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下三項也。魏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

可從。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

積樂於倉。若墳墓。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

不使人臣私其德。

防五姦之民萌也。

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

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君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先

懼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慎案有於字是也。此與上下文法一律。皆有於字。明此說。今據補。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

罪，邑鬪勇者。謂特力與邑人私鬪。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莖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先慎曰。財字衍文。不使羣臣行私。卽上文人畏影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也。

注依漢文釋之亦非。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莖之四方。所謂亡君

者，○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當連前讀。提行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殺務本不提行。今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

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虛文強曰。爲無本作而。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謀求無厭。每事皆聽其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虛文強曰。注。傾國猶不足上。豈本有其字。案其當作則。故不聽。○顧廣圻曰。○句絕。羣臣知不聽，○顧廣圻曰。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據藉。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心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諸侯知我不聽。用其厚。不受

則不外諸侯，○顧廣圻曰。則交之外心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諸侯知我不聽。用其厚。不受

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諸侯知我不聽。用其厚。不受

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先慎曰。王說。是。注未闕。臣之。乾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改。

韓非子集解 卷二 八姦

二九

慎曰。務操行令連上。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

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

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

課賢不肖，論有功勞，○先慎曰。論上嘗有不字。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先慎曰。諸侯所重。君遂用之。○儲

注非。聽左右之謁，○顧廣圻曰。乾道本誤提行。先慎曰。趙本不揚行是也。今從之。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

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

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先慎曰。謂不考其功勞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

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

，此亡國之風也。○先慎曰。或本爲野也。○先慎曰。注。末也字。趙本無。

韓非子集解卷三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

則窮身之事也。

○先慎曰：音下。文有不已二字。

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先慎曰：喜。

下文作好。

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

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

○先慎曰：擊善。治要引無而字。

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

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

患也。

○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削。

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酈

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

○虞文昭曰：穀陽，呂氏。楊勳篇：淮南人。問劉俱。

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七引作穀陽。

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

「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節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案呂氏春官。

右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說布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

子反之爲人也，

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

○先慎曰：飾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

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轅中，聞

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

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

○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

慎案作恤是。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

不穀無與復戰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虞文昭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飾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

少與字。今據藏本補。說苑與作以戰同。

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

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獨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

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

○顧廣圻曰。

藏本同。今本之選作而演誤。反字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水書喻老篇云。還反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說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推兩人開闢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爲而開下爲旬非是。反字當依顧移興字上。與呂賢淮南合。

荀

息牽馬操壁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

○王先謙曰。穀梁傳。作荀息語。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

○盧文弨曰。

慮藏本作虞。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

○先慎曰。乾道水會申命。拾補命作會。盧文弨云。命字譌。今依拾補。

宋太子後至

，執而囚之，狎徐君，

輕侮之也。

拘齊慶封，中射士

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

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曹叔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爲正。蓋卽周禮夏官之射人也。楚派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在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余說不同。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消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消。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僕與僕人。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爲僕。蒙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爲官職。故後世合二官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複合爲一

實。亦合二官爲名之體。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尙與古合。李潛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爲之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是。舊注謂官去上中下誤。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

有緝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

有戎有緝。皆國名。○盧文弼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靈世家作黎山。左但云。

擊。或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

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

聽，○先慎曰。下君字。涉上文而誤衍。

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盧文弼曰。靈王死乾谿。在昭十三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

靈王

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谿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如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

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

而寫之。○先慎曰：初學記十五引琴作瑟。

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

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

觴之於施夷之臺。

○盧文弨曰：似卽左傳所云慶都之宮。顧廣圻曰：史記考作臺。正義曰：一本麗都之堂。先慎曰：御覽引此作麗都之臺。李和賦十一引：麗都二字倒。

酒酣

，靈公起曰：

○王念孫曰：舊本曰上行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曰：起下有脫字。先慎曰：史記無起公二字。彼刪起字。此衍公字。惟論衡不誤。顧氏不知公字衍文。故疑有脫字。今依王則。

『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

授琴鼓之。

○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弨云：撫咸本作鼓。先慎案趙本鼓作撫。案撫字涉下而誤。史記論衡均作鼓。御覽藝文類聚四十一引此亦作鼓。

未終，師曠

撫止之，

○先慎曰：史記論衡止上有而字。

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竟也。謂終曲。平

公曰：『此道奚出？』

○王念孫曰：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舊本》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同證矣。

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遊。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魯國之盛。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若難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賊罷婢也。奚道貴貴。義並與此同。

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

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師曠曰：『此師涓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

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

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虛文

也字藏

本無。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先慎曰：乾道本曠作涓。顧

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

九十一引正作曠。今據改。』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

『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

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

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好者音也，願試聽之。』○虛

文昭曰：試黃本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

誤。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原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

之，有玄鶴二八，○先慎曰：字類賦十一引。道。從南方來，集於郕門之境。○虛文

文昭曰：郕與同。地。禮記釋大記中國履危之危同。顧廣圻曰：境，地書又作危。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作道南方來集於

郕門之庭。字類賦引道作自。郕作郭。境作邑。御覽五百七十九引境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郕門之庭。論衡作郕門之

上危。案郭爲郕之誤。廟爲廳之誤。邑，越並危之誤。本書作境。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

併爲一字。史記魏世家。掘肉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卽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再奏之而列，

○虛文昭曰：而下風俗通擊音篇。有成字。先慎曰：御覽九百十六引作再

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引作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

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

○先慎曰：乾道本解集字。盧文弨云：鬼字脫。藏本漫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慎案論衡亦有。今從藏漫本增。

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

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

○盧文弨曰：黃藏本誤本作

皇。文選釋曰：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四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四字。今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樂字。脫也。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爲西泰山。漢人妄

刪四字耳。駕象車而六蛟龍，

○先慎曰：論衡事類賦並無而字。

畢方神方並鎡鎡，音來切。嶠尤居前

，風伯進掃，

○顧廣圻曰：遂當作迅。先慎曰：論衡御覽引當作迅。無作迅者。顧說非。事類賦引作清遂。疑後人改之。亦韓子原文也。

雨師灑道，虎狼

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

○盧文弨曰：魏藏本作騰。

鳳皇覆上，

○先慎曰：論衡鳳皇作白雲。

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

○顧廣圻曰：主當作善。先慎曰：論衡御覽五百七十九引作主。不足聽之；

慎曰：藝文類聚一首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聽之，將恐有敗！

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

○盧文弨曰：而藏本作

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一百。事類賦御覽
一百八十五。又五百七十九八百七十九。引無玄字。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有。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

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先慎曰：樂書作樂。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

廊室之間。○先慎曰：樂書作局。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先慎曰：事類賦三年作千里。平公之身遂癘病

。○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癘。盧。昭曰：癘瘡字之誤。宋本作癘。顧野曰：癘正字作癘。說文能病也。先慎案論衡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癘。今據改。故曰：『不務聽治，而

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悞？昔者智伯瑤物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

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

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悞，○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寫作驚誤。戰國策作驚。公師道引此亦作驚。彼來請地而弗與

，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

國，他國且有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

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

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實上當從簡更有魏字。趙葭諫曰：「彼

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

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慎曰：必矣下通本有不宣子諾，○先慎曰：宣

上廉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說。惟有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

狼之地。名邑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

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規。三使韓魏，

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

談曰：「夫董闕于，○先慎曰：雜言闕。闕作安說詳後。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

之，尹鐸安子之屬大夫。○先慎曰：循。遵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安子之治也。國語：趙簡主使尹鐸爲晉陽則安子死。尹鐸繼之。非尹鐸爲安子屬大夫也。策譯作事誤。國語作鐸。其餘教猶存

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顧廣圻曰：生策誤作王。令將軍

車騎先至晉陽，○盧文弨曰：軍字衍。顧廣圻曰：策無。君因從之。君至，○先慎曰：重上疑。斬君字。策無。而行其城

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

，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臣當作民。不

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

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

郭之繕。』奇。餘也。謂閒人。奇。音穉。○續文選曰：有上藏本無遺字。顧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則遺字。非也。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

粟，府無積錢，○先慎曰：無積當作不容。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

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

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句絕。蒿藜爲藎。荻箭作秋。楛箭作苦。皆同字。先慎曰：楛。李朝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一引並作藎。並注云：音楛。其高

至千丈。○先慎曰：各本其作有楛二字。顧廣圻云：有楛二字當衍。箭無。今俗本箭反依此增入誤甚。先慎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楛二字。作其。今據改。君發而用之，有

餘箭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惟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此後人據策文刪之。寧願賦御覽引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

於是發而試之，

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

○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菌作簡。餘作幹。旁注菌字。虞文昭云。菌字誤。藏本冷本俱作幹。則唐折云。餘作幹。

是也。今本作菌者誤以菌作路而改耳。菌策作簡。同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

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當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

公宮公舍之

堂，

○先慎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令當爲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據改。

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

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

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紓軍而圍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紓字。顧唐折云。藏本今本有。策有。今據補。

決

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集居而處，

○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百五十七引無居而二字。

懸

釜而炊，

○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折骨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盡餘引粉水灌其城。不洩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謂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

財

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

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

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

○盧文弨曰：失當作釋

讀者字野。當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

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

「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

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蠱中而少親

，○顧廣圻曰：蠱當作蝨。按當讀爲恒。史記王翦傳。夫秦王恒而不信人。徐廣曰：恒一作粗。卽此字。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

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

○先慎

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惟同。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之期日。

○先慎

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被圍。不待約也。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

○盧文弨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先慎曰：趙本此下有於襄子三字。顧廣圻曰：以讀爲已。注脫去二君

以約遣五字。遂誤。張孟談於下句。當依此訂。

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

○先慎曰：說苑廣德篇作智。果。古今人表作智過。顧注

？』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

○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領作其志矜。其行高是也。本書志多作意。張榜本兩本

其上無
曰字。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

○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先慎曰：領作必不欺也。

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

將拔之，而嚮其利，

○盧文弨曰：嚮當作通。

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

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

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

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

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

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一

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

○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

君與其二君約，

○先慎曰：與其二字誤

倒。領作君其與
二子約是也。

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

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悞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盧文弨曰：知伯之軍，本當作知氏之軍。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

○盧文弨曰：王本本作去。下同。先慎曰：秦本紀作王。

穆公問之

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
○顧應圻曰：說苑反實籍作當何以也。下文當以儉得之。常亦作當。

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

。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劔，其地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

，○顧廣圻曰：說苑作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顧廣圻曰：說苑財

○下文亦云舜釋天下。財裁材三字並同。削鋸脩其迹，○顧廣圻曰：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鑿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

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刻削則鋸。高注削，兩刃句刀也。讀鋸

頭之猶。其下未詳。說苑，即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慎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瘡迹。是注所據本。尙未詳。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流漆墨其上，

也。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

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漆作塗。王念孫云：塗當

爲漆。謂墨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塗。因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顧廣圻曰：蔣

席，蔣名。草。頗緣。○顧廣圻曰：蔣本同。今本頗作頗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觴酌有采，而樽俎

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顧廣圻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

二。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三十二。與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先慎曰：御覽。食器雕琢

，觴酌刻鏤，四壁聖墀，○顧廣圻曰：四當作白。白璧與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聖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幅。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先慎曰：趙本
服作亡。誤。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

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顧廣圻曰：他書皆同。韓詩外傳
作內史王鏗。鏗廖同字。王鏗姓也。

先慎曰：顧說非。說
齊賢篇作王子鏗。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

，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

，○顧廣圻曰：道
當依說苑作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

請期，○先慎曰：乾道本期刊其。顧廣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
本藏本期作其。說苑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以疏其諫。

○顧廣圻曰：諫。說苑
作問。史記秦本紀亦作
問。皆當讀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

二八遺戎王，○顧廣圻曰：史上當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
二列。史記與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因爲由余請期。

○先慎
嘗也。期。歸期也。既告之期。又留由余不遺以
失其期。使君臣有閒。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

，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

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

，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

○先慎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魏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

而之燕。事當即此。

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

顏涿聚曰：

○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越。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古

今人表作燭鄒。（本或作燭鄒）集韻類篇音聚。案涿與燭同。聚與鄒同。形聲相近。古本通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

『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

者何。

○說文曰：藏木臣作人。

君雖樂之，將安得？』

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一言

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

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

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

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

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

○先慎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

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

，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離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

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例二字。盧文弨云：浸本無。今據別。政安遷之？」管仲曰

：「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

牙爲人，剛愎而上悍，○盧文弨曰：鮑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擗。下同。先慎曰：蒼頡篇

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

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文弨曰：懼，藏本張本作且。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

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豎刁自積，○影勢也。

以爲治內，○先慎曰：爲字衍。二柄篇羅一篇並無。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

子開方何如？」○先慎曰：乾道本明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文弨云：衛字脫。各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有曰字。先慎案盧顧說。今據補衛字。則曰字。管

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

○先慎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字下。雖一篇作適君之欲，是其說。此因欲字誤倒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故字耳。

此非人

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

○先慎曰：以上下文例之。又字下當有安字。

公曰：『然

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

○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誤。說見前二柄篇。

君所知也。人之情

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

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

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

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

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賢刁。刁洩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

，賢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

曰：『賢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

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柄篇。雖一聽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

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

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

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韓氏急，公

仲朋謂韓君曰：○顧廣圻曰：朋，借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

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

○先慎曰：善，勸戒也。○先慎曰：公仲之行，連上爲一句。將西和秦

。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

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通上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驅其練

甲，○先慎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

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

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

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

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廣圻曰：敏同。姚校云：告一作困。今案

音當作著。形近之誤。史記作伐。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

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說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誣從風之字。傳寫往往誤誣。說見於前論而大賦禮書之而觀其不誣下。

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

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顧廣圻曰：簡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兵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

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

負羈與叔瞻侍於前，

○顧廣圻曰：叔瞻與左傳及本書喻老篇皆不合。

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

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

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

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

君有福未必及

已。其羈之至當速我也。

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

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

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

，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

○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補有。盧文弨云：乃字脫。饗當作噴。下同。今依拾補增。

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

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秦三年，秦穆

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

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顯廣所曰：成本今本則上有其字。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

，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

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

，時等也。言此齊等皆精銳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三

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

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先慎曰：池地也。吾知子不違也，

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先慎曰：謂知不背晉也。注說非。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

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

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渎之

，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集解卷四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羈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疑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先慎曰：帝雅釋詁：矯，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

人臣循令

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先慎曰：重人，非此之謂。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

，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

擅爲，虧法，誣理而勸其力，尙能得

君從己。况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賈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清云：爲，當作謂。勢注未滿。先慎曰：爲，謂古通。不必改作。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

人之陰情。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

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

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

言必見削餘也。

是智法之士

，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虛文強曰。注所下行存字。

當塗之人擅事要

，則外內爲之用矣。

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先慎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囚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是以諸侯

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寬。○先慎曰。訟。說也。(說見下。)此謂

敵國之人稱譽其重人。如燕增爲秦使燕。而爲子之之類。注謂重人有事敵國爲訟寬非。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耶

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

耶中。爲耶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匿非也。

學士不

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

談者謂爲重人延譽。○先慎曰。養祿二字。當衍其一。此四助者，邪

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

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

而燭察其臣。之臣也。

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顧廣圻曰。弊讀爲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行同。先慎

曰。本書載多作弊。義劫試臣庸云。爲義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雖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

○顧廣圻曰。弊讀爲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行同。先慎

曰。本書載多作弊。義劫試臣庸云。爲義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雖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

且習故。

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慎習故舊也。

若夫卽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

○顧瓌折曰：藏本

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慎曰：卽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己之進身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注則自進爲己自進舉之人。誤。

官爵貴重，朋黨又

衆，而一國爲之訟。

訟卽政也。重人舉擢常就王心而問其好惡。己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德而誅之。○先慎曰：注訟卽說是也。又以訟

寬釋之非。衆上說又字。無德當作無得。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

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先

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瓌折曰：藏本今本作勢。先慎案作勢是。此對官爵其重言。不當作世。今據改。

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當有近字。上文希不信愛。非有所信愛之親，皆作信愛。此承上言。明信愛二字誤倒。注亦作近愛信。則其語實矣。

其數不勝

也。

數理也。

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重人與君同好。○王潛

曰：好下當有聲字。

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

重人與一國爲朋黨。

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

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顧瓌折曰：又當作猶。舊注未諱。

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

機要者。則取以外備
二事平說。舊注誤。

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

也。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
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
行其誅。即行誅則。

不待見功而爵祿，
重

所進。雖未見功。
先與之爵祿也。

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

而退其身？故主上慙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

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雖
下有國字。先慎曰。注以越國連文是。所見本雖字

即國之誤。夫越微遠。富兵彊。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爲况。
外信說上。越人賢善。亦信越人。是其證。注謂異國非。

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

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

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己國
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

智不類越，

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

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
其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先慎曰。拾補不智作不知

盧文弨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爲知。顧廣圻云。兩類字當作類。類。利也。滂下不察其類者也
句而說。今本智作知。誤。二智字皆讀爲知。本書屢見。先慎案既讀爲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爲誤。類。類也。知已

之國。不須說之不得。究不能自利其國。
是不知國之不知己之國也。顧改類爲類非。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

○孫詒讓
曰。主字

行。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

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

與死人同病者，不

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得也。

也。○先慎曰。人主難因。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

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

○先慎曰。人主難因。上有入字。下同。

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

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愚人。賢士之行。程於不肖。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

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

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於補絜下旁注潔字。虛文弱云。潔藏本與本俱作絜。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絜。下二絜字皆作潔。潔絜

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

智者。謂智謀之士也。

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

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

恃

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

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假闕文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

智之士。不事左右。卽謂貨賂。不謂請謁。卽謂耗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辯之功息。并言精辯與并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脫文誤。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時。遂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連業修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時。因衍其修士三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時二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闕文。是其所據本已誤。先慎曰。俞改是。則

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

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先慎曰。謂不以財貨賂左右。不能耗法。從請謁。注說非。

人

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

譚之言起矣。

精。謂修士精潔也。○先慎曰。獲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

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亂當作辯。舊注

獲。先慎曰。獲

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

獲。先慎曰。獲

智

獲。先慎曰。獲

不以功伐決智行，

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

不以

參伍審罪過，

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體也。伍。偶會也。

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

愚污之吏處官矣。

近習之人。既智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污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

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注說非。公謂

爲共。荀子釋駁篇。此心術之公患也。釋切正同。○先慎曰。注說非。公謂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

，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典當在相字下。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

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

傑使能，○遷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

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

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制符也。○先慎曰：趙本注授誤授。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誑於主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誰作誰

誤。改從趙本。故富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俱有二三。故曰十無二

三也。○王先謙曰：主勢變謂國君相體之時也。注誤。先慎曰：注有三三當作有二二。涉正文而誤。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

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

重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虛文昭云：臣藏本張本俱作人。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

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也。

重人所爲。必不執故智士。恐與同之。廉上羞與之。故主寒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爲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則字上有上字。汚，誤作惡。并誤。改從趙本。大臣挾愚污

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

言懲害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慎曰：侵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

下比周相與對文。

比周相與，

阿黨爲比。忠信爲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爲忠信與親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忠作心。改從韻本。

一口惑主，敗法以

亂士民，

雷同是非。故曰一口。

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

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

，不可得也。一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過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類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

者不惡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不知而說。雖思見難。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顧廣圻曰：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吾

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難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說。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因失。顧說亦未爲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

再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爲作其。

又非吾

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吾雖不自矜。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爲難也。○盧文弨曰：辯之下史記韓非傳有難字衍。注所以則爲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

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

難也。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吾之所說。其不可情理。非敢論夫

能盡。此意亦復難有。○盧文弨曰

史記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快。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慮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快。史記作失。案佚

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爲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爲一句。下文云然後楊躬智難

巧。卽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快。據索隱改也。橫失

二字。顧謂楊躬智難。是索隱云陳辭發節。能盡說情。此難是難。尙非難也。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文

弨曰。注唱字誤。從口旁。先慎曰。張榜本知誤之。

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所說出於爲名

所說之人。意在名

。彼則爲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疏遠矣。○盧文弨曰。

注爲己當作謂己。先慎曰。爲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苦陔令上計而入多之類。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

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弨曰。注爲己當作

謂己。先慎曰。此兩說說秦孝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是也。

之。此則爲己無相時之心。而關遠

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

顯棄其身矣。

所說之人。內陰爲厚利。外顯爲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

字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國而浸孟子室之

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如智文公行爵。先權季而後虜犯之類。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

，語以泄敗。○盧文弼曰：語史作而。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謂作亦敗作騙。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

，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者及之。故其身危。

即下鄭大夫闢其忠對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

。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爲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盧

文弼曰：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適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巧。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所爲。當作既知所出。又知所爲。先慎曰：盧說是。爾斯彌使人伐樹斲削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規異事

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君規謀

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利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爲不密。而加誅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也。知。謂爲智。當。音丹浪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先慎曰：謂說已盡其智能也。史

記正義謂說事當理非。說行而有功，則德忘，○盧文弼曰：忘史作亡。兼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案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

忘。不作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

（注云：猶忘其德。則宋時已改矣。）亡忘古字通。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

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盧文弼曰：注羞始生。羞疑妒之類。若寫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慎曰：盧說非。此即下鄭父以發疑有盜因

疑解父之類。注者字即疑字之

誤。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

危！

○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盧文弼云：凌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史記亦有者字。今據補。

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

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

身危！

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據道本改。強其所不能爲

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弼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有

○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能已。若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蓋欲上之之類。注

謂當是不許。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

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矣。○先慎曰：此篇皆對人君而言。斷無聽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

大人必飾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爲聽大人以代之也。○先慎曰：此篇皆對人君而言。斷無聽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

大臣與焉。論其臣而即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人之類。以爲聽已之事情。乃爲刺譏固之是也。此大人指位

言。注以閒已爲代已。○先慎曰：貴重史記作驚怖。案實驚義同。和氏

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驚怖。案實驚義同。和氏

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驚怖。案實驚義同。和氏

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驚怖。案實驚義同。和氏

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驚怖。案實驚義同。和氏

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驚怖。案實驚義同。和氏

米鹽之爲物。積聚萃以成穀料。謂博明精雜之物。則謂已多命而張

交之也。○盧文弼曰：史作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顧廣圻曰：正

藝云。時乃永久。人主獲德。今按交久二文皆譌。當作史本書。雖言言。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先慎曰。顯說是。後榜本文作久。依史記改也。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

而不盡。

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快。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虛文弔曰。略史作顯。先慎曰。注所字超本脫。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爲是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

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

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虛文弔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

彼

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

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

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爲。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爲之飾其背私之美。而以不能順公爲少有以激發存

公也

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

行也。

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質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爲多。所以成其

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變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爲不害禍是也。不能及者。若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周公未能盡是也。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乘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

有欲矜

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

知也，以資其智。

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編彼同類之異事。以資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伴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欲作有所。誤。欲

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

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顧廣圻曰。內讀為納。舊注誤。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

合於私患也。

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為私患。其人必以顯而可試之。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

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飾其無失也。

敗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行。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為善補

過。而崇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九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行上有計字。據趙本刪。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彼或自多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經滯礙之概也。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

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踴躍而動怒之也。○先慎曰。

乾道本其斷作之斷。拾補作其斷。盧文弨云。無煩本作毋。讀史作啟。顧廣圻云。之斷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案張榜本作其斷。與上下文介。今據改。謫敵古通。注云踴躍非。

自智其計，則毋

以其敗窮之。

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偽者。○先慎曰。趙本注因作困。誤。

大意無所拂悟，

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聘智辯焉。

意無拂忤。辭無繫縻。其智辯得以極聘。○盧文弨曰。意史作思史。拂辭互易。案悟與作通。案際正義所見。史記

傳不削。聖歷各本作擊摩。注同。史作擊排。顧廣圻曰。愚字非。悟藏本令本作忤。正義云。佛悟當作嗔忤。古字假借耳。聖歷藏本作擊摩。是也。案釋引正作擊摩。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聖歷作擊排。案大怒謂怒也。愈思并誤。說文辨勇也。悟爲正字。悟作並通。段中。上怒之時。說尤寫難無所佛悟者。若禱聽之諫齊太后是也。聖歷擊摩古字相通。說文。擊。排也。按。牛排也。引申爲排擊字。易蒙釋文。擊本作擊。中字。釋文。爾本又作擊。陸作排。京作剛。禮記。聖歷釋文。擊又作排。一切。釋音義。十聲。古文。劇。排。二形同。本書作擊摩者。謂無排束也。史記作擊排。案釋引說諫之詞。本無別有所擊射排也。案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顧棟來而不敢言。則必如梁子之曹季子語。必可與。

商太宰三坐是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圻曰。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蓋下當依案證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與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雖一作辭。俞樾曰。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卽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

而親制之。又妄增入得字。讀者不可不察矣。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二人自託於宰虜者

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

○先慎曰。乾道本如上有加字。虛文須云。加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卽如字誤。而復衍。今據刪。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

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

○虛文須曰。仕與士通。案釋云。韓子作士。先慎曰。今作仕者。後人依史記

改之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本備作離。注同。既作未。據報榜本改。史記同。案釋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

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

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梅壘相和也。

斷對。○顧廣圻曰

，刺史記作計。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直指。言無所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

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

君則以不疑不誦以因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先慎曰。正義引世本云。胡野姓也。括

地志。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

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

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先慎曰。外儲說下篇。宋作鄭。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

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

，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先慎曰。當音當。下同。厚者爲戮，薄者見疑

，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也。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

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己同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不知也。是厚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成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處知。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作之未誤。其作知者。依史記改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

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誦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晉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誦以爲聖

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後奪克以言觀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弨曰：魏朝贈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晉謀適不用也。則得堪已嘗於秦君。留士會不遣。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從秦竟以言觀之。此不知用何書。殆因非之言傳會耳。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先慎曰：治要則作別。下同。彌

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慎曰：乾道本闕有作聞在。盧文弨云：李善注。文選疏韓

往。治要作有。是唐人所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顯。衛君之稱爲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校。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彌子矯

駕君車以出，○先慎曰：治要出作歸。藝文類聚亦作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

其犯刑罪。』○先慎曰：各本無刑字。盧文弨曰：選注引作犯。明開古則字。案此書外諸說左下。明危生子舉。作開字。此與上文罪則。亦當本作開。後人改之。史作而犯刑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

別作犯刑罪。是唐人所見皆有犯字。今據補。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

慎曰：換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爲句。治要藝文類聚八十六白孔六帖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九百六十七。事類賦二十六。意林引啗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無味也。啗。食也。讀與舍同。自食爲啖。食人爲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

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

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

○先慎曰：史記啗我作食我。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

後獲罪者，

○盧文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脫字。先慎曰：治要無上以字之字。及下而字。

愛憎之變也。

○先慎曰：治要愛上有入主二字。

故有

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

○先慎曰：治要無見罪二字。

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

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盧文弨曰：文選虞產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柔上有徑寸之虛字。顧廣圻曰：柔擾同字。先慎曰：史記出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御覽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李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

若人有嬰之者，則

○先慎曰：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說也。

必殺人。

嬰觸。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先慎曰：索

隱幾。庶也。謂庶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

○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百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下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

奉而獻之厲王

，

○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文王或王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無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引作武王文王或王。是其證。

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別其左足。

○盧文弨曰：後漢

注引既而作護己。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護。無而字。

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

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刑其右足。

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

○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述上文得玉於楚山而誤。藝文類

聚荆山下引正作荆山。白孔六帖同。

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

○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虛文類聚

類賦注御覽並引作泣。今據改。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

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

，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先慎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

遂命曰和

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

所獻

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本王作主。虛文類聚云。藏本主作王。王先謙云。依注當作王。今據改。顧廣圻云。審字起藏本脫。

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

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

民之私邪；

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下和之忌。苟無下和之忌。雖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注念思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觀字亦誤。未計所

漢作

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帝王之璞。卽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

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顯慶坊云。今本特作持。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先慎案特卽直也。持當爲特。殘缺字。改從今本。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

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

先慎曰。無執業者有禁。故流民急於耕農。

而游士危於戰

陳。

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其言貴有功。不敢言戰陳。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

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

先慎曰。周當爲用之諫。謂言謂法術之言也。下同。

則法術之士，

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先慎曰。殊王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

昔者吳起，教楚悼

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僞主而下虐

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實作貪。按貪卽贊字。形近而誤。拾補改作贊。今從之。

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

先慎曰。喻老謂。楚邦之法。緣臣再世而收地。則三世而收爵祿。世而收爵祿。不絕於卒起。蓋楚法廢弛。故吳起云然。

絕滅百吏之祿秩，

文相曰。絕滅二字疑當作滅。顯慶坊曰。絕滅當作絕滅。

損不急之枝官，

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斧樹者必拔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

關充

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

先慎曰。矣字。依下文不當有。

吳起枝解於楚

，商君敬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

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惡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燔詩書

而明法令，

○先慎曰。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

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

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

禁游宦之民，

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

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

安，國以富强，八年而薨。

○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案隱云。國策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

八上奪

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

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

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

大臣窮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

細民安亂，

○先慎曰。游宦之民。因涉謁而

得緣

甚於楚秦之俗；

此篇非未入秦時爲韓者之。故得引秦以爲喻。

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

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

○先慎曰。也字衍文。

此世所亂無霸王也

○顧廣圻曰。今本所下有以字。

姦劫弑臣第十四

韓非子集解 卷四 和氏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下正作信。是以主

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

，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

，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

合，○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即舍字之誤而衍者。合當作同。蒙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言。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

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慎曰：各本無取字。依下文當有。據治要增。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

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正作非。非參驗以審之也

。○先慎曰：依上文非下有字。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

也；故主必蔽於上，○先慎曰：各本蔽作欺。蓋慎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語意正同。是欺當爲蔽之誤。今據治要改。而臣必重於下矣，

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

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慎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

，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

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先慎曰：繁讓爲蔽。行財貨以事貴重

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

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

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先慎曰：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不可以得安也。知詐僞之不以得安也。並無利字。即其體。必曰

：『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

幾矣。○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

，○先慎曰：化疑術之說。事上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事上。典上我以忠信事上相對。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

。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潛曰：句絕。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

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

也。○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

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慎曰：也當作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

適重人哉？

○顧廣圻曰：人上當有我安二字。

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

文強曰：人藏本作臣。

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

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

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

○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語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是以

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

不苟於世俗之言，

○先慎曰：苟當作詢。形近而誤。

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

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

，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

○先慎曰：依下文而字當衍。

妄毀譽以求安，『是

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

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

○先慎曰·依

上文當有也字·

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

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

○顧廣圻曰·礙本今本解作蔽·

下得守其職

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

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

○俞

樞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滂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恃齊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即不得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先慎曰·俞說是·

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云·凌本有·藏本水本倒作爲雙馮·今據凌本增·

恃吾不可不爲

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

○先慎曰·利當作安·下云不可以得

安·正反對得安而旨·即共證·

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

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

百官，不目索姦，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

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目必二字。盧弼云：目必二字疑衍。先慎案治要無。今據刪。

而待

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

○先慎曰：治要斂作。斂，二字本普通用。

不因其勢，

○先慎曰：乾道本

本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因。盧文弼云：藏本藏本皆無耳必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則作因。先慎案政要亦無耳必二字。因作因。今據刪改。

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

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

己聽，

○先慎曰：各本無下使字。據治要增。

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

○先慎曰：治要無而字。

而

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

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

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

○先慎曰：史記商鞅傳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困末作而利本事，

先慎曰：末作，工商也。本事，耕織也。商鞅傳：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斂。大小器乃本業。耕織致粟帛者復其月。故末作困。而本事

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

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顧廣圻曰。衆字衍。先慎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孝公不聽，

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

○顧廣圻曰。私下當有奇字。先慎曰。商君之法。實管

姦。則皆姦非私也。

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

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

不知治亂之情。

○先慎曰。情。實也。

譎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先慎曰。說文。譎。多言

也。味。妄語也。此該字當作味。言愚學溺於所聞妄談

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致變法而理。

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穿井

爲作井穿。韓詩外傳五云。兩臂相扶不陷井穿。則其幸也。作井穿是其體。禮記。人皆曰。予知。而納於溝澆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即智慮不足以避陷穿姦。

又妄非有術之士，

○先慎曰。法古彌

權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

聽其言者危，

○先慎曰。狙於故。輕犯治法。

用其計者亂，

○先慎曰。法古彌。不敢變更。

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

○先慎曰。與。護者爲。禮記內則。小切之與。爾末。周禮。聽人

注。作小切之爲竊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爲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顯廣所云。藏本今本。於作相。今據以。

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

，猶蠧怪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

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

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

○先慎曰。趙水係作繁。盧文弨云。藏本張本聚作繁。案二字古通。

此亦

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

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

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

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

○顯廣所曰。國者爲作者固者。句絕。因下竭。藏本堂上有故字。非也。

而順

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

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

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

○顧廣圻曰：幾當在難字下。

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

顯於世者也。

○盧文弨曰：藏本無顯字。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

○顧廣圻曰：與無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

有愛妾曰余

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

泣；

○先儒曰：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自毀其親身之美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則此視爲示之譌。

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

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

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

。○先儒曰：以當作不，謂不賜愛死也。

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

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

，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

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

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交上有夫字。盧文弨云：毀字脫。校本有。龜藏於而上又增入貞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校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卽案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藏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已說。今據校本補。 君臣之相與也

，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

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

○先慎曰：釋名車裂曰縶。縶。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受縶死。各國名刑不同。韓非亦因而稱之耳。杖。當作支。 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

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

有術數者之爲人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先慎曰：人下當有主字。爲首于僞反。 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

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

，』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

虞文翻云。與字脫。一本有。先慎按有與字是也。下有與字即其證。今依拾補增。

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

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

○顧廣圻曰。當衍有字。

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

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

○顧廣圻曰。不外當作

外不

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

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

所畏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皆下。有刑字。先慎按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說。今據補。

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

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

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

衝楸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

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

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

○虞文翻曰。藏本無欲字。

故善爲主

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顧廣圻曰：犀字未詳。俞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犀也。然則犀車良馬，即堅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

則可

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

○先慎曰：楫

本水說

水。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

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

○盧文弨曰：處位治國，則處位本作功。

處位治國，則

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

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原字。盧文招云：臣字晚。凌本有。先慎按有原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即承此。今據補。

外

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

，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

難之患，

○先慎曰：乾道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使字上。今據改。

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

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綽，

○盧文招曰：黔。藏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黜。顧廣圻曰：當作黜。先慎曰：顧說非。書呂刑爰始淫爲劓。則極醜。黜則別在面。

趙筆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

敗其形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

主之名，

○先慎曰：刑當作形。

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

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

陽之陵。若此臣者，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招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

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

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

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

○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從行。今本凌前誤。戰國策。以此事未可也。竹作孫子爲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

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

○先慎曰：謂謂焉。爲殺。策作試。

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

○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楚辭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

雖長年而美材，

○盧文弨曰：美材。疏本張本作材美。

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

，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

○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見八姦

篇。豪傑之士。即上所云有術之士。

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

○盧文弨曰：試外傳作檢。顧塘折曰：疏本的作適是也。策

外傳皆作適。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

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

○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

齊崔杼其妻美，

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

攻公。公入室，

○先慎曰：左襄二十五年傳作察。

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

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

先慎曰：北牆外傳作外。

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

。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

○盧文弨曰：之外傳作世。

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

○先慎曰：事互見喻老篇。

卓齒之用齊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俱作淖。

○先慎曰：事

○先慎曰：事

擢滑王之筋懸之廟梁，

○先慎曰：滑靈外傳作

○先慎曰：事

宿昔而死。

○先慎曰：宿昔，宿昔也。宿，宿昔也。昔，昔也。

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

頸射股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射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版上有射字。策外傳有。今據增。

下比於近世，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近世作近臣。誤。

未至

餓死擢筋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機作。機作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外傳無而字。餘同。

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

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廣文引云：於字脫。藏本本有。外傳同。先慎按策有於字。今據補。

由此

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集解卷五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有仗。盧文弨云：右仗。凌本作內困。今據改。

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

○顧煇折曰：旬絕。器下當有脫字。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

○先慎曰：露，當作瀦。瀦也。呂氏春秋不始窮。士民罷窮。

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

○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四字作只待二字。盧文弨云：一本作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爵專。不受驗衆言得失。今據盧校改。

用一人爲門戶者

，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先慎曰：八表篇。財利多者。實官以爲爵。

有左右之交者。誦讀以成重。

○先慎曰：乾道本而無作無。顧廣圻云：此亡國之風也。卽此意。

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

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

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

○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盧文弨云：凌本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且本表存韓勳。又呂氏春秋當應皆有淫辭。鞏同。皆可證也。則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說。先慎案謂淫爲淫辭。已

從淫辭。且於下言韓說無刑。顧說非也。喜淫刑與上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

好辯說而不

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

，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

○盧文弨曰：很。藏本作俱。

復

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

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問謀

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

○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

不能。而人主亦能聽。故曰可亡也。

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

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

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

也。大心而無侮，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

。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復而拙交者，可

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

者，可亡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擊以易慮。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

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知有謂可四字爲一句。

出君在外，而國更置

○先儒曰。乾

道本無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

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

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

○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遂當作近。按此言近利人也。

懷怒

思恥而專習，則賊生；

○先慎曰：習字疑誤。未詳所當作。

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

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

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維公，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

子之家法也。

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

○虞文弼曰：無地。一本的。

城郭惡，無

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

○先慎曰：禁語。原能

自壽也。注壽。保也。

主數卽世，

○先慎曰：數音負各反。

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

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

蚤具者，可亡也。變禰而心急，

○先慎曰：拾補變作禰。虞文弼云：一作學。顧廣圻云：藏本

禰。說文心部。禰一曰急也。是與禰同義。作禰者。變近假借也。易文言傳由禰之不早難也。釋文禰作禰。孟子告子篇。危請則不辯禰而受之。音義引了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輕疾而易動發

○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

心惰忿而不警前後者，可亡也。

○顧廣圻曰：心當作必。先慎曰：音。是也。

主多怒而好

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

○先慎曰：乾道本教上有政字。顧璣折云：藏本今本無欲字。今據刪。

貴臣相妬

，○虞文弼曰：臣。各本皆作人。

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

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

○先慎曰：八義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是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

太子輕而庶子

仇，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

○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璣折云：藏本今本怨作怒。今據改。

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

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

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

；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

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

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璣折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

續字。按世下脫字。

未詳其所當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

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

○先慎曰：親謂爲新。

不肯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

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

○先慎曰：張所本。趙本太作大字同。

而人主

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

傲其鄰者，可亡也。

○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通作愾。釋文：謂記愾即傲。前字又作敖。左襄二十二年傳：大夫敖。本又作愾是其證。虞文

紹拾補傲下旁注傲字云。藏本作愾下。張本多同。

亡徵者，非曰必亡，

○虞文弱曰：一本有也字。

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

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踰者也。

○先慎曰：下

其字疑

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

○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衆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

人主不

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

○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難。

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

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

疏，

○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一也。

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

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

○先慎曰：是守之不完者，又其一也。

惡自治之勞憚

，使羣臣輻湊用事，

○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頓虛折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

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

○先慎曰：是又其守之不完也。

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

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

○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制直字是。今據刪。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

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耶中虛而朝臣少哉？

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

○先慎曰：壹。

○趙本作一。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

○顧廣圻曰：主，謂爲主者也。與初見秦以主謀義同。

此謂事劫。至

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

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先慎曰：拾補北齊下分註者止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止恐。則本多

同。顏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恐作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意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

○先慎曰：恩，疑視之誤。上卜文整作骨肉之親。卽其證。

愛則親，不愛則疏。

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

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文云：而擅處乘不疑相承也。先慎曰

是也。○顧說

而子疑不爲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

子爲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

不疑，此鳩毒扼昧

扼昧，謂明中較極也。

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

○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桃。案皆未詳。愈樹曰

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即樽兀之異文。楚之樽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謂申叔時所謂鈔之春秋是也。故謂樽兀在秋交。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

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

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

○先慎曰：御覽七百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傷作醫。

含人之血，非骨

肉之親也，利所加也，

○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利下有之字。

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

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

；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

○顧廣圻曰：國策趙四。有

此下四句。章句作

理誤。當依此訂。

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

○盧文弨曰：王

，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

○先慎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弨

云：倒。今從張本凌本。先慎案乾道本未誤。

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

○先慎曰：拾補下旁注三字。盧文

弨云：三。凌本作參。顧廣圻云：今本作三。

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

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盧文弨曰：注張本作皆相觀。而參之。舊脫皆字之字。先慎曰：賤本無皆之二字。

士無幸賞，

○顧廣圻曰：句絕。

無踰行，

○顧廣圻曰：當字下。藏本同。今本重賞字誤。按本書南面篇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即此無踰行之意。

殺必當，罪不赦，

○盧文弨曰：當字下。凌本有罪有二字。

則姦邪無所

容其私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補役多不相接。私字下富有脫文。先慎案矣字富有。今據補。

徭役多則民苦，民

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

○趙用賢曰：謂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遺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言。下云下無重權。即其證。復除徭役則苦

民歸心。故其

權勢重也。

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

藉。假。

人臣，

○先慎曰：下云編

借其權勢。

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

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

。然而釜爲問之，

○盧文弨曰：釜。張本作務。下同。

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

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

○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折曰：藏本今本則下有於字。今

據補

然守法之臣，爲釜爲問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

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

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

○先慎曰：乾道本面上有於字。盧文弨云：然字衍。魏校本無。今據刪。

刑罰之所以誅，常

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

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

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

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來也字作旁注。是其謬之未盡也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

○顧廣圻曰：當

○先慎曰：當

○先慎曰：當

○先慎曰：是恐爲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不任者之言。以繼前之所任者。

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

○先慎曰：是恐爲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故聽不任者之言。以繼前之所任者。

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

○顧廣圻曰：當行而字

法，而以制大臣之威，

○顧廣圻曰：藏

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

○先慎曰：意

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

○先慎曰：意

林非作譚

下同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

○先慎曰：意

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

林非作譚

，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

○先慎曰：意

三者憎主壞

林非作譚

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

○先慎曰：意

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林非作譚

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先慎曰：意

此之謂

林非作譚

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先慎曰：意

此之謂

林非作譚

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先慎曰：意

此之謂

林非作譚

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先慎曰：意

此之謂

林非作譚

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先慎曰：意

此之謂

林非作譚

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先慎曰：意

此之謂

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誘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顧廣圻曰：句絕。少索資，以事誣主，○顧廣圻曰：少索資連。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小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

●疑誘字之誤。下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誣其主。主既為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連為誣誣。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主誘而不察

，因而多之，○王先謙曰：多之。猶言贊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顧廣圻曰：誘上各有於事二字。

誘於事者困於患，○王先謙曰：言如此者，必為憂患所困。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

功，其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成小功也。如此者謂之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盧文弨曰：不上脫失字。凌本有。有上事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事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事雖有功，必不其罪。即其證。凌本不證而妄改。不可從。則羣臣莫敢飾言

以悞主。主道者，○先慎曰：謂為主之道。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

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言責事。以事責功。不專在一臣。凡下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

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

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先謙曰

主拒諫。臣緘默。

兩者必然之勢。

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

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

○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虞文昭云。必有倒。據本作有必。校本作知有。

先慎案據本

是。今據改。

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

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

實，○先慎曰。依上下文。端下當有末字。

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其作責課。

則人臣

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

端末，而以明其欲。

○王先謙曰。明其欲者。羣下之意同曉然於主心。

有爲之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數字說。

其爲不

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

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

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

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

○先慎曰：傍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

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

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

可。伊尹母變殷，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

更晉，

○先慎曰：郭偃。蓋子所論竊作高偃。高興郭一。聲之轉。左傳作卜偃。歌杜注：晉掌卜大夫。

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

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

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

行之，故雖拂於民心，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

立其治。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

●藏本顧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顧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

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父，重盾而

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

戒民之備也。

○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

是以愚竊竄墮之民，

○盧文弨曰：以下多不可曉。疑有脫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過。

顧野圻云：藏本同。今本破作懸。蓋作情。按情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過。今據改。

苦小費而忘大利也，

○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鹿君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機外儲說左右四故賁虎受阿謗。

○顧野圻曰：句。而輟小變而失長便，

○顧野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鹿君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機外儲說左右四故鄒賈非載旅，

○顧野圻曰：句。句。狎習

於亂而容於治，

○顧野圻曰：句。句。故鄒人不能歸。

○顧野圻曰：句。句。狎習

○顧野圻曰：句。句。故鄒人不能歸。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儲說七術六機外儲說左右四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

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

○顧野圻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

○顧野圻曰：句。句。劇辛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

○顧野圻曰：句。句。趙代先得意於燕

○顧野圻曰：句。句。趙代先得意於燕

後得意於齊。

○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潤云：當衍代字。顧野圻云：藏本今

○先慎曰：世家悼襄王四年

○顧野圻曰：藏本同。今本前作飾誤。上通齊。其行於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即其節高之義。

自以爲與秦提衡，

○先慎曰：世家悼襄王四年

攻春燕不拔。

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筭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

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慎曰：攻出二字互誤。兵至釐，而六

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魏陽城，取九城。卽其事也。龐援

揄兵而南，則鄴盡矣。○邊文細曰：龐援卽龐煇，亦作龐消。顧廣圻曰：援譚爲煇。史記燕趙世家。漢書人表藝文志。皆作煇。按煇同字耳。兩者。兵自燕返也。臣

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

燕有有名。○顧廣圻曰：臧本今本不重有字。王洎曰：上有字讀爲又。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先慎曰：乾道本地本作地。今

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悼襄王九年卒。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

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王事。見有度篇。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安釐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

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道本一作乙。字同。漢書天文志。作泰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拾歲

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慎曰：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數上不當有非字。承上此非言。下非數年在東也。非字亦衍。又非天缺弧逆

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先慎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周禮止息。避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勝。故曰

：「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

○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上治強者王句同。

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

勝，

○先儒曰：乾道本吳作齊。顧廣圻云：今本齊作吳。按齊吳二字，他書亦有引亂者。先儒案下均作吳。似應一律。今據改。

身臣入宦於吳，

○顧廣圻曰：原字當齊。先儒曰：道

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謂與范蠡入宦於吳。越經書講蠡。內傳外傳記范蠡越春秋。勾踐入臣修政也。本書自作官。喻范蠡。有踐入宦於吳。又云越王之霸也不獨官。是其證。反國棄龜，明

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

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

荆，

○顧廣圻曰：二荆字皆當作那。

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

，魏攻荆而韓滅鄭。

○先儒曰：乾道本魏攻作攻魏。今據宋本今本改。王潛云：戰國策二。作魏攻秦而鄭亡。秦制異同。宋詳孰是。顧廣圻云：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而韓氏亡鄭

●特即其事。暨入帶者也。

●榆園詳見矣師道補正。

●文也。先慎曰：順說非也。此正言韓聽秦

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爲說。

●魏恃齊制爲用。而小國愈亡。

●魏恃齊制爲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

●許鄆，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鄆。

●其不足以存鄆。

●當言魏攻也。

●先慎曰：國雖

大兵有說讀。

●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

其地，民非其民也。

●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蓋本其分則。顯其讀國雖大返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

宮民難意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先慎曰：愈說是也。

無地無民

，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

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

○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者。虛

文始云。浸本有以字。君作古。今據改。

上任之以

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

○顯廣折曰：當補不字於聽

秦上。此典上語不聽相承爲

魏恃齊制爲用，而小國愈亡。

○顯廣折曰：魏上當有

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

許鄆，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鄆。

○顯廣折曰：以上皆有脫誤。此削攻魏削韓。當爲

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

○顯廣折曰：則國雖小返。當句絕。下文民雖

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

○顯廣折曰：則國雖小返。當句絕。其句例同

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

○顯廣折曰：弱者二字返。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爲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

其地，民非其民也。

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

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蓋本其分則。顯其讀國雖大返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

宮民難意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先慎曰：愈說是也。

無地無民

，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

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

○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者。虛

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

○先慎曰：乾道本

主以作以主。顧廣圻云：歲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先慎案：主以是過予。臣以此他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

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

偷幸；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儘文。弼云：人，張本作臣。今據改。

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

而民望；

○先慎曰：望，怨也。

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

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

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

，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

○顧廣圻曰：十濟結。

其友二字。先慎曰：他書無以醜陋豎爲子反友者。呂覽權勳篇：淮南人開訓。高誘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穀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爲內豎也。友字當爲衍文。

奉卮酒

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

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

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

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

有政見十

通籍。

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

○顧廣圻曰：十通籍無與字。先慎曰：與字當

以端惡也。

○端故

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

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

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

是與下安矣；然而妨

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

○顧廣圻曰：立辟，

從憲令行之時，

○顧廣圻曰：違野行字。按下文當增之方

明國律道。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法還。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強。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

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

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

○顧廣圻云：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

而國日削矣。當

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

弱，○顧廣圻曰：三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

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

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

○先懷曰：乾

選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後漢本有下字。顧廣圻云：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懷案取林氏下有下字。今據補。

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

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之君二字後本無。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

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按此字有誤。未詳。王先謙曰：首以道宜爲貴。故曰先

貴如令。說亦可通。

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

常，以法爲本，本治者爲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

○王先謙曰：單，獨也。言雖智能竭盡處而無微，不能爲後人法守。故云道不可傳於人。

而

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

主使民飾於道之故，

○王清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顧同圻曰：按法句絕。如下屬。

故佚而有功，

○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顧同圻云

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藏本有故字是也。先慎案下故勞而無功。與此句相承。今本是。今據改。

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

也。亂主使民飾於智，

○先慎曰：乾道本於作釋。顧同圻云：今本將作於。今據改。

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

。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

○先慎曰：賞讀爲償。

是以利在私家

，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

貨財上流，

○先慎曰：流，行也。

而巧說者用。

○先慎曰：謂請謁也。

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

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

道從也。

此廢法禁

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

○顧

廣折曰。藏本同

今本來作來

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

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

○先慎曰。此下疑脫而見用。三字。與下面見殺對文。

則背法飾智有資

；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

○顧廣折曰。疾。下當有殺字。

夫上稱賢明，下

稱暴亂，不可以取類，

○王年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主。殺子胥比干。是暴亂之主。凡此稱說。古人皆以劫利其君。使下易於干逆。上難於行罰。然伊尹管仲不世出。進諫者

必非比干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

若是者禁。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按有者字是也。四字爲句。屬上。今據補。

君之立法，

絕。

以爲是也。

○顧廣折曰。四字爲一句。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

○顧廣折曰。運。此與上君之立法句相對。

以法爲非

者是邪，

○盧文弨曰。者字衍。顧廣折曰。以法爲非者五字句。與上以是也句對。先慎曰。顧體誤。當於下。是邪句。此立私智之臣勳。與法違。故以法爲非是也。上言是。此言非。是謂意相承。者字不當有。

以智

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臣下二字作官公作功。盧文弨云。皆從凌本改。

過法立智，

○俞樾曰。上邪字衍文。是以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讀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

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讀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則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凌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慎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爲句。以智過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讀爲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

添上下文而讀。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尙作知字不誤。

如是者

禁。

○顧廣折曰。句絕。

主之道也。

○顧廣折曰。四字爲句。

禁主之道。○盧文弨曰。禁。凌本作明。顧廣折曰。禁字衍。主之道。三字連。屬下。自若是者禁至此。今

待其其

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

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

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

。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

○先慎曰：正字衍文。

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

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

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

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

爲也。

○先慎曰：乾道本當作富。爲作行。案惠林當作害。行作爲。今據改。

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

。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

禮圻曰：藏本今本之下有也字。王先謙曰：上爲字。子爵反。

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

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

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集解卷五飾邪

二八

韓非子集解卷五終

韓非子集解卷六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解老第二十

○虛文補曰。此及下篇
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先慎曰。謂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止承上得者

言之。○韓覽七百二十引正
作得則作德誤。今據正。

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

，爲之欲之，則德無舍。○王先謙曰。舍。止也。無舍言不能安其止。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

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先謙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強功上取不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虛文補云。藏本郭濤本有

作於。凌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慎案作生有德者是也。本無而致有之謂生。老子云。下納爲之而有以爲也。看以爲。即所謂生有德也。改從今本。德則無德，○王先謙曰

德則無德。文不成義。德上當有生有二字。不德則有德，○先謙曰。乾道本作不得則有德。虛文補云。在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作德。先慎案作德是。今據改。在字衍。勢榜本無。今

據則

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先漢曰：嘗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

無爲無思爲虛也。

○先漢曰：說文故使爲之也。道無清淨。自然而虛。若無道術之人有慕爲虛。所謂故也。

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

，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虛文曰：今

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

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先漢曰：德撈河上公王弼本。不作用。葉夢得不作非。傅奕本無無字。各本無末也字。按此篇及論老。每終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

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先漢曰

無也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

○虛文曰：禮。本事件禮。先漢曰。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

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

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當有宜字。

先慎按拾補有宜字。今依增。子事父宜，賤敬貴宜，○先慎曰：乾道本賤作衆。顧廣圻云：疏本今本亦作賤。今本無宜字。誤。疏本有。先慎作衆字亦誤。此承上父子費賤言。

明字當作賤。依疏本今本改。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交朋友宜相助也。親者內而

疏者外宜，○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

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先慎曰：乾道本貌作情貌。下同。疏文弼云：情貌則。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禮是。作情貌者。注下條謂爲情貌也而貌。貌與師同義。荀子大略篇：文貌

情用相爲表裏。文貌。即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即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貌內也。內指情言。飾。即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

書者失刪。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改。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

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只作而貌。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

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

之所以諭內也。○先慎曰：乾道本飾誤作飾。虛文弼云：疏本飾作飾。今據改。故曰：『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當衍曰字。

●案此皮喻者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

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

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先慎

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先慎案作之者是也。以字涉下

文而誤。上文衆之爲禮。與此君子之爲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

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

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四字爲

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

○顧廣圻曰。經曲釋文仍作仍。傳本及今德經皆仍。先慎曰。仍。王弼作仍。說文。仍。因也。仍。亦因也。仍。仍。字異義同。

道有積而德有功。○顧廣圻曰。德。當作積。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

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

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

失禮。』○盧文弨曰。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禮。爲悒貌者也。○先慎曰。乾道本述上。盧文弨云。

案盧說是。今

從拾補提行。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

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

，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百六引爾雅作隨。八百六中銀黃作黃金。其質至

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

間，其禮樸而不明。○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故

曰：『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成文而不節也。下文是謂深其根。因其

樞。本書無是謂二字。善遠者不狹。本書領云故曰披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

者也。喻老篇。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

禮者。思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故曰達。又申之以故曰人之迷。其

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故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之類。

同例。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

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衰者貌薄對文。心字不當有。此緣下文實心而

行。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先謙曰：通人謂衆人。緣衆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則爲禮之貌。故曰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

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先慎曰：後下文是以曰愚

之昏也文所。此當脫是以曰亂之首也一句。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下道之弊也同。

而亂之

首乎，』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乎字。傳本作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

○王先謙曰：與物乘順應異。

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

○先慎曰：忘與妄

通。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妄。此忘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妄以意付度之也。用人籍。去規矩而妄意度。是其證。

何以論

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

○先慎曰：乾道本無右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右字。先慎案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二十二引

有。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

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

○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上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乾道本脫在其二

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顧。御覽事類賦作職。○下仍作

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

○先慎曰：御覽引無其字。角作頭說

角可證。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

，華焉殆矣。

○先慎曰：竭其聰明。泝其智力。使衆人之心。爲之發惑如聾之夫。庶幾近之。

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

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

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顧廣圻曰：如有誤當行以曰二字。先慎曰：是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用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實是以曰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曰：『前識者

，道之華也。』○先慎曰：也字。德經諸本皆無。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傳本有。與此合。首竹作始。所謂大丈夫者，

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廣圻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情實

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慎曰：徑絕。即妄意也。徑絕

與經絕同義。解見下文。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下當有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故曰：『去彼取此。』○先慎曰：以上。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

，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

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先慎曰：乾道本下

無復字。虛又慎云脫。獲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欽者是也。先慎案依上文應有。今據補。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

，
○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
幹本無之字。倚因也。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

○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字是也。先慎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亦有則字。今據補。

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

○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

○先慎案御覽引有行字。今據補。理下御覽有也字。

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

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

○王先謙曰：上福本於有禍。與此對

文。不當更有生字。此緣上生字而誤衍。

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
○先慎曰：乾道本下上有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先慎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祝疑爲十倍之譌。

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
○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龜

之首也。
同例。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

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

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

，故曰迷。

○先慎曰：與失路等。下
故曰迷。與此句例同。

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

剖判以至子今，

○盧文弨曰：
于字張本無。

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盧文
弨曰：

日字凌本無。顧廣圻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傳本與此合。故皆作因。
皆無以字。先慎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謂孟頫本作民。過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

○盧文弨曰：內外
二字。凌本刪。

言行相稱也。

先慎曰：稱。副
也。昌黎反。

所謂廉者

，必生死之命也，

○先慎曰：
謂能死節。

輕恬資財也，

○先慎曰：
恬淡也。

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

不偏黨也。

○先慎曰：乾道本心上有公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作立。當衍此字。
盧文弨云：下立字。凌本無此字。先慎案顧說是。今依凌本刪。

所謂光者，官爵尊

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

○盧文弨曰：
誹，毀本作

非。先慎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本本作誹。謂言人之過惡。與當作誹。禮記曲禮：上言不誹。注：誹不正之言。顧
從自不官人之過惡。忠信。則無不正之言。然已難信順自持。不以信順貴人。則世之謗所者。吾不誹之窮之。所謂方

而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義作異誤。端。正也。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

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

習問知，卽不成迷也。○王潛曰。習當作戲。見下文。顧廣圻曰。案下文二罷字。或本作作習。而使人改之耳。知如字。今衆人之所以欲

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

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王潛曰。適謂爲誦。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

不勝衆數也。○先慎曰。駁音索角反。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非

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行謂已之所行軌節。卽方廉直光華之謂。以此止衆人也。呂

覽自知所以舉過也。注舉。猶止也。是其譴。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剝河上作害。惟河上道難訓引少作剝。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條。上文云。不以侮罷羞貧。卽不穢之義。先慎案王弼注。剝。傷也。不以清廉則傷於物也。卽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之義。剝穢聲近而誤。非韓子本作穢也。今據藏本改。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先慎曰。戮文無耀字。河上公作耀。傳本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剝。與各本全異。誤倒。以上見五十八章。

聰明容知，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

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先慎曰：分。當依下文作也。耳不聰，則不能別

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

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

○王先謙曰：言非獨晝也。

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

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

○先慎曰：書謂德經。

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

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

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齋之，齋之者，愛其精神，齋其智識

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齋。』

○顧廣圻曰：傅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者。經典釋文作如詞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

費，少費之謂齋，齋之謂術也，生於道理，

○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先慎曰：爲謂古通。俗人妄改。

夫能齋

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先慎曰：離，極也。陷於禍，猶未知退

，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疑凌本倒。虛無服從於道理

，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盧文弨曰：張本作惟，以作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

●顯廣折曰：傳本及今總經謂皆作惟。今總經以作謂。傳本與此合。先慎曰：凌本作復者。用老子誤本改也。上文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卽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傳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困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違而復。則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歟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實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

慎曰：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

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顯廣折曰：今總經及傳本

是謂作謂之。先慎曰：河上公作是謂。與此合。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

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

必蓋世。故曰：『無不克。』

○先慎曰：河上公作起。下同。

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

『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

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

○先慎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雖下有末字。今據增。

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

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

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

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

極，○盧文弨曰：夫幾本作天。顧廣圻曰：能上富有體道二字。先慎曰：顧說是。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

○盧文弨曰：幾本有。今據增。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盧文弨曰：瘦莫知其極四字疑衍。
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

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蔓根，有直根。根者，書之

所謂柢也。

○顧廣圻曰：今德經柢作帶。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帶。今案帶字非此之用。愈

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即蔓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蔓根者。蓋承上面分釋之。韓子之

持生也；

○先慎曰：乾道本特上脫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上文亦有以字。明乾道本脫。改從今本。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

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

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

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顧廣圻曰：傳本

字也。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慎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是以新承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顧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

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先慎曰：治要無矣字。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

五萬人之功矣。○先慎曰：治要無矣字。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

令更，則利害易；○先慎曰：乾道本進行。顧廣圻云：藏本連上自工人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通爲一條是也。先慎案治要亦連上爲一條。今據改。易音夷，益切。利害易

，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先慎曰：各本無下民字。謂之作之謂。據治要改。故以理觀之，事大

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

之，則賊其宰。○先慎曰：各本密作澤。澤澤字誤。當作宰。劉宗宰天之職。當烹時而頻數撓亂。則宰夫不能盡其烹飪之功。是謂賊害其宰。宰與鑿形相似。因誤爲鑿。淺人不察。妄加水旁作澤耳。治要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據改。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

重變法，○先慎曰：各本無虛字。而作不。案不字誤。重，猶難也。貴虛靜而難變法。文曲而有致。作不則率然矣。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靜上蓋有虛字。據補治要藝文類聚不作而。據改。

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顧廣圻曰：傅本及今本無若字。者字。先慎曰：治要有者字。

人處疾則貴醫，○先慎曰：舊迷上今提行。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

則

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先慎曰：乾道本下則本而作則。今據改。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從經則皆作敬。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先慎曰：以上見六十章。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顧廣圻曰：外字當衍。八字爲一句。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

人事也務本。

○先慎曰：人當作民。下文治民事務本。即承此而言。

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

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

馬遠通淫物。

○先慎曰：乾道本通淫作淫通。顧廣圻云：今本作通淫。誤。先慎案顧說非。禮王制疏：淫。謂過奢修。是淫物。奢修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修之物也。若作遠淫通物。則不辭矣。下文得

於好惡快於淫物。淫物連

文。是其證。改從今本。

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

○先慎曰：乾道本其積力於用疇五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

補

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

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

先慎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弨云：強凌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誤。先慎按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下。淺人妄增道字。以補之。今據

藏本

誤顧校

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

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

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

○顧廣圻曰：特當作特。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特壯入陣。

故胸懷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云。而棄字也者。讓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

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

，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

○先慎曰：特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特。故並及之。

故

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本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

○先慎曰：而字依上下文當作則。

有欲甚則邪心勝，邪

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王。

○盧文弨曰：二經字本本作轉。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經。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隱行不緣理爲徑。周禮

云禁徑論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爲絕。爾雅云：正經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經也。經也。百人之所經由也。二字疊韻。左傳二十五等。題其以靈輿從徑。釋文徑讀爲經。是經徑古通用。

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

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

○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既退之後，更忍胸中傷。故令有禍也。

姦起則上侵

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

○先慎曰：依下文民人當作人民。

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

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

。」○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本經皆作罪。據經與釋文王傷老子無此句。非是。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

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先慎曰：舊連上今據行。不衣則不犯寒，

○顧廣圻曰：犯寒上亦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慎曰：論說非。此與下文不食則不能活句例正同。不當有足以二字。犯。勝也。

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

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對。今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

先慎曰：憂連上今提行。

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

；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

；禍薄外則苦；

先慎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若下有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虛文則云：福本不復

此疾嬰內則痛爲一句。禍薄外則苦爲一句。下多復衍。

先慎按虛願說是。據藏本本則四字。依拾補則七字。苦痛雜於腸胃之間。

○顧廣圻曰：八字爲句。腸胃當作外內。

則傷

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

欲利。』

○顧廣圻曰：今德經憊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憊欲得也。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慎曰：李約本憊作甚。說文：憊，痛也。古音其憊。

同。利當作得。顧說是。
○先慎曰。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
也。紀。理也。先慎曰。顧說是也。道字返。紀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改爲理。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薄。迫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制上之字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
○先慎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
○王先謙曰。稽合萬物
之理。不變則不道。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王先謙曰。無常操，是以死生氣

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

之以成其威，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顧說是。依
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之字。是其證。

日月得之以恆其光，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

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

與天地統，
○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絡。言繫與天地
同身也。絡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

與天地統，

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

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頗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

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

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乾道本事件物。案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

道譬諸若水，

○先慎曰：意

林譜作之。

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

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

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先慎曰：道無類。本物作象。以上口

凡理者，方圓短長蠡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

虛文強云：張凌本有。今據補。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

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先慎曰：乾道本地上有與

字。俱作具。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與字。今本具作俱。先慎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

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先慎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下。虛文強云：謂常上者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者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詁上。

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先慎案顧虛說是。據改。無攸易，謂無所變易也。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慎曰：乾

道本常下有所字。虛文強云：所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所字。王渭云：常字句絕。先慎案顧虛說是。今據刪。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

之曰道。○顧廣圻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之。曰：道與此合。今道經無故強二字。非也。然而可論，有名故可言。故曰：『道

之可道，非常道也。』○虛文強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無之字也。先慎曰：見第一章。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

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

慎曰：者字

緣下而衍。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

也十有三者。』○虛文詁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

至其死也

○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其字。今據補。

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

十三。十二字誤倒。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先慎曰：據此明上有也字者字

○先慎曰：有元文。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

，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虛文詁曰：

下死字衍。凌本不重。先慎曰：虛說誤見下。

故曰：『民之生生而動。』

○顧廣圻曰：當於此句。

動皆之死地，

○顧廣圻曰：當於

亦十有三。

○先慎曰：乾道本亦作之。拾補作亦。顧廣圻云：傳本之作亦。輪靈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爲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錄

子自如此。先慎案王弼本之作亦。今據拾補改。

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兇

虎之害。夫兇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兇虎之害

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

○先慎曰：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虎。頤
廣折云：今本兕虎作風露。今據改。

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

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

○先慎曰：乾道本瘞上衍瘡字。頤廣
折云：藏本今本無瘡字。今據刪。

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

，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

○頤廣折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護連。先慎
曰：上即解陸行不過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

本。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

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

○先慎
曰：乾

道本不重無害人之心句。頤廣折云：藏本重是也。今據補。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

兕虎。』○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兕虎
作虎兕。傳本趙本與此合。入山不恃備以救害，

○頤廣折曰：
由當作也。

故曰：『入軍

不備甲兵。

○盧文弨曰：張凌本作備。顧廣圻曰：藏本作成。禮經作誠。傅本作被。晉書文云：成。及後世家集解引張揖社被具也。故本。作備。王弼本作被甲兵以在己者。言明作。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先慎曰：乾道本容作害。顧廣圻云：今本作容。禮經亦作容。先慎案釋名容

用也。合乎宜之用也。審乃

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

：「無死地焉。」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焉字。傅本有。與此合。

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先慎曰：妙

上見五十章。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

致其福；務致其福，

○先慎曰：乾道本四字不重。盧文弨云：張凌本作致。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

則事除其禍，事除

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

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

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

則其從事

亦不疑，○先慎曰：乾道本其上者，明字。今據汲古本刪。

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

勇。』

○先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先慎曰：舊述上。今從行。

『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

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

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

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

故能廣。』

○顧廣圻曰：之下其有稅文。先慎曰：此典上故謂之善學生矣句同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

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

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先慎曰：大小高依上文作小大。

理定而

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

○王先謙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也。

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

慎曰：有備謀者
能決議於大府。

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

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

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

，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一也。謂下不當更有爲字。是

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

爲成事長。』
○顧廣圻曰：以下當有脫文。先慎曰：顧說非也。此當衍故
字。或衍是與字。上文或作是與曰。或作故曰。是其體。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

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

：『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
異。先慎曰：何本勝作正。案王注相懸而不礙於難。故勝也。

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

。天生也者，
○顧廣圻曰：德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此
解彼也。當是輕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

生心也。
○王先謙曰：有善心
故天教而生之。

故

是皆時本作勝。傳本誤。於爲作

以。勢字逆。老子慈上在夫字。

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

王先謙曰。盡下之字訓爲往。天下之道皆往生於其心。是以慈衛之也。

事必萬

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先

慎曰。河上王弼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道。孟頫作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也。先慎曰。各本連上。今依拾補分段。

所謂貌施也者，

○顧廣圻曰。德經作惟施是長。此未詳。先慎曰。貌。飾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施讀爲施。進。邪也。說詳老子集解。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

○先慎曰。緣大道甚夷而

緣大道甚夷而

馬好徑。河上公云。徑邪。不平正也。此大字衍。

佳麗也。

○先慎曰。謂服文采。

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

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

○顧廣圻曰。德經作田甚蕪。經典釋文。蕪。音無。

田荒則府倉虛，

○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

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

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

○先慎曰。上瀾河上公本。采作採。物本與此合。

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

以利劍刺之，

○先慎曰。國之受傷。猶身受利劍之刺。

故曰：『帶利劍。』

○先慎曰。此下未解。概飲食。疑有脫文。

諸夫飾

智故以至於傷國者，

○顧廣圻曰：十
一字爲一句。

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

貨有餘。』

○盧文弨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資貨下
文作貨。資，傅本作貨財。今本經作財貨非。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

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

○先慎曰：乾道本
作下無則字。顧廣

○先慎曰：今本有
○改從今本。

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

皆隨，

○先慎曰：鐘
古通用鐘。

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

，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

竽矣。

○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竽作琴。今按韓子自中竽。先慎曰：乾道本資貨作
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浚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琴字無矣。當依此訂。以上三章五十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

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

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

『拔。』

○先慎曰：此與
上故曰迷同例。

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

不能引之謂不拔。

○先慎曰：禮經善遠者不拔。

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

不爲動之謂不脫。

○先慎曰：禮經善遠者不脫。

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

謂祭祀不絕。

○顧廣圻曰：疏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禮經絕皆作報。經典釋文不。輟振劣反。喻老篇作輟。先慎曰：此亦當作輟。

身以積精爲德

，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

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

○顧廣圻曰：今禮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此合。下四句同。按禮經子道歷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慎曰：

疏寫本無

於字。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

○先慎曰：善字依拾補引馮校增。

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

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

○盧文弨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一例。顧廣圻曰：有當作乃。涉上下文

而誤

。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

。』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

。』

○顧廣圻曰：今禮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慎曰：作國者漢人避諱改也。邦與豐均。

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

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顧廣圻曰：傳本普作溥。按普溥同字也。

修身者，以此別

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滴觀息耗，則萬不失一。

慎曰：用此程法靜觀

動止。自無不知者。

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顧廣圻曰：藏本有此句。神經亦有

先慎曰：乾道本脫以鄉

觀鄉四字。據藏本補。

以邦觀邦，

○先慎曰：王弼

河上本邦作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

然也，以此。』

○顧廣圻曰：今德經案作何非。博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說。先慎曰：王弼本無知字。以上見五十三章。

韓非子集解卷六終

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

死高梁之東，○盧文弨曰：凌本疑作夏。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沒器。○先慎曰：十過篇云：國分爲三。

本篇作酒器。說文：沒，浸沃也。浸沃者今人之沒也。士虞禮明齊沒酒。鄭注：明齊，明水也。言以新水沒醴此酒也。

沒器，卽醴酒之器。淮南子醴酒作醴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楛承飲造於子重。楛少孫稱大楛也。飲器

，兼注：楛，楛也。曾爲酒器。後人不流沒字本義，遂以晉語少

沒於承而得文王三章注：少沒，小傾，言其易也。之沒，沒也。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

，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有土字。先慎

既定。故可霸王。案此與富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今據補有固者不務廣

土。先國自宜。邦基。○先慎曰：不求於外。先修其

內。身體無恙。故可富貴。不欲自害，

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顧廣圻曰：今據補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

字。本書當依德經於之下補足字爲當。作常人無欲心。則

能常守其真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既勝，○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虞文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

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禮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或其子曰：王欲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謂聖賢有籍田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諸谷。後有溪澗。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禮節不存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獨存。

○存在義同。言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

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

○顧廣圻曰：禮經

邦謂爲封。故九世

而祀不絕。

○先慎曰：史記後

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顧廣圻曰：禮經

兩不上皆有君子。子孫

以其祭祀，世世不輟。

○顧廣圻曰：禮經無以其世

孫叔敖之謂也。

○先慎曰：見

制在己曰重。

○先慎曰：乾道本

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靜，靜則能使躁；

王先慎曰：重可御輕。

靜可御躁。使之謂也。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

重也。

○顧廣圻曰：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合。下也字皆無。先慎曰：此典上二句

道經連文。不應有故曰二字。故曰當爲是以之誤。道經作是以即其證。傳本離下有其字。邦者，

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

○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七年

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自稱爲主父。此離其輜重者

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

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

○先慎曰：史文王四年。公子

死沙邱

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顧廣圻曰：臣當作本。傳本作本。釋與釋文云。本河

主父之謂也。

○先慎曰：以上見二十六章。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

○先慎曰：君於臣不濶，以謂言。則疑上之誤。

失則不

可復得也。

○先慎曰：失其勢重，則不得爲君。

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

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

○顧廣圻曰：道經無深字。先慎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人回改。並存深字耳。上人君之淵，亦無深字。即其證。

賞

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

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

而人臣乘其威，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

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先慎曰：六國爲邦作國。河上王弼通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觀齔傳亦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唯傳本作邦。案國爲邦字遊改。說見上。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勳。按觀示也。勳字非。

吳兵既勝齊人

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

○先慎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章注：五湖，今太湖。

○初學記七引揚州記曰：太湖一名笠澤。左哀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繫之笠澤是也。

故曰：將欲翕之，

○顧廣圻曰：傳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僞。河上本作翕。先慎曰古無僞字。

二字。梁簡文作歛。說文。歛。殯也。
歛有縮義。故與張爲對。翁乃歛之省文。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先慎曰。河上本欲或作使非。必固強之。

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
○先慎曰。將下當有欲字。遺之以廣車

○先慎曰。西周策。晉智伯欲伐共由。遺之大鐘。
載以廣車。四隨入以兵。高注。廣大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顧廣圻曰。遺初取作奪。

起事於無形，
○盧文弨曰。當分段。先慎曰。虞說誤。玉料勝強也。合上爲一章。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
○顧廣圻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

曰。是上當有故曰二字。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顧廣圻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

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傳本與此爲近之。先慎曰。類說是。以上見三十六章

有形之類，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
○先慎曰。河上王弼本。族。衆也。故

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均無兩之字。傳本有。是

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
○先慎曰。是以下有脫文。此當承上兩句言。乃與下引老子合。故曰：圖難於其易也，

爲大於其細也。
○盧文弨曰。張本雖下大下並有平字。顧廣圻曰。藏本有平字。傳本有無也字。今絕標平字也字皆無。千丈之隄，以螻蟻之

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王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室。烟當爲燧。漢誤爲煙。又轉其爲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燧。陳

萬頃本類去。說文。燧。火飛也。漢石經。一切釋音義十四引三倉云。燧。逆火也。呂氏春秋慎小謹云。巨防容燧。而深邑殺人。突泄一燧。而焚宮燒積。(今本燧字。小誤作燧。一切釋音義十三引此正作燧。淮南人開闢曰。千里之燧。以燧燭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燧燧。(今本亦誤作燧。御覽卷七百四引此正作燧。)

○詔並重與此同。世人多身少見燧。故諸書中燧。多誤作燧。(說見呂氏春秋燧火下。)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

○顧廣圻曰。曰字當衍。先慎曰。曰。曰即白字之誤而後者。

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

○先慎曰。易師丈人吉。鄭注。

丈之謂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以丈人爲位尊者之稱。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粘上塗。以備火之乘隙而入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

患，○先慎曰。初學記二。十五引難患互易。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

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先慎曰。各本無疾字。盧文弨云。無上脫疾字。彭序此說扁鵲修皆有疾字。今依拾補增。扁鵲出，桓侯曰

：『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

，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

見曰：『君子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先慎曰。乾

道本無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出字。先慎案史記亦有。今補補。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遠走，

○先慎

慎曰：口走。

桓侯故使人問之。

○先慎曰：後榜本無故字。

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

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問增坊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當有。先慎案是記亦有。今據補。

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

火齊之所及也；

○虛文弼曰：火齊，新序作火劑。先慎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郡中令循不得前。後漢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痊愈。又齊王太后病難於大小溲溺。飲火齊湯而病已。新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大乃火字之誤。依此訂正。

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

○虛文弼曰：屬字。新序無。

今在骨

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

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

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顧廣圻曰：曰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先慎

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

○先慎曰：各本連上，虛文弼曰：當分段。今從之。

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

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

厚待之，不若殺之，

○虛文弼曰：張凌本無待之二字。

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

○先慎曰：公當作君。

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

○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德，緣滅亡隨之耳。

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

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

○先慎曰：湯榜本已作以。

此二臣

者，皆爭於賤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顧廣圻曰：總經皆無兩也。字。先慎曰：見六十四章。

昔者紂爲象箸，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虞文編云當分段。今從之。

而箕子怖，

○虞文編曰：怖。史記淮南作嘯。凌本同。此。自作怖。後同。顧廣圻曰：怖當作怖。

下文及說林上同。先慎曰：顧說非。說文：怖，惶也。怖或从布聲。嘯，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嘯。按下文音懼其卒。故怖其始。卒音懼。則始音懼。不得於始即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嘯。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

作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鏹，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

，則必旄象豹胎；

○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虞文編云：必上段則字。張凌本有。今據補。顧廣圻曰：旄，旄也。旄，先慎按顧說誤。呂氏春秋木味篇：肉之美者。旄象之約。旄高注。旄，旄。

爭也。諸象二字。藝文類聚御覽均

作麗字誤。說林上篇。亦作麗象。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

○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短作短。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屬。文選注云。

取昭以短。短。視。視。視也。丁管切。依此短褐自有其出。不必改爲麗矣。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

○先慎曰：則下當有必字。

說林上有。是其證。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

○俞樾曰：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烙。史記索隱引鄭隱云。烙一音關。楊倞注。荀子譴兵篇云。烙音古黃反。觀鄭

楊所音皆烙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烙。蓋紂所爲亦相類。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

誤。惟炮烙似有二義。荀子譴兵篇。紂列比下。囚箕子。爲炮烙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烙爲齊銅柱加之炭上。令有

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也。已大笑。此則炮烙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

。聽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烙布火其下。炊食者於肉圃取肉。置烙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

方與肉圃糟邱酒池一類。且因爲象者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烙之刑。則不特與

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者亦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適理篇云。糟邱酒池肉圃爲烙。烙即炮烙。不謂炮烙。

而直曰爲烙。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烙也。其爲炮肉之烙明矣。高注。烙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

觸噴火而死。夫糟邱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烙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

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慎曰。本書亦有二義。如離一篇炮烙運斬涉者之證。

言離二篇兩言請解炮烙之刑。離助篇築紂爲高臺深池以害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是皆以炮烙爲淫刑。此

炮烙與肉圃糟邱酒池並言。則指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義之有二。而不知本書之義亦有二。故詳說之。登糟邱

。○先慎曰：最榜。

本。糟作曹。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見小曰明。○顧廣圻曰。今釋經曰作日。傳本與此合。先慎

曰。王弼作日。世南同。下同。見五十二章。

韓非子集解 卷七 喻老 九

句踐入宦於吳，

○先慎曰：勢運。上。今提行。

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

○顧廣圻曰：洗。他書又作先。先慎曰：洗先古通。謂

前馬而走。越謂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是也。古本賤役。至漢始以此名宦。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如淳云：前驅也。先或作洗。波翻傳作洗馬。是其證。

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引於作破。

文王見譽於王門，

○盧文弨曰：王即古玉字。顧廣圻曰：戰國策云：而武王魏於王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尊

高注：文王得拜。乃築臺。作玉門。相女。武王以此爲恥。而不忘也。王即玉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魏事。策編當加晉之爲。顏色不變，而武

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

○先慎曰：宦。趙本作官誤。

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顧廣圻曰：今總經無之字。傅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德本及漢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傅本作是以不吾病。今總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慎曰：此則不以爲病。故能除病。以上

見七十
一章。

宋之鄙人，

○盧文弨曰：下。二條皆當連。

得璞玉而獻之子罕。

○先慎曰：見左傳十五年傳。二柄爲有子罕。當則一人。

子罕不受

。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

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

：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顧廣圻曰：福本同。今本無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

○顧廣圻曰：周字句絕。禮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先慎曰：依

淮南作徐也。塗爲徐字形近之誤。後人又加土於其下耳。

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

○王潛曰：知當作時。先慎曰：王說是。道應訓時上有

知字乃誤衍。

當依此訂正。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

○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先慎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智。

今子

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

○先慎曰：高勝注。白。喜焚其書故舞之也。

故知者不

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

○王先謙曰：書字當在藏字上。

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

○先慎曰：河上公注。復之者，反本也。

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顧廣圻曰：傳本

及德經無歸字也。又傳本復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美。先慎曰：王弼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

○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慎曰：顧改非也。下四字悉返。其義甚明。物有定形。乘其機以

引導之。不待離家。而隨其自整以成形。

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

○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常主。動則物來順應。

宋人有爲其

君以象爲楮葉者，

○顧廣圻曰：象列子說符篇作玉。

三年而成。豐殺莖柯，

○顧廣圻曰：豐。列子作餘。先慎曰：作豐是。豐殺。

謂肥茂也。矜音所拜反。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

○先慎曰：列子闕。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亂作雜。別作辨。此

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

○顧廣圻曰：功。列子作巧。先慎曰：功當作巧。列子下文云：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張湛注：此明用巧能不足以體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即成此

巧字前之。功巧形近而誤。

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天地作造化。當作解。

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

一人之智，

○先慎曰：乾道本智上無之字。趙本有。依上文當有。改從趙本。

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

不能羨也；

○俞樾曰：羨當作榮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

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爲也。

○顧廣圻曰：恃字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輔。下也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先慎曰：治要引老子也作焉。以上見六十四章。

空窳者，神明之戶牖也；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詒云：當分段。今從拾補。

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

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

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

○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下知字今德經

傳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字亦作見。先慎曰。陶河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陶。閃也。閃陶。閃門中也。方言。凡相窺視。南楚謂之陶。考穴中窺視曰窺。門中窺視曰陶。老子楚人用楚語。作窺。韓子作陶。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

○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儲說右下皆同。先慎曰。顧說是。古於字作于。與子形近。淺人以為窺而妄刪之。下已改于爲於。故得存其真。

耳。虛本反據此以改。下文於字爲子誤。

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

○先慎曰。趙本主作王誤。「子

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

，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

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

○先慎曰。誘道誘馬於道也。

而先後心在於

臣上，何以調於馬。

○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尙。先慎曰。上尙古通。後榜本何作可誤。

此君之所以後也。」

○先慎曰。此當速下爲

一錄

白公勝慮亂，

○先慎曰。秦策高注。慮。謀也。

罷朝倒杖，而策銳貫輅，

○顧廣圻曰。淮南子潛應訓。列子說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

輅上貫輅。按輅。即輅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輅或爲蓋。可借說矣。先慎曰。御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輅作輅。

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

：『頓之忘，將何爲忘哉？』

○顧廣圻曰：爲淮南子列子作不。先慎曰：作不是爲字誤。

故曰：其出彌遠者，

其智彌少。

○顧廣圻曰：傅本及今本皆作無古字。少。傅本作辭。與各本異。

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

○王先謙曰：

思遠則

愈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

不見而明。

○顧廣圻曰：傅本及今本經。明皆作名。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

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先慎曰：趙孟頫本不作無。以上見四十七章。

楚莊王莅政三年，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弼云：當分段。凌本提行。今據改。

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

座○盧文弼曰：振而與王隱曰：

『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顧

廣圻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賞篇。不翅作不動。

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

將以長羽翼；

○先慎曰：乾道本長上有觀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觀字。今據刪。

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先慎曰：則。法也。

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殺知之矣。』處

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

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

○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

勝晉於河雍，

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

○王先謙曰：善字不當有。蓋與善形近誤衍。

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顧廣圻曰：傳本希作稀。按同字也。先慎曰：傳

本音作音。與各本全異。見四十一章。

楚莊王欲伐越，

○盧文弨曰：連下爲一條。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蹟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蹟與威王相接。

莊子諫曰

： ○先慎曰：乾道本莊作杜。顧廣圻云：楊注引此杜作莊。先慎案杜乃莊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莊。下同。今據改。

『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

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愚字。智之作之智。盧文弨云：愚字衍。張凌本無之。智當作智之。齊制屬

不知之智二字之倒。故疑有脫文。御覽引正作臣愚知之如目也。今據刪。

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

自見其睫，

○先慎曰：御覽引無百字。曠作會。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

。莊躄爲盜於境內，

○先慎曰：乾道本。躄上有蹠字。顧廣圻曰：躄本今本無蹠字。按蹠字當衍。荀子蹠兵篇在蹠起蹠分爲三四。楊倞注引此無蹠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躄將兵。又云：莊躄者。故楚莊王苗裔也。案躄楚莊王弟爲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篇云：莊躄之暴郢。高誘注：莊躄，楚威王之大盜。或當作威。又異川篇云：躄與企足。高誘注：企足，莊躄也。皆大盜人名。

謂漢作厲。較者勞改。遂致兩有。先慎按顯說是。今據刪。

而更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

，而欲伐越，

○先慎曰：乾道本欲上脫而字。虞文昭云：撰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亦有。今據補。

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

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末

有也字。下句同。先慎曰：自見老子作自知。此文上言臣愚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即以莊王李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承知人者智也而言。無作見之本。此見字即緣上兩見字而誤。非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

知。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

○先慎曰

御覽三百七十八引無也字。

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

，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

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

謂強。

○先慎曰：以上見三十三章。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

而費仲無道也。

○先慎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

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

公於涓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先慎曰：知誤爲習。○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公注龜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是謂要妙。○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公注龜通

說林上第二十二

○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慎曰：秦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先慎曰：以己同。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先慎曰：言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也。賦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

○顧國曰：事字衍文。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僕與行爲官名。言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誤

以行。連置。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先慎曰：長音直耳切。公雖爲僕

，王猶使之於公也。○先慎曰：言雖受僕之職。而行之事猶使公。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

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罔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

○先慎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作謂。今據正。

「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

蚤蝨也。」

○先慎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子作視之。盧文弨云：已張浚本作君。浚本不理孔子。藏本浚本之作子。顧廣圻云：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先慎案趙本君亦作已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

今據刪。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

○顧廣圻曰：白，戰國韓策作九。

將復立於天子，

○先慎曰：立於二字當衍。策無。

彭喜謂鄭

君曰：

○顧廣圻曰：彭策作房。鄭君策作韓王。按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即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韋本書七街齊魏王謂鄭王曰：又固梁鄭六轂齊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證也。

「君勿聽

，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

○先慎曰：羣馬路反。

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
○先慎曰：策大。小下並有國字。

晉人伐邢，

○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

不亡，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

救之以敵晉，齊實利。」

○先慎曰：齊當爲其。誤。下其名。美。此言其實利。明不當作。

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

美。』○王潛曰。實字衍。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顧廣圻曰。燕策云。獲丑。先慎曰。吳越春秋作伍子胥。典此同。邊候得之。

○先慎曰。候。吏也。吳越春秋作闕吏欲執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今我已亡之矣。』

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引候上有邊字。四字作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闕吏。因宮形正作因字。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其族人曰：『晉近，奚不

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

，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作宣。先慎曰。十過篇作宣。典此同。魏宣子弗予。任章曰：

『何故不予？』○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作任章。按魏策典此同。古今人表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閒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儲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卽王之誤。任王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

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先慎曰。請當爲索。上下文並作索。策亦作索。任章曰：『無

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

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

矣。

○盧文弨曰。伯與凌本作氏。先慎曰。策亦作氏。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予之。」

○先慎曰。王應麟對此爲蘇秦所讀周書陰符之類。

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

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

○先慎曰。質。的也。存韓黨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美正同。

君曰：「善

。」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

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先慎曰。策自作遂。說苑亦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

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

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先慎曰。輟一本作輟。

弄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

○顧廣圻曰。宋衛領無孫字。

○顧廣圻曰。數當從從作動。高注。動。力也。

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

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

憂也。而荆王說，○先慎曰：策說下有長字。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

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

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顧廣圻曰：刻道策作利。『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

，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

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許之策有。

數於後策作勤。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顧廣圻曰：鷓子非儒籍。乃樹鷓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即其事也。說亦臣術。陳威子謂鷓夷子皮。田成子去齊，走而

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澗澤之蛇乎？

澤澗，○先慎曰：各本作澤澤誤倒。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澤澗。今據改。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一

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

行，○先慎曰：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類聚即人必以我爲神君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盧文弨云：人必字。盧文弨云：人

下脫必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即

雙半類賦引有必字。今據補。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按不當

有。先慎案兩行二字不當省。藝文類聚即雙半類賦引亦有。今據補。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

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

。」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

○顧廣圻曰：句絕。

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

○顧廣圻曰：周旋無問之曰客四字。耶作即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

問其巷而不知也，

○先慎曰：各本卷下衍人字。周旋作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字。此涉上文而誤。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

無人字。今據刪。

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

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先慎曰：詩小雅北山之篇。

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

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膠留曰：

○顧廣圻曰。樓諫並作樓。案樓樓同字。本書雖一篇作樓。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吾欲兩用公仲公叔

，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闚止而

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

○先慎曰。雖一篇犀首張儀作樓覆。餘亦不同。

今王兩用之

，其多力者樹其黨，

○顧廣圻曰。此樹上脫內字。簡有。

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

○顧廣圻曰。有。簡作。

或。按或。

以驕主，內

○顧廣圻曰。此內字即上文樹下內字錯移在此。

有外爲交以削地，

○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

列古裂字。長九三日長其限。列其黨。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割列繡縹。管子五輔篇曰。博帶擊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驂列兩服入駟。裂。分也。言借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爲削。說文。削。分解也。從刀。冑聲。裂。治餘也。從衣。削聲。今九

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爲削。則後人亦必致爲裂矣。則王之國危矣。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

○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綴作編。無寐字。

宋君曰：

○先慎曰。御覽引宋作梁。

「醉足以亡裘

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

○盧文弨曰。而字蓋云衍。先慎曰。今

在酒誥中揚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是漢時已無酒誥。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並康誥快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常酒也。

○盧文弨曰。若字舊誤在上彝酒下。孫移正。先慎曰。孫移是。今從之。常酒。謂於飲酒也。

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

○先慎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隰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五事類賦三十引也無於字而字。今據刪。

春往冬反，

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

水。』

○先慎曰：各本寸上有一字。而下有勿字。意林及御覽卷三十七又九百四十七事類賦引無一字勿字。今據刪。

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

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

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先慎曰：乾道本聖人上無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此謂管仲隰朋之聖。尚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己之

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

』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

說王曰：『臣問謁者，

○先慎曰：楚策三重謁者二字是也。此脫。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

無罪，而罪在謁者也。

○先慎曰：謁者楚策云可食。故食者不任罪。

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斃

臣，是死藥也，是客欺主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眎其一目，奚如？」

○先慎曰：眎，仰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蹠。下同。注云：大叶切。閉目也。蓋卽韓子舊注玉篇。蹠，閉一目也。本此

爲謂。眎爲目旁。毛。美稱爾。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眎，君奚爲不殺？」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作對眎兩目。君奚弗殺。君曰：「不能勿眎。」惠子曰：「田駟東欺齊侯，

○先慎曰：各本欺作慢。顧廣圻云：慢讀爲眎。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慢並作欺。是也。下駟之欺人。正承此欺字音。明不當作慢。今據改。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

瞽也。君奚怨焉？」○先慎曰：瞽以閉目爲常。駟以欺人爲常。苦與性成。又何尤於。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先慎曰：欲結探晉楚。故使公子宦焉。乾道本上官字作宦。據趙本改。犁鉏曰

：「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

魯患其不救乎？一

嚴遂不善周君，

○虞文伯曰：周君二字當重。

患之，馮沮曰：

○顧廣圻曰：卽周進之馮且也。沮且同字。

「嚴遂相而韓

傀貴於君，

○顧廣圻曰：與本書六卷篇及韓非不同。

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公自問張

譴曰：

○先慎曰：各本無公字。拾補自改君。顧廣圻云：居謂作君。月當作日。先慎案居一月。與上孟孫陳及六卷篇居三月文法正同。虞顧二家。不知自上脫公字。故改上下文以就其義。皆非也。卽卷八百一引有

公字。今

據補。『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

○先慎曰：卽韓引無庸字。

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

○先慎曰：治要御覽六百四十五初學記十七引無而字。中山策亦無。說苑費德篇而作以。

其子在中山，中

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噉之，盡一杯。

○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

卽覽初學記引噉當作噉。淮南人間訓作噉三杯。

文侯謂堵師贊曰：

○顧廣圻曰：堵魏策作魏。姚校云：按語作堵。

「樂羊以我故，而食

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

○先慎曰：吳

譯注。謂。歸也。

則樂羊歸自中山也。**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

○先慎曰。各本孟下疑行。治要連上自樂羊爲好。至秦西巴以有罪

登貨爲一條是也。今據改。

使秦西巴持之歸。

○先慎曰。各本持之歸。作執之持歸。案載之持歸語重復。蓋一本作載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合爲一。又誤乙持字於之下耳。治要藝

文類聚六十六即覽八百二十二引無載字。

說苑亦無。今據改。淮南子作持歸空之。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即

覽引之字。作

其母二字。孟孫適至而求麋，

○先慎曰。各本適作歸。案歸至二字複。今據奪。文類聚即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麋安在。答曰：

「余弗

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

○先慎曰。淮南子說苑居三

月。作居

一年。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

忍斃，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

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先慎曰。各本西巴作巴西。案上兩云西巴此誤。治要正作西巴。今據改。藝文類聚引並上亦誤作巴西。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

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

，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

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今據補。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廣文引云：脫。凌本有。先慎案御覽七百六十引有而字。喻老亦有。今據補。

以爲象箸必不盛

羹於土鏹，

○先慎曰：乾道本不上無必字。鏹作鏹。廣文引云：凌本有必字。先慎案喻老亦有必字。鏹作鏹。御覽七百五十九引同。今據改。

則必犀玉之杯，玉

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

之下，

○先慎曰：喻老篇作而食於茅屋之下。

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

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

○顧廣圻曰：萌當作明。

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

天下不足也。

○先慎曰：知不滿意欲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

○江聲曰：商蓋。商奄也。

辛公甲曰：

○先慎曰：卽辛甲。周太史。見左傳四年傳。一曰辛尹。晉語所謂文王訪

於辛尹者也。

「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

矣。

耐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顧廣圻曰：懼當作懼。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

箕子。箕子謂其徒曰：

○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徒作從。

『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

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

○先慎曰。禮王制正義云。生絹曰縞。

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

『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

○先慎曰。說文。屨。履也。履。足所依也。

是屨爲足履之通稱。

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

○先慎曰。禮王制。禮注。殷尚白而縞衣裳。是因以前衣裳皆用縞。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則周人惟冠用縞耳。

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

陳軫貴於魏王

○顧廣圻曰。魏策云田璆。按田陳同字。軫。當依命所請。

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

之卽生，倒樹之卽生，

○先慎曰。斲卽作則。二字通。

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

人拔之，則母生楊矣。

○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虞文弼云。浸水則作卽。楊下有矣字。先慎案亦有。今據補。

至以十人之衆，

文弼曰。浸水。作夫。先慎曰。斲作故。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

皦，

○先慎曰：乾道本皦上無而字。顧應折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而字。今據補。皦乃皦之俗字。廣雅釋官：皦，縮也。又胸之假借。說文：胸，下云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胸，胸也。音女六反。皦相近。故通用。此言人血盡。

則皮肉皆縮。已皦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

○先慎曰：言不能爲樂也。趙本

及作反

誤。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

○先慎曰：見人表第五。

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

之樹蔽之，

○王先謙曰：家之二字誤倒。

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

○先慎曰：離，割也。見儀禮士冠禮注。動者所短反。言斧割其樹，創未多也。

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

○先慎曰

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

事，○盧文弨曰：大事二字。張作寧亦大三字。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

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

○先慎曰：莊子山水篇。楊作楊。穆文司馬云：陽朱也。案楊陽二字古通。本書自作楊。下楊朱之弟及此皆作楊。東之當依許子作宿。於下蓋逆旅字。

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

○先慎曰：莊子作逆旅。

小子對

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

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先慎曰：行音下雲。反。去音起呂反。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

也。』

○先慎曰：書發釋鄭注成。猶終也。國語周。曰：成。德之終也。終與同室。未可必也。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

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

○盧文弨曰：反上脫自字。張浚本有。先慎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引此正同。張浚本下文而野自字耳。

其父

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顧廣舟曰：知謂爲智。

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

類也。

○先慎曰：人主令臣聚斂附益。舊指國體。與教其嫁子無異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

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而字。御覽八百十引無。今據新。

遂去中山。其御曰：

及見乃始善我，

○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反。顧瓚云：藏本今本反作及。先慎案及反形相近。又涉上文而誤。今據改。御覽引及見二字作矣。

何故去之！魯

丹曰：『夫以人言善我，

○先慎曰：意林有者字。

必以人言罪我。』

○先慎曰：意林有也字。

未出境，

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制，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

○先慎曰：以下當有好士之三字。此謂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爲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與此語句一律。明此說好士之三字。淮南時期訓注爲故也。

公

孫友自刑而尊百里，

○盧文弨曰：友當作支。先慎曰：尊說是。左傳作枝。枝支同字。

豎刁自宮而詔桓公。其自刑

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

○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盧文弨云：所下脫以字。初淺本有。先慎案此與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

慧子曰：

○盧文弨曰：慧惠同。『狂者東走，本狂作往。』

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

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集解卷八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顧廣圻曰。藏本連別爲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蹠馬，其一人舉蹠馬

，其一人

○顧廣圻曰。今本無此六字。按有者衍也。先慎曰。此六字當在上下文自以爲失但上。上行。此字其繼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釋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舉蹠馬其一人

。卽謂舉蹠馬之一人。因傳寫誤審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爲幾句。遺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深刪此六字耳。蓋一人舉蹠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蹠。故舉蹠馬之一人。自以爲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非

失相也。文字極爲從順。

一穆或誤。遂不可讀。

從後面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爲失相。其

一人曰：『子非失相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增折云：今本人下有曰字。今據補。

此其爲馬也，踧肩而腫

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

蹠馬，而拙於任腫膝。』

○顧廣圻曰：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愈闕曰

從之。然上文云：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蹠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蹠馬。而拙於任腫膝乎。疑曰：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釋也。蓋徒知其爲蹠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蹠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俱。又涉上下文請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復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先慎曰：趙本任下無在字。是誤以在字爲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與愈說合。今據刪。

夫事有所必歸，

而以有所。○先慎曰：錯意不究。疑有脫文。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

猿於桺中，則與豚同。』○先慎曰：魚林桺中二字作桺。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

○先慎曰：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

十八引身下有見字。今據補。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謂藏

室之尊處也。已處於尊。客坐於旁。故文子以爲侮而不敬也。

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

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

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禮文》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周尚翮羽。李善注引此。亦作周周。顧廣圻曰：雖周同字。集韻又云翮翮者即此。重首而屈尾，將欲

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

羽也。○《通雅》曰：雖有脫文。鱣似蛇，即鱣魚字。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

起。漁者持鱣，○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九引。林作取。下七游篇作擬。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先慎曰：事類賦賁諸作賁育。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以千里之馬時一

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物覽八百九十六引並有以字有字。今據增。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

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孫詒讓曰：此所引。齊逸周書佚文。淮南子汜論訓云：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稀也。高注：用，可舌相濟也。常，謂君常也。稀，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皆不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者，致事之常。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爲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爲文。故文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稀

韓非子集解 卷八 說林下

用也。卽釋與淮南書謂。蓋尙得其情。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蓋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官。與淮南子文子官權略同。韓子引之者。以况千里馬時一其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爲當耳。

桓赫曰：

○顧廣圻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後可復者也

，則事寡敗矣。』

○先慎曰。乾道本後作不。盧文弨云。不字衍。先慎案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

，○先慎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

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

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

○先慎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與。

比

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

○先慎曰。二人能料國事之成敗。而不知己之生死。

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

乎？』

○顧廣圻曰。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並也。

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主當作生。

呂氏春秋有貴生卽其義。宋君貴取其生。輕賊其國。則太宰長挫宋。故委坐而無難於太宰矣。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

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母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

○王引之曰：鞅爲馬嚼韉，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讓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體也。響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體也。或謂之拾

或謂之選。響於左臂，所以扞弦也。故曰：執決持扞。擲弓闔機，始風尤剛。童子佩鞅，毛傳曰：鞅，決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微。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每矢釐增戈挾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挾，謂引弦驅也。拾，謂隨扞也。解射禮則決遂。鄭注曰：決，與闔也。以象骨爲之。響有大鞅指，以鉤也。闔體也。遂，射體也。以象爲之。響左臂所以隨弦也。內則曰：右佩決捍。漢子春秋篇曰：丈夫釋決捍。挾挾也與決同。捍，捍也與扞同。

操弓闔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

○王引之曰：扞弓當作扞弓。

扞字從手，不從干。扞，引弓也。說文：弣滿弓有所嚮也。字或作扞。大戴南經有人方扞弓射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扞。呂氏春秋墮惡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烏鵲之弓。高注曰：扞，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委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水滸難而扞字皆誤。惟山海經不誤。則類有郭音也。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

○先慎曰：說文臣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澗義。新附云：澗，水邊也。水至於澗，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許君說管子而無涯字。

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

○先慎曰：乾河本富上有以字。顯城折云：今本無上以字。

介編

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先慎曰：亡道爲之。謂欲富無

厭。故忘

其涯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

○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無玉字。

因佯失而

毀之，負其百金，

○孫詒讓曰：負其百金者。謂價其值百金。負。嗣後世言陪也。韓詩外傳。才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者。○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九。私物一備十。迎衛宋紀。胡三省注云：備。陪償。今人多云。陪備。良陪。○聲近字通。陪。今俗作陪。古無此字。

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

○顧廣圻曰：今水溢作溢。先慎曰：御覽引作得千溢焉。

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母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撤鹿。」

○盧文弨曰：撤。音義。勞擊也。見

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

判令公子將伐陳，

○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伐陳。杜注子西子。此言公子。當即公孫朝。

丈人送之曰：「晉強，

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

可，吾方慮陳南門之外。」

○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即爲慮於南門之外。疑公子所取爲更易矣。

公子曰：「是何也

？』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蟲食虻，相與訟。○先慎曰：各本無食虻二字。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有。今據補。一蟲過之，○先慎曰：御覽引過作過。曰：『訟

者奚說？』三蟲曰：『爭肥饒之地。』一蟲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

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寒後三戌。服祭百神。詩：汝墳。釋文：整人名。火曰燥。耳讀爲耶。言若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耶。若又奚患於是？

』乃相與聚噉其身而食之。○先慎曰：各本自作母。御覽引作身是。今據改。堯，人乃弗殺，○顧廣圻曰：堯首平此

藏本。或作

蟲有蠅者，或作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先慎曰：乾道本蠅作蠅。爭殺下無也字。有因自殺三字。據檀本補作蠅。遂相殺下有食自殺三字。虞文弼云：蠅或作非。據顧氏家訓地學諸改正作蠅。爭下脫食字。頗有。張不同。說下也字衍。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顧改。下蠅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

韓非子集解 卷八 說林下

字詰。媿亦古之媿字。舊注當云或作媿。藏本今本作作媿。王潛云。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媿也。藏本爭下有食字。先慎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媿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

人臣之爭事

而亡其國者，皆媿類也。

○先慎曰。乾道本媿作媿。說見上。

宮有聖，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聖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題本提行。

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

，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

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

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

○先慎曰。乾道本滿下

字。盧文弨云。下邊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凌本刪。先慎案八字涉下文而復衍。顧廣圻則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

子姑待之。」答曰：

「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盧文弨云。之字張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

故曰：

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

曲，直爲直。」

○先慎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子西之誤。子貢導其釣名。子西曰：寬哉。不被於利。何必釣名。絜哉。民性有恆。謂我有恆性。無庸導也。恆性若何。曲者則爲

曲。直者則爲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即指子西

○先慎曰：各本同

曲爲曲直爲直之謂。此孔子聞之。而知其不免也。今誤子西爲孔子。義不可通。

揚行誤。『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

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

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

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

○先慎曰：孟子趙注。振。揚也。

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

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

○顧廣圻曰。趨魏策作齊。
按又作齊。皆同字。

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

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

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

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先慎曰。策
作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
策云只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

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

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

○先慎曰。乾濟本
先作相。顧廣圻云

• 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
懼案作先者是。今據改。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

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去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首者舟之誤。本書說林上篇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蘇。呂氏春秋權勳篇作夙蘇。高誘注或作仇首。夙

吾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衣衾縣。漢書地理志同。

而道難不通，

○先慎曰：呂氏春秋作而無道也。此難不二字疑衍其一。

乃鑄大鐘遺仇由之

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

○顧廣圻曰：曼呂氏春秋作曼。先慎曰：枝即覽五百七十五引作之。

下同

「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

○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以。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先慎案御覽引正作必。今據改。

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顧廣圻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逐衛七日。先慎曰：御覽引作十月。

越已

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

，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

。」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盧文弨曰：以說藏本作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

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

如路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顧廣圻曰：說苑借
詳籍云：遂取吳國。

以路之。

荆伐陳，○先慎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
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

○顧廣圻曰：說苑指武篇云：雨十日十夜晴。按星正字作性。說文雨而夜餘星見也。集韻有性晴曜三文。先慎曰：姓
星疊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規。精明也。章昭注。
精。精明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暉。雨止無雲也。是暉性
精。精今之晴字。而詩作星與本書同。明古文通用星字。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

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

見荆陳而反。○先慎曰：御覽
十引陳作有戒。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

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王潛曰：子字衍。筆無。孫詒讓曰：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
宋可舉。則子字似非衍。先慎曰：子字不當有。存韓篇亦誤。孫說

非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

『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

，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顧廣圻曰：搆策作
誑。按搆誑同字。齊伐魯，

索說鼎。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已
新序節士篇云：齊鼎。

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

『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
新序云柳下季。

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

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

○先慎曰：各本之下
有信字。俞樾云：信

字衍文。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因愛鼎。不愛信也。潘下句而衍
信字。則義不可通。先慎案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一引無信字。今據刪。

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母恢

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先慎
曰：效

○致也。皆爲韓君以兵車爲其弟之效。
否則皆爲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

○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齊近無。新序雜
事同。將作欲。先慎案無曰字是。御覽一百九十二引正無曰字。今據刪。

客多以諫

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

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

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絳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降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轍不城薛。

○盛文詁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與齊曰：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先慎曰：此當各依本書。轍乃輓之譌。本書輓輒多互亂。御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薛。蓋不將輓爲輓之譌。而誤割之也。

荆王弟在秦，

○先慎曰：說苑權。謀篇云帶公子午。

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

○先慎曰：御覽八。自十引射作射。

『資臣

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先慎曰：乾道本遺作壺。今據原本改下同。或苑正作壺。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壺丘。注壺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先慎曰：御覽無也字。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

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

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顧廣圻曰：藏本鍊作鍊。鎰作鎰。按作鎰是也。鍊當作鍊。鍊鍊同字也。先

慎曰：御覽同。藏本鎰不可從。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車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以百鎰鎰金遺晉。語自可通。毋所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

一飲而止，則無逆者。』○顧廣圻曰：藏本令水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溺。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可逆。又云子其使逆之。以其不休也，

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先慎曰：說雜篇鄭作宋。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

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先慎曰：以上寫有其家二字。說雜

篇作其家甚智其子。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盧文弨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

疵之罪，

○先慎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字。今據刪。

道無明過之惡。

○先慎曰：各本惡作怨。藝文類聚御

覽初學記引作惡。今據改。

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

性急，故佩韋以自緩；

○先慎曰：各本自緩作緩已。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緩已作自緩已。案自字是。佩韋以自緩。典佩絃以自急。文法正同。已字誤衍。御覽四百五

十九意林引變作自緩。無已字。今據改。

董安子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先慎曰：治要安作閱。說見雜百篇。意林心作性是。

故以有

餘補不足，

○先慎曰：張榜本無有字。虞文類聚云：脫。張凌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先慎案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以上有能字是。類聚御覽並無有字。

以長續

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勤，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虞文類聚云：世。凌本作勢。先慎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先慎曰：治要朱作世。下

同。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先慎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長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傾道不可而

言。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

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盧文弨曰：賢聖發

機。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先

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弨云：摺下脫之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

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先慎

謂：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削於法之外，○顧廣圻曰：繩本同。今本斷作斷。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按繩

作繩。大體篇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

內。孤憤篇必在繩之外矣。是其證。

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

之所安，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顧廣圻云：歲本今本於作之。今據改。

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

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

則令不行也。

○盧文弨曰：凌本無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

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

○盧文弨曰：常。張校本

作長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

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

○盧文弨曰：與當作飢

下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

○盧文弨曰：凌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其

道順。故後世服。

○先慎曰：句絕。

今使人饑寒去衣食，

○先慎曰：乾道本作令人去饑寒。盧文弨云：從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

先慎案：校是。今依改。顧廣圻前作今者說。以令字屬上讀非。

雖賞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

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遲誤。先慎曰。盧文弨云。張凌本亦作則。上以無厭責己盡，則

下對無有；○先慎曰。既盡而猶宋之。故下以實對。無有則輕法。○先慎曰。乾讀本無無有二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有。按當取下對無有四字。先慎案顧說是也。

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

其病也，以刀刺骨；○先慎曰。其字當爲甚之聲。問字其病與危國相對爲文。明其爲甚之誤。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卽其證。聖人之救危

國也，以忠拂耳。○先慎曰。忠音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

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

耳。○先慎曰。謂以拂耳之言爲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矢，○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壽安之

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

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

，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

○先慎曰。虛文相拾補。改身爲臣。顧廣圻云。此二句以其方與其身相對。言人主當慎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當貴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先慎案顧說是。

故國不得一安

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

○顧廣圻曰。乾道本此下兼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先慎曰。道藏本今

本浩。今據刪。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

○虛文曰。齊下脫故字。張凌本有。先慎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誤。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

故臣得奪主，○先慎曰。此指田成而言。殺天子也，○虛文曰。凌本作以成其篡弑也。顧廣圻曰。故臣得奪主，

萬乘也。何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衛王割疆之書。史記云於是請侯將曰桀紂。天子也。何與上文故齊下文使假以天性剖背，是其貴矣。先慎曰。顧說是。凌本不得其義而改之耳。而無是非，賞於無功，

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僞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

○先慎曰。乾

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儒下有爲字。先慎案詐僞爲是。天性爲非。相對此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大有矣

字誤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

○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盧文弨云：凌本正作而。顧

廣圻云：正字當衍。先慎案顧說是。今依凌本改。○趙用賢云：近失正國之理也。其體誤本而爲之辭不可從。

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

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

當世而道行，

○先慎曰：乾道本道作遠。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作道。先慎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即指道行而言。明道字形近而誤。今據改。

舜無置錐之地於

後世而德結；

○先慎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心二字。

能立道於往古，

○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名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

而垂

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

○盧文弨曰：

其備足以必完句。凌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

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

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

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

○先慎曰：此

當有脫字。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

○先慎曰：此本皆作出是。

以死子胥之節。用

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中作守。先慎曰：中字是。中爲金石。卽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

心而官。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

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

而掇金；

○先慎曰：乾道本不飛赴谿而掇金五字。據河藏本補。

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

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

○先

慎曰：已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已不能守盜跖得而取之。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

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

○先慎曰：乾道本貞下有平字。按平字通下文而衍。今從舊本刪。

則天下公

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

先慎曰：乾道本編作耳。顧廣圻云：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解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離法失人。

不能禁止臣下終有田常盜跖之禍。顧說器甚。趙本耳作禍是也。本依改。何也？

先慎曰：乾道本何作可。今據趙本改。今天下

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

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

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

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

失發，

先慎曰：不失發乾道本作失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下有字。乾道本作發。今據改。

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

顧廣圻曰：藏本同。

而盜跖止。

王先謙曰：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

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

王先謙曰：此宰予諱齊簡公臣。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闕止。或即以爲孔子弟子宰我也。六卿皆臣言無事爭奪亡滅之禍。故闕

書不得而載著。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

齒傾取之患。

○先慎曰：拾補賦作曠。虞文韶云：曠張凌本作曠。先慎案作曠者是。莊子說劍篇：曠日而誤難。

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

○先慎曰：乾濟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而無扼腕聚唇嗟惜之禍，

○虞文韶曰：扼腕同。

服虎而不以

桀，禁姦而不以法，寒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

故設桀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

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

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

○先慎曰：乾

道本不下有獨字。虞文韶云：凌本無獨字。今據刪。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

○虞文韶曰：恃凌本作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位

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

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

，利莫長於如此。

○先慎曰：如字衍。

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

明於尊位必賞，

○虞文韶曰：賞凌本作法。

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

育之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

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

○王潛曰：燕字有誤。

不以財易

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慎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虛文弼曰：馬凌本作矯。王先謙曰：凌本非也。馬服謂趙括。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慎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虛文弼云：訟字秦本無，顧廣圻云：訟字衍。此凌下句而誤。先慎案節令篇亦無訟字。今據秦本刪。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穀

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

○先慎曰：各本無任字。即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妄意度與任心治相對爲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

不能正一

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度。字。均誤解。考篇妄作志。說詳彼。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

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王先謙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剗。先慎曰。申音丁仲反。使中主守法術，

拙匠執規矩尺寸，○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無。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引並作執。則萬不失矣。○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妄作一。君人者

，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先慎曰。治要。守上有而字。則人力盡而功

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

者少罪，而不見偏剖背，○先慎曰。此宋康王事。安危篇云。誅於無罪。使偏以天性剖背是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

，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

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圻曰。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書用承此。以法教

心，○顧廣圻曰。此數字。誤。未詳所當作。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心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有心字。按依上文當刪補。今據改。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

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

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先徹曰：安危篇云。

一曰新削於繩之內。二曰新割於繩之外是也。因攢而縫，○愈據曰：攢字無義。當作替。荀子試精替以爲父。楊倞注：替形似誤而大。是替亦度類。故曰因替而縫也。說文金部：錙可以縱者物者。替即錙

之觀字亦或作摺。周易豫九四朋盍摺章作摺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摺。傳寫因誤爲攢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

，故上君明而少怒，○順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

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

，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

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

，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

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既當誅而反以德釋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

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

○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圻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誤。今據改。

人臣失所長

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

○先慎曰：乾道本不使行。今依趙本。

則燕不用，魯不附，見

憎不能盡力而務功，

○顧廣圻曰：減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

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

，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

○顧廣圻曰：減本同。今本小作而誤。

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

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先慎曰：敷當作被。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

○先慎曰：乾道本述上。今依道本提行。

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赅聖，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

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日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先慎曰：月說林上梓穆公條。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

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

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虞文昭云：則下脫不字。凌本有。先慎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得人心，則不趨

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先慎曰：各本逆上有推字

案推即逆字誤而行者。治要無。今據刪。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

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

谿，○先慎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十。虞文昭云：則字凌本作而下。二字。十。張凌本作千。先慎案意林則作下。十作千。今據改。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

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

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先慎曰：白孔六帖十。一引兩船字應作舟。非千鈞輕

而錙銖重也，○先慎曰：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虞文昭云：金藏本作鈞。先慎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有勢之與

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

○虛文韻曰：尊主下馮校添

以尊二字。持。張本作待。王澐曰：當訂一主字。先慎曰：王說是。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須。

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

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圖，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右左互易。

故曰：至

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

○先慎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是字當衍。今本巧下有便字誤。張本無。先慎案有便字是。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爲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

立功者不足於方，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

○虛文韻曰：張。凌本無者字。

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

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

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顯廣圻云：藏本明作名。下渭云：文選解嘲注引此 ○顯廣圻曰：藏本同 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顯廣圻曰：藏本同 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

○虞文弼曰：孫詒讓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

望天地，觀江

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

○先慎曰：御覽引智作

不以私累己，

○先慎曰：治要私作心。

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

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

繩之外，不推繩之內，

○先慎曰：用人罰云。隨繩而斲是也。

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

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

在乎人。故至安之世，

○先慎曰：乾道本理上有致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致字。先慎案數即至字誤而復者。改從今本。

法如朝露，純樸

不散，

○先慎曰：乾道本樸作撲。今從道本改。

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道路，旌

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署名

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

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鉤作鈞。

視規矩，舉繩墨，而正

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

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

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

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

不可。

○虛文曰：少凌本作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

○先慎曰：乾道本畢作畢。今據治要改作畢。

太山不立

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

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

○先儒曰：治要歷作措。

上無忿怒之毒，

○先儒曰：治要毒作恚。注

云志作毒。

下無伏怨之患，

○先儒曰：治要怨毒作愆。改之。

上下交順，

○先儒曰：乾道本順作捷。虛文。注云：捷授本作順。今據改。

以道爲

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集解 卷八 大體

三六

韓非子集解卷八終

韓非子集解卷九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

○先慎曰：即內儲說下。

七術：一曰衆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衆

直·必參驗而聽觀也。○先慎曰·注誤·方官十條未紀緒也·兩楚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未紀緒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屬序箋·故猶端也·疏並云·端·謂頭緒也·此謂頭緒衆多·則必參視·否則誠不得聞·而爲臣奉隨矣·若謂爲直·則與下文不合·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其下，

專聽一理必有失·費下不一能則不明

○先慎曰·費下謂責臣下專司之事·下云費下則人臣不參是也·注未明斷·

五曰疑詔詭使，

疑危而制之·詭聽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慎曰·乾道本注詭而下行同字·今從祖本刪·

六曰挾知而問，○先慎曰·下文知作智·字同·七曰倒言反事，

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真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

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歸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虞文昭云·本提行·今據改·

聽有門戶，則臣壅

塞，

其說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先慎曰。拾補應改填。○虛文強云。後凡掩字皆水作壅。先慎按趙本注。其作各。

其說在侏儒之夢見寇，

侏儒夢見

○首應有一人揚。則後人不見。此誤。○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字。頭應切云。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改從今本。

哀公之稱莫衆而迷。

公百謀事無衆

故迷。孔子對舉國與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

故齊人見河伯，

齊王專信一人。故被

與惠子之言亡其半

也。

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題。虛文強曰。注半疑下野有半二字。

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

叔孫專聽豎牛。故曰

而江乙之說制俗也。

制俗不言人惡。故自公得以爲亂。○先慎曰。乾道本乙作乞。下同。顧廣圻云。惡本乞作乙是也。先慎案衛正作乙。今恐其所賣臣妾掩己。故更賣臣妾以敵之。

○

嗣公欲治不知，

故使有敵。是以明

主推積鐵之類，

而察一市之患。

積鐵爲室。盡以備失。則體不傷。積疑爲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

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况三人乎。○先慎曰

乾道本注虎上行之字。今從趙本刪。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

說在董子之行石邑，

董子至石邑。泉深淵以立法。故趙國治也。

與子產之教游吉也，

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先慎曰。趙本

注大誤

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

作吏。故仲尼說隕霜，

則以實殺而不殺故也。

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

將行以樂池不專任

以刑置之柄。故去之。盧文弨曰：注將行一本有官名二字。

而公孫鞅重輕罪。

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

是以麗水之金

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極重。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地者。故雖重罪不止也。○先慎曰：守當作止。註不誤。

而積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

故也。

成歡以太仁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盧文弨曰：成歡後作讓。荀子解蔽篇作歡。之聲讀。注或為歡。驢為馬本字。孟字驢則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驢。皆以驢為歡樂字。驢歡讀音樂。雙同。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驢公羊作驢。史記作歡。是其證。荀子揚注引成作歡誤。說見下。

慈惠亡魏王。

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盧文弨曰：注上其子一本無。先慎曰：乾道本注說知字。今從道本。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知治國常道。禁人之厚

罪。不用命者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告

罪。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

諷。欺也。○先慎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願廣所安。咸本令本無也字。先儒案無也字是也。下不用與下輕死句法一律。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父子稱若獸鹿。

獸鹿性就藪草。病

人臣之歸厚也。故越王焚

宮室，

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

而吳起倚車轅，

賞移轅者。欲示

其信而不欺也。

李悝斷訟以射，

射。欲人之善

射。故其

韓非子集解 卷九 內儲說上

三

斷訟與善射

者理也。

崇門之人居喪而瘞。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

句踐知之，故式怒讎。

句踐知勸賞可以誦人。故式

怒讎以求勇。○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先慎案有者是也。今據補。注。趙本誤作招。

昭侯知之，故藏弊袴。

○先慎曰。弊今本作蔽。誤。

厚賞之使人爲賞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

拾蠶握鱣而不

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俞樾曰。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賞。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饕餮。豎儻。人見蛇則驚。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誑。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榮封無天下而湯武不試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益以效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

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責下則人臣不參，

下之材能一貴之。則人臣不得參雜。

其說在

索鄭

魏王以味本陳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味本鄭地。鄭人亦索陳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

與吹竽，

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

其患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

申子爲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熱彼說。終成其私也。○

故公子汜議割河東，

韓王欲河東以據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盧文弨曰。注。韓王欲下脫割字。

而應侯謀弛上黨。

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先慎曰。注。謀下脫弛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

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王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顧廣圻曰。姦則鹿散。四字爲一句。

使人問他，則不鬻私。

謂使此疑知其所爲。鬻者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私矣。鬻猶售。

是以龐敬還公大夫

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謂大夫而鬻之。

而戴謹詔視輻車，

戴謹欲知奉簡者。更使視輻車。

周主亡玉簪，

周主放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警也。

商太宰論牛矢。

太宰論牛矢。以求觀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

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已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

所積。而衆隨皆變爲顯也。乃與下事相合。注非。顧廣圻曰。智證爲知。下同。下有伏字。今從趙本刪。

深智一物，衆隱皆變，

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先慎曰。乾道本注於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握爪任亡。以輸左右之誠。

故必南門而三鄉得。

必審南門之牛犯苗

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顧廣圻曰。藏水同。今本必下有帶字誤。

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

私得曲杖。羣臣畏懼。

卜皮事庶子，

使庶子變御史。便得彼略懼也。○盧文弨曰。注。陰情爲陰懼。先慎曰。事當作使。下文卜皮爲條令。其御史打編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作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謂愛御史亦誤。卜皮使庶子作愛御

史之愛妾。非愛御史也。○下說注同。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盧文弨曰。注詳誤作謀。顧廣圻曰。說詳伴伴。詳伴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

倒謂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設樛豎，

樛豎樛豎。知君疑也。○先

慎曰。乾道本樛作樛。顧廣圻云。陽山當倒。詳後。藏本今本樛作樛。先慎案樛字是。下文亦作樛。此誤。今樛改。

淖齒爲秦使，

詳爲秦使。知君疑已。

齊人欲爲亂

伴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

子之以白馬，

謂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

子產離訟者，

分難訟者。便得兩訟之情。

嗣公過關市。

知過者之檢金。便聽察之稱。○先慎曰。注。○隨字當作明。下文而以嗣公爲明察是其說。

倒言七右經

一，

○盧文弨曰。凌本。作傳一。下做此。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

○先慎曰。離四籍無專字。

侏儒

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先慎曰。乾道本踐作踐。盧文弨云。賤凌本作踐。先慎案作踐是。今據改。離四籍作凌亦誤。

公曰

：『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

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

當也。言一物不能觀日之光也。

人君兼燭一國，

○先慎曰：乾道本國下有入字。虞文引云：浸本無下入字。先慎案入字涉下文而行。經四經無入字是其證。今據刪。

一

人不能擁也。

一人不能擁君之明。○

顧廣圻曰：據當作燭。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

則後人無從見矣。

一人燭則竈之光。故後人無從見之。○

今或者一人有燭君者乎？

此

○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乎。虞文引云：一本無上着字。注乎字論。本作也。今據改。

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

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

今寡人舉事

，與羣臣慮之，而國欲亂，其故何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今據補。

孔子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

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讀。

如是者

，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

國盡化爲一。

舉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先慎曰：本注不作安。

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先慎曰：乾道本國下有之人二字。顧

○顧廣圻曰：按一曰：者。劉向政錄時所下

○虞文引曰：晏嬰子聘魯，浸本無嬰字。

哀公問曰：

○王潤曰：晏

春秋其作昭。

○五曰

曰：「莫三人而迷，」

舉事不與三人謀。必勿迷惑也。○先慎曰。注知字衍。

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

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

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

，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先慎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

。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遇。拾補作乃。虛文韻云。乃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遇作乃。今本無。

俞樾云。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道本他則乃字。均非其舊。先慎案下遇字爲乃字之誤。乃與通同。爾雅。遇。乃也。俗作遇。與遇字形相近。乾道本因譌作遇。刊本從而刪之。惟道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遇字屬下讀。請使王遇之。使字即有與之意。既言使。不得復言與。且下文爲壇場大水之上。上無遇字。則文氣不接。衆說非也。御覽引止作乃。今

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張儀欲以秦

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

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

○先慎曰：言字不當有。注

下文而

『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

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

攻齊荆之事誠不利，

○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可字。今據刪。

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

衆也？凡謀者疑也，

有疑然

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

若疑有疑。則

，中可中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

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

劫主者，固亡其半

者也。

無人致疑。則大變得恣其謀。田成子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上有可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

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

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

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

○先慎曰：乾道本壬上無豎牛曰三字。顯廣圻云：今本有豎牛曰三字。

補。今依

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

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

○先慎曰：乾道本已爲二字作以字。顯廣圻云：藏本以上有爲字。今本作已爲。先慎案此典上文評已爲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爲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爲。今據改。使爾擊之。丙因

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

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

○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死作殺。盧文弨云：殺一本作死。顯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上有四字。今據增改。

叔孫已死，豎牛因不

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

○先慎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仲壬奔齊。此謂齊丙。左氏記當時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

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荆，○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道本提行。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

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

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叢謀。故危也。○顯廣折曰：藏本今本無庶字。夢筆云：得無遂乎

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先慎曰：君當作公。藏公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爲君非。此書未入秦作。必不從秦所貶爲稱。且上稱嗣公欲治不知。不作君是。君當爲公之誤。荀子王道篇注引此正作公。重如耳，

愛世姬，○顯廣折曰：荀子注引世作世。按世世同字。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先慎曰：荀子注引壅作雍。古字通。乃

貴薄疑以敵如耳，○先慎曰：乾道本數下有之字。盧文弨云：之字衍。凌本無。先慎案疑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字。今據刪。尊魏姬以耦世姬

，○先慎曰：荀子注魏姬作紀。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

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先慎曰：此即賤不得智議貴者也。舊注誤。下必坐上，下得雖。必坐於與上議也。○盧文弨曰：凌本作下價上。但注不如此。先慎曰：必

字衍文。賤賤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卽商君晉坐之法。不使下與上晉坐也。八說謂明君之道。賤得讓貴。下必坐上。不待勢重之鈞也。此與八說相反。故云不使賤賤貴。下坐上。凌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故必坐鈞備。得其意而失其真矣。

注不可讀。破氏據之亦非。

而必待勢重之鈞也。

而後敢相議。

今國受勢重鈞

。則是益

樹壅塞之臣也。

○盧文弨曰。注兩受共謀。受謂受。謂受共謀爲壅塞。此謂君不得斷。

嗣君之壅乃始。

○先慎曰。言

乃自此始。

夫矢來有鄉。

鄉。方也。有。來從之方。

則積鐵以備一鄉。

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也。

矢來無鄉。則

爲鐵室以盡備之。

謂甲之全者。自首者足。無不有。故曰鐵室。

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

，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先慎曰。言。曰。舊本注所下有以字。盧文弨云。注以字衍。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

○顧廣圻曰。魏龐恭作恭。魏較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敬。今也。當是一人。先慎曰。事類賦二十引恭作共。古字通用。謂

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先慎曰。卽

。又八百二十七八百九十一。事類

賦二十引不信二字連作不。下同。『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

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先慎曰：事類賦引見作入。

二，董闕于爲趙上地守，

○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六百三十八。引闕作安。案二字。古通。說見附音篇。

行石邑山

中，見深澗峭如牆，

○先慎曰：各本見深澗作淵深。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

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先慎曰：藝文類

聚御覽引無旁字。

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

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

○先慎曰：各本首作癡。今據文選永明九年附秀才文注引改。藝文類聚御覽引首作狂。誤。

對曰：「無

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牛上重有字。案有爲房曰之語。此脫。上文正有曰字。即其證。藝文類聚上曰字亦作有。

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

○先慎曰：拾補太作大。

「吾能治矣！使吾法

之無赦，

○先慎曰：乾道本注作治。盧文弨云：治。張澂本注作法。顧廣圻云：藏本治作法。王肅云：文選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法。今據改。

猶入澗之必

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

○先慎曰：各本句末有之字。盧文弨云：文選注引句上有又字。無之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引亦無之字。

○今據刪。

子產相鄭，

○先慎曰：乾道本選上。今從道本提行。

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

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

○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虞文紹云

●故字脫。藏本有。先慎案此典上

文句法一例。有故字是。今據增。

○先慎曰：乾道本刑作形。顧廣圻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今據改正。

無令溺

子之懦！」故子產死，

○虞文紹曰

游吉不忍行嚴刑，

○先慎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刑。虞文紹云：張凌本作游吉不忍行

嚴刑。今

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藿澤，

○虞文紹曰：今左傳作霍之澤。唐石經初刻霍作藿。李毅山詩直是藿藿前。霍乃藿之省文。先慎曰：詩小弁

藿藿爲今文。霍爲古文也。

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

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

○王先謙曰：此所

「冬十二月實霜不殺

菽。」

○顧廣圻曰：春秋經傳公三十三年秋作菽。先慎曰：菽當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爲豆之誤。周之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固

未誤

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

，桃李冬實。

○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

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

！

○虞文紹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對。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

○先慎曰：初學記二
十引刑字在者字下。

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

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掃過。善掩人者也。○先慎曰：初學記引掃作播。

掩人人必

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因鬪相殘也。

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

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

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

○先慎曰：行之所易，即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公孫鞅章正作去其所易。離，讀爲罹。

一曰：殷

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爵重

，古人何太毅也！」

毅，酷也。

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

，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先慎曰：不關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書大傳，雖禽獸之禁，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

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

○先慎曰：乾道本能有有字，顯慶折云：通本今本無下有字，今據刪。

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

爲將行，

文智下段能字。

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

治，有威足以服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誤人。

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

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

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作能誤。何故而不治！『公孫鞅

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先慎案重罪二字

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

，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重。故

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以輕刑去重刑。

輕者自然無重罪也。○俞樾曰。不至當作不生。言輕刑者不得生也。商子說民篇曰。輕者不生是其證。是謂以刑去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

其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壅離。令人離其水也。○顧廣圻曰。離讀爲離。俞樾曰。此言齊磔其人。而塞戶於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衆。

也。續下文云。夫罪莫重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罪辜。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並無設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先慎曰。愈說是。采金之禁。得謂獲其人也。而輒辜磔於市。而猶不止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

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

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

故今有於此

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盧文弨曰。凌本則字作難予之三字。疑以意改。王先謙曰。不必得三字當在也字下。文誤倒耳。天下上等有字。以文義釋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

火勢南靡。故曰倚也。

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

火，

○先儒曰。乾道水總作輒。火下有者字。俞樾云。輒當作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總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四下文

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並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慎案。趙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據改。

左右無人，盡逐獸

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

以賞，

○先慎曰：乎急不及以賞。謂事急不及與賞也。詩江有泥驅馳逐逐。儀禮雁射禮大射儀注禮云：以。○

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

○先慎曰：乾道本則作賞。顧唐折云：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

罰。先慎案齊文類聚御覽引單作徒徒行罰。今據改。

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

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先慎曰：論

本令下未遍作令未下遍。○韓文類聚初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成驩謂齊王曰：

○顧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楊注引此或作威云。蓋爲唐魏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

『王太仁，太不忍

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

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

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

人？』

○王潛曰：安下當有所字。

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

，則大臣無重，

太仁則權之屬者。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先慎曰：此謂齊王不慈釋薛公。則大臣得無重乎。無猶得無也。古書多如是。士豐禮策宅辭曰：無有後也。鄭注得無後

將有難離乎。又卜得日辭曰。無有後悔。○注得無近於悔乎。是其體。○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節。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又曰。○說見說難篇。○又曰。○風樂之患。大臣太重。此節其義。注謂感不得重。失其旨矣。下文云。大臣祿重則兵弱於外者。即八穀篇所謂為人臣者。慮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則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敵於內。兩者數內。大使以質其君。使之恐懼之意。○太不忍

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

；兵弱於外，政亂於內，○先慎曰。趙本內作外說。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盧文弨曰。藏本作問。對曰：「

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

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

「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與，則不待有

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先慎曰。上兩卜字。今局本均作十誤。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

：「布帛盡，則無以爲幣；○先慎曰。各本皆作幣。御覽五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材木盡，則無

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先慎曰：君當從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

折曰：未詳。宋師竄無此句。餘亦多不同。 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

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部買一胥靡，可乎？」

○先慎曰：乾道本齊磨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藏本 王曰：○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衛竄作君。「非子之所知也。」

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雖有左氏，

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

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慎曰：乾道本注獻下有難字。今據趙本刪。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

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先慎曰。若如商鞅，如字涉上文而衍。猶獸鹿也，唯

薦草而就。」

獸鹿就薦草。人臣隨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

○先慎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虞文昭云。凌本無文字。先慎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又八十御覽六百三十八引無文字。今據刪。

『吾欲伐吳

，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

○先慎曰。乾

道本無知字。顧瑛云。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

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

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

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人。作民。下同。之。作火。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

○先慎曰。

者死。當作死。當

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先慎曰。趙

本降北作北降。諺倒。

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

○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虞文昭云。走張凌本作赴。先慎案御覽引亦作赴。藝文類聚仍作走

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

田者；

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虞文昭曰。注。政。或是故。

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

亭小故也。○虞文昭曰。甲兵藏本倒。

於是

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

○先慎曰：事類賦十六引倚作徒。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

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

○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曰：各

本遂作遷。御覽二百九十六六百三十八引遷作送。今據改。此脫於字。御覽

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

○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車轅於北門之外。文法一律。

引有。今據補。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

徙之，乃下令曰：

○先慎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覽二百九十

『明日且

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

○先慎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文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

賜之上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從言。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

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引。人作民。下同。

乃下令曰：

『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

的所射質。○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的作的。

中之者勝，不中者負

。令下而人皆疾習射，

○先慎曰：疾讀爲擊。

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

人之善射也。

○先慎曰：各本射上有有戰字。顧廣圻云：說對當許射戰。先慎案戰字涉上文而說許。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其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尙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憲，乃爲之式。

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先慎曰。傳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下文正作

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先慎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由此觀之，譽之足以

殺人矣。○先慎曰。乾道本譽作毀。顯唐折云。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慎案顯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誤。註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據改。

一曰，○先慎曰。乾道本提行。今依趙本。越王句踐見怒憲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

王曰：『憲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憲有氣，王猶

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虛文。○先慎曰。乾道本越作曰。○吳作晉。今依張粉本。

其頭獻者。○先慎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效。

改。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大難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先慎曰：民當作人。注不誤。臨江

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

賞在兵也。○盧文弨曰：頭一本作頰。邊賢者。俱不賞故也。○顧廣圻曰：勛當作勳。盧文弨曰：注但下脫君字。先慎曰：注所下脫以字。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

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

明主之愛一嘔一笑，必憂其不善。勤其能善。不妄為也。嘔有為嘔，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

嘔笑哉！嘔笑尚不妄為。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嘔笑，相去遠矣。○先慎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卽覽二百九十二六百三十三引補。

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先慎曰：各本放下有收字。卽覽無。今據補。

鱷似蛇，○盧文弨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出。先慎曰：此條見之於釋說林。誤。鱷似蠋。蠋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

，然而婦人拾蠋，漁者握鱷，○先慎曰：說林擬作持。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

賁諸。賁數有利。故人握拾皆有賁諸之勇。○先慎曰：乾道本賁諸作孟賁。注闕。案經及說林下篇。並作賁諸。○明倫彙編賁諸之說。今依張榜本改。卽賢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斷。

賁諸。

則意其所願五

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

○先慎曰：鄭即韓也。魏見說林上。

『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

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

：『先慎曰：乾道本公上無鄭字。顧廣圻云：『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

○先慎曰：乾道本公上無鄭字。顧廣圻云：『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

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

以數百人。廩給。○先慎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粟食。與三百人等。北堂書鈔一百十引與此同。宣王死，湣王立，

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

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

市也，爲外請兵取其實利。故曰市。○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弨云：下欲字張本沒本皆無。今據刪。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

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

非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

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

趙之功。

既得之謂。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謂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

○盧文弼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下公子得作公子池。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

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王上宮依雖有秦字。先慎曰。顧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

講。謂有急且與之。後事得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先慎曰。策高注。講。成也。案秦

有秦儀。說文。講。和辭也。注說非。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

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

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

，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猶以三城爲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

舉矣。○顧廣圻曰。策云三國入函谷。成陽必危。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一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

韓曰。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弼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入字。悔曰下脫善字。校本皆有。顧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慎曰。盧說是。玩注說則所見之本。尙無王字。注入字趙水亦脫。臣故曰：『王

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盧文弨曰：遊作鈞善悔也。寧亡三城而悔

，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盧文弨曰：無危得倒講。先慎曰：彼作無乃成隔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山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慎曰：梁鄭即魏韓。所

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先慎曰：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

口中虱也。○先慎曰：口中虱也。○先慎曰：口即閉之古文。王拱而朝天下，○先慎曰：拱，拱手。後者以兵中

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先慎曰：今上黨既安，則

○而其處又頗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音略定矣。○顧廣圻曰：易字當衍。弛，即易也。不容復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

全誤。

五，龐敬，縣令也。遺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遺爲市。立有間，

○先慎曰：乾道本有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以作有。先慎案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亦作有。今據改。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

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導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歸姦。○盧文弨曰：注復字祿本作反。凌本作還。先慎曰：御覽引注

復作彼

是也。載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韞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

伺之，』

○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引編作輶。下同。荀作司。古字。

使人報曰：『不見輶車，見有秦

箭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箭。』

遺何輶車。故實秦箭。本令伺秦箭。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

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

不事於臣之事也。○先慎曰：乾道本知作之。顧廣圻曰：今木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先慎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引

正作知。今據改。

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

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顧太宰

○顧廣圻曰：上文云載驩宋太宰六微篇同。說林下篇宋太宰與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

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

『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

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

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

○先慎曰：屎

釋作失是也。御覽八

百二十七引正作失。

以昭侯爲明察。皆懷懼其所。即懷懼其所察也。所字即承上爲義。禮記哀公問今之君子。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

不以其所。鄭注。所。道也。孔疏言不以道而侵長。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是句末所字承上文

爲義之

體。

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懷懼其所也。

○先慎曰。懷懼其所。即懷懼其知也。F文更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據作除。佯作陽。

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

而效之。

○先慎曰。意林伊左右而取備之。元注與此同。是馬氏所見本已有異者。

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割爪不誠。○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

也。今本作割。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俞樾云。割字注注文而衍。顧氏已訂正矣。顧以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感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慎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作藏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虛顯誤從藏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誤本而反替之。龜氏止知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言誤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體。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即不誠也。明爲馬氏所

韓昭侯使騎於縣，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遺本獨行。昭下無侯字。顧所折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

使者報，昭侯問

○虞文編曰。藏本

有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

？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

○先慎曰：乾道本

○先慎曰：乾道本

○先慎曰：乾道本

○先慎曰：乾道本

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

○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四引主作五。

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

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

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

所，以君爲神明，

○先慎曰：此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文義乃順。後人不明所守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字下失之。上文吏其作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

明察。皆悚懼其所。

句法一側是共體。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吏字誤也。韓信云。安邑之加吏死。

卜皮乃

使少庶子佯愛之，

佯愛御史。○盧文弨曰。注下似當有之妾二字。先慎曰。上經注云。使庶子愛御史。亦無之妾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說已詳上經注下。

以知御

史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

家人屋間。

○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經注云。欲取清明之稱也。當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

樛豎王之所愛。令爲謗之。必慎而言王之疑己

也。○盧文弨曰。注今當作令。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謂作齊。按謂當作樛。陽山當作山陽。戰國碑有政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爲證。樛豎亦樛人。本書說林上及離一篇皆云樛宜王謂樛留也。今本樛改爲樛豎。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

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弨曰。藏本齊下有文字。或泐作改而脫其旁。

先慎曰。乾道本重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重。今據刪。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說。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遂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王知遂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俞

樛曰。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藏本之無走字。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識，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

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爲報有白馬者。是小誠信。○顧廣圻曰。藏本

作信情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先慎曰。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顧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

會此。則知訟者之情實。○盧文弨曰。倒字。後十一卷中作到。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

○先慎曰。意味作關市乃向之。

因事關市，以金與

關吏，乃舍之，

○盧文弨曰。與字衍。意味作因以金與關吏。乃窮載成文。東荀子主制注引作市。後亦同。關市蓋關吏之徒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便自爲之。故知有別也。此人爲事

金與關吏句。關市蓋關吏之徒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便自爲之。故知有別也。此人爲事關市。因緣得通關吏。而與以金。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詳耳。先慎曰。荀子注作賂之以金。亦非元文。

關公爲

關吏曰：

○先慎曰。拾補爲改爲關。顧廣圻云。荀子注引爲作謂。先慎案爲謂古通。作爲不誤。如覽八百二十七引爲作謂。吏作市。

『某時有客過而所，

○王

旬絕

與汝金，而汝因遺之。』

○盧文弨曰。荀注引因作同。

關市乃大恐，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而以嗣公爲明察。

○顧廣圻曰。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

韓非子集解卷十

長沙王先慎

永康陳益標點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爲用四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

其說在老聃之

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刷。

○先慎曰：張榜本舊本作刷。虛文強云。藏本作刷。校本同。北齊書顧之推傳觀

我生賦云：賦夜語之見疑。嚮懷刷之足恃。夜語當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取。則刷字爲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刷。今本作射。說文刷本作取。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愈據云：按顧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

○先慎曰：乾道本諫作權。顧廣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有此誤。考詳。先慎按下文

齊僮長毋婚曰。又諫曰。諫字
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

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

○先慎曰。臣
上故字衍。

是以姦臣者

，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

人之夫妻禱祝也。

○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廣文昭云。夫妻並倒。
今從原本與後文同。先慎按魏榜本亦作夫妻。今據改。

故戴歇議子弟，

而三桓攻昭公；

○先慎曰。攻。
張榜本誤作公。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

○顧廣圻曰。說前作
瑣。按黃瑛同字。

太宰誦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

○廣文昭曰。韓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
牛。此牛字誦。後同。先慎曰。成史作戊。通志兵誤

略四謂大戊兵。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股大戊後。案味廣史注云。戊一作成。
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鄭。古字通。

司馬喜告趙王，

○先慎曰。
簡喜作憲。

呂倉規秦楚；

○先慎曰。下作秦蒞。
本書刪楚並用。

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

夷射誅，

○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

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

○先慎曰：乾道水

無誅字。劇廣折云：鹹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騫同字也。先慎按上文司馬喜與季辛誅。因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字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

鄭袖言惡臭而新

人劍，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

○先慎曰：忌。下說作楊。左昭十五年傳作楊。史記侯表世家子晉傳。呂覽實行篇。淮南人調訓。吳越。秋作忌。博忌擊近通用。

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

○先慎曰：下唐作厭。

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

○先慎曰：乾道水尸作市。劇廣折云：鹹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慎案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害。則

當其利者。即指君言。今從鹹本今本改。

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

，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更覆，是以

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

○劇廣折曰：鹹本今本無不字。按侯侯當作昭。

文公髮繞炙，而穰

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戰作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鄒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之察既亂，則舉事皆非。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

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聽置我之人才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

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慎曰：乾

字，無人字。期廣圻云：商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入字。今據劉補。佯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安字。虛

盡。○先慎曰：榮一本作樂。虛文。張本有。用雞楫而鄒桀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龔鄴，而嗣公賜令席，○先慎曰：說作席。

廟攻

○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弨云：此承上參疑廢置之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二

字
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賞罰者，○先慎曰：乾道本賞下提行。盧文弨云：校本連上是。今據改。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

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

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慎曰：久當作夕。下同。說見上。

懷左

右刷，則左右重。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對誤。下同。說見上。

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

○顧廣圻

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

○先慎曰：一本不提行。虞文昭云：本提行。

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

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

。』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

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

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

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蒯，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

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

○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誤。今據張榜本改。此條舊述上。今提行。

燕人其

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

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

也。』○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因浴之以狗矢，一日，燕人李季好遠出，

○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子。顧廣圻云。藏

本今本不重好子。先慎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百九十九引不重好字。今據刪。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

○先慎曰。乾道本至作

作逐。按句有誤。先慎按季好遠遊。今不期而返。出家室京計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本。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士在內中，妻

患之。其室婦曰：中字。其室婦曰作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

不見也。先慎曰。御覽引公子作士。下同。佯作陽。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

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字。藝文類聚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季曰：『吾

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一云屎。○先慎

性。虞文選云。牲一作性。藏本作性。俱性之誤。先慎案御覽引正作性。今據改。左昭十一年傳杜注。五牲。牛羊豕犬雞也。浴之。季曰：『諾！』乃浴

以矢，一日，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

韓非子集解 卷十 內儲說下

八

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
始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顧廣圻曰。句絕。故與下文布韻。得百束布。

○先慎曰。乾道本東上有來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此不當有。先慎案來即束字。形遺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

其夫曰：『何少

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句末有來字。

荆土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

重之。○顧廣圻曰。二句荆土之言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

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

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當有一曰二字。魯三

桓公偪，○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公偪當作偪公。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

昭公攻季孫

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盧文弨曰。無者字。先慎曰。御者左昭。張冷本曾

二十九年傳。作司馬穰辰。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

○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下。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下季字。今據補。

皆曰：「無季孫，必無叔

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

先慎曰：撞。公圍也。

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

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先慎曰：逐當爲逐之誤。之下當有齊字。事見左傳。

公孫相韓而有攻齊，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禮以有齊句絕。俞樾曰：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

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爲功失之。

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

攻魏，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

公叔因內齊軍於鄭，

○先慎曰：鄭即韓也。說見臨林上。

以劫其君，以固

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

○虞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

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先慎曰：搆。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

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

○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

以吳予越

，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音。文種自謂。故後語之謂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

○先慎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

從趙，謂中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

○先慎曰：以上當有子

字。下白圭相魏王條。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先慎曰：拾

補皆改常是也。

呂倉，

○先慎曰：乾道本速上。盧文弨云：凌本別爲條。今據改。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秦荆，微諷秦荆，令之

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說。

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

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

○先慎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文。宋石。石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誤。

當作軍。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

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次魏下有王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

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弨曰：此卽左定二年御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

耶門。門者別跪請曰：「○先慎曰：跪與危通。是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夷射叱曰：「去！○先慎曰：乾道本叱曰：字誤倒。從擬榜本改。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

！」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耶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

，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

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誅殺弘而殺之文句一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

濟陽君曰：

○先慎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濟陽君。按此當斬。今據刪。

『誰與恨？』對曰：『無敢與

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

○王先謙曰：言不足至此。故設爲疑詞。

王問左右

，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

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

○先慎曰：張榜。荆王以下通一曰楚說。趙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本校定。

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

袖因教之曰：『王

○顧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妻而殺之。藏本脫。

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

，』

○先慎曰：爲當作者。

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

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

，必亟聽從！』

○先慎曰：亟急同字。

王言美女前，

○王先謙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

近王甚數掩口，王悖

然怒曰：

○顧廣圻曰：今本悖作勃誤。按悖佛同字。後又多作佛。

『劍之！』御因揄刀而劍美人。

○先慎曰：御下爲有者字。

一

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

○先慎曰：聯文類聚十八引荆作楚。美人作美女。

夫人鄭袖知王悅

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

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

○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典下句文法一例。

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

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

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

「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

○虛文紹曰：已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

妾知也。先慎曰：已即人已之已。不已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能識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惡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爲是。

王強問之

，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

○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悻然作勃然。未旬御作御者。

王

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

○先慎曰：可

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

○先慎曰：左傳無及也。及即極之誤。杜注：邇也。陳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邲宛新事令尹，

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

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邲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

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

，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

○盧文昭曰：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

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尙在於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

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

舉兵而誅邲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

○先慎曰：爲。猶相也。上文季辛與張壽相怨。句法正同。

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

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因使人徵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

，乃誅之。

○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向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

○先慎曰：請下當有於字。

「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

微令夜燒芻廐，

○顧廣圻曰：微，爲依上文作廐。

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

○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

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

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

因不察而賞之，

○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

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

○先慎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顧廣

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

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濟陽少

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名掘藥也

，實聞君之國，君殺之，

○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

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

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

親之。

○先慎曰：發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發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

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先慎曰：解，和也。本書多用解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鈔有，

○先慎曰：各本鈔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長助鈔有黍種也。

昭侯令人覆廩，

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先慎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窳者，

○顧應圻曰：窳，當作窳。

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

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王先謙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之次而誚之。

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

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

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

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

○先慎曰：煎林，煎下有者字。

文公召宰人而譙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十

七引讀作語
下同。

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

「臣有死罪三：

○先慎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

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

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

○先慎曰：各本鍾字作木而二。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

而不見髮，臣

之罪二也；奉熾爐炭，肉盡赤紅，

○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引改。

炙熟而髮不焦，

○先慎曰：各本炙

上有尚字。集作燒。今據藝文類聚引改。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

○先慎曰：乾道本得下有財無兩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

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據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云：諸侯得微有故

子。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鑿師篇得微往見師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先慎案王

說最。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今據前。堯城古通。公曰：「善。」乃召其下而譙之。

召其次也。藝文類聚引正無堂字。今據前。

果然，乃誅之。一日，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

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謂

之。平公趣殺炮人，母有反令。炮人呼天曰：

「嗟乎！臣有三罪，死

而不自知乎？」

○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

，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

，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瞋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先慎曰：御覽引無繫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顧康折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

○先慎曰：患當作恐。

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

○先慎曰：句絕。

夫人恐，因

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

兩國。

○顧廣圻云。本齊離三篇。朝作宰。史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魯。以奉王。韓東周惠公即其事。素隱云。名班。典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

一日，楚成王

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

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

○先慎曰。乾

道本比作人。今據趙本改。

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

○先慎曰。爲謂字通。

「奈何察之也？」潘崇曰

：「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

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

：「不能。」「能爲之諸侯乎？」

○俞樾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通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曰：「不能

。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

○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

而攻

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廩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廩於朝

，

○先慎曰。即嚴政見韓廩。韓廩走君而抱之，

○先慎曰。嚴作韓廩走而抱宜公。

遂刺韓廩而兼哀侯。

○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

鞭箠厥作僂。同字。哀公卽世家之列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

○先慎曰。喻老。資費仲以玉版。

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慶文昭曰。

漢。凌本作閩。案顧氏家訓音辭篇天子傳言漢爲閩。遺德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閩。注作閩音辭殊誤。此書亦是只諫爲閩。凌本詞改作閩。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陰當作陽字之誤也。陽與伴通。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盧文弨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

作黎。顧廣圻曰：上文作黎，下文作黎。黎是也。今本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黎。先慎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意林作黎且。「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

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盧文弨曰：真字謄。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

云哀公皆誤。王潛曰：榮當作榮。下文以榮其意同。先慎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傳聞偶誤。非字謄也。後漢注上作定。下作哀。不足爲據。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盧文弨曰：後漢書注引有而不聽三字。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

令黎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盧文弨曰：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誤。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家語作好女子二八。今家語作八十。

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八人太多。六人太少。卽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對列。下野遠陳亦同。先慎案六字乃二八二字之誤。卽覽四百七十八引正作二八。今據改。哀公樂之，果忘於

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先慎曰：後漢注作去之。三字。卽覽引作去而之齊。

楚王謂千象曰：

○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期。徐廣云：一作環。案隱云：戰國策一作條字。今楚策作

卷中前作子。後作千。實姓。氏愈就驚注要有千象不誤。『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千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

也。大不事君，少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

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

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先慎曰：賢上相字衍。千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

○顧廣圻曰：徐廣云：滑一作滑。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淖。召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送秦論注引此亦作召。召邵古通。五年而能亡

越，○先慎曰：文選注引亡越作盛之。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王先謙曰：日字疑管脫其中。

今忘之秦，不亦太亟忘乎。』○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云：當依策作忘。先慎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王曰：『然則

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

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象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并承魏祚。被珍裘玉衣。論云：珍

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兼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隨改耳。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

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孫。○斬廣折曰：策作公孫孫。走記云：向路不同也。

吳攻荆，○先慎曰：乾道本改作政。今從韻本改。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

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韻本提行。欲伐虞虢，○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弨云：一本作欲伐虞。案經是虞虢。先慎案乾道本脫欲字。一本脫虢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百七

十八五百六十八引作欲伐虞虢。今據補。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

亂其政，○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今據御覽引改。榮當作榮。叔向之讒冀弘也，○王潛曰：困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慎曰：說苑權謀篇：記誅冀弘事

與本書略同。考古人相傳偶異也。爲冀弘書○先慎曰：乾道本作爲書曰覆弘。拾補作爲冀弘書。盧文弨云：爲書曰冀弘誅。今從凌本刪乙。謂叔向曰：『子爲

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

○先慎曰：行字當在。

周以襄弘爲賣周也，乃誅襄弘而殺之。

○盧文弨曰：搜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

搜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凌本妄刪。先慎曰：觀言篇云：莫安分施。

鄭桓公將欲襲郕，

○顧廣圻曰：地書郕又作檜舍。

先問郕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

姓名，

○盧文弨曰：張本無與字。凌本作與與其名姓。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楊諫篇作香其。俞樾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爲與。共其例也。顧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舉舉姓名。爲悉記錄其姓名矣。

擇郕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

門之外而埋之，

○先慎曰：乾道本埋作埋。顧廣圻云：埋當作埋。先慎案張榜本作埋。今據改。

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郕君

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郕，遂取之。

七，

○王先謙曰：七字不當有。

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

○先慎曰：有誤爲又。

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

○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誤倒也。先慎曰：依柳次不誤。顧說非。

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

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

○先慎曰。乾道本不載魏王二字。虛文。郭云。舊不重。張浚本皆重。今據補。

趙乃

還。

○王念孫曰。輒當作輒行。言趙王知魏之有備而止其行也。輒字既誤作輒。後人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歸鄴。則兵尚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

○先慎曰。各本脫縣字。據御覽七百九引補。

縣令發蓐而席弊甚，

○先慎曰。各本令下衍有字。據御覽引刪。

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

，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集解 卷十 內儲說下

二六

韓非子集解卷十終